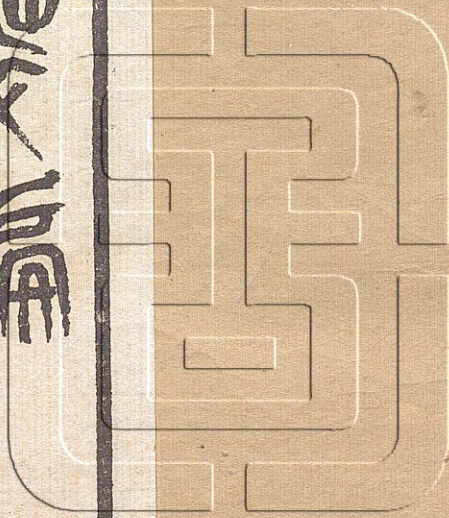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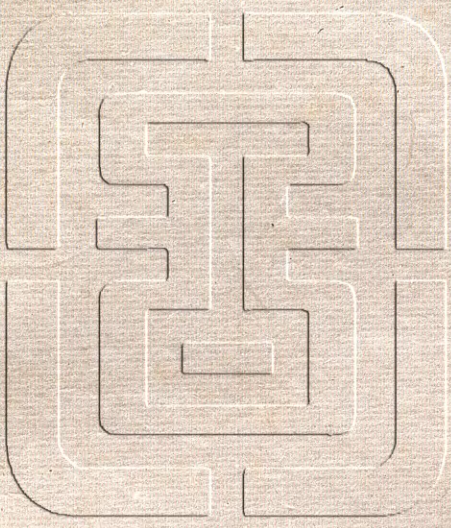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金石萃編



5130
854.2
部三九



金石萃編卷七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殺王親諱

唐三十七

號國公造像記

石橫廣四尺九寸高二尺餘三十一行行十

三字後五行偶皆十四字行書在洛陽龍門

□□示□□□□□□六□□除□有窺法□□□

筆苦海之津梁則號國公□□其人也立身幹蠱英

謀駿□橫行邊徼追馬援之功□□庭□□曾參之養

自保釐□□□□心揚名顯親忠孝□□□□□

祿位深鏡真如覺□蘊□□□非實知三世□□

□□□□□迹混朝倫而心□□□以為□腹之飾

點風塵□□□□□□歲月而先朽□□□□

□□□□□奉為烈□□□□□□先□□□妣

□□□□□鑿石龕造十□□□□□□□

藏菩薩各一□□□□□好□□□□儼然□□□

□□紺□垂瓔珞以嚴身□□□□□□以承□□

□□□□□神豈同于塵□□□□□□□□□

□□□□□戲□□□□□□□□□□□□□

□□□□□不業福祐無窮□以饒功□□□德

□□□□□

□□□□□

重宣此義而□偈云

□□寂昧二菩薩 大庇眾生瘳□□ 妙□□□本

通達 □□□□□像□ □巽靈山山幾重 一影

一珠現□□ 透迥□路迷曾參 攝心迴□□相□

純孝□□□竭力 疏伽沙□□□□

開元□□□□□四月廿三□□

記文已殘滅首稱號國公下名氏缺惟存一功字蓋

最字脫其上牛攷唐書宦者傳楊思勗封號國公即

其人也記稱橫行邊徼追馬援之功以傳證之開元

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思勗馬援故道出不意賊

駭胎不服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記所指謂此

又封號國公在從封泰山時元宗本紀開元十三年

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今記文缺年當亦屬十三年

後也

按號國公有楊花臺銘此碑號國公亦即其人

陳憲墓誌銘

石高廣均三尺一寸六分廿四行行廿五字隸書題

篆缺上存唐銀青光祿大夫字在偃師縣學明倫堂

人缺

公諱憲字令將平陽沁汾人□□□□□□□□□

□□□□□為氏洎七葉有漢大□單棘蒲侯武又□□

□□□□□

略徵晉昌令不口口口口平陽侯子孫家馮祖遠雄武多大
隱先生積德未享是用有後公口口口氣降虛明之
神清暢條理夷雅閑秀詞學優深操行無玷口口口
不徇速達年卅鄉貢進士對策上第其年解褐榮澤主
簿口口師尉明堂尉闕鄉令秩滿受 詔闕內覆
囚旋臻右臺口口侍御史轉庫部吏部二員外郎丁內
艱哀毀過禮服闋除禮部口口功二郎中遷給事中中書
舍人策勅上柱國除大理少卿出爲口州刺史復大理
少卿遷工部侍郎又出爲兗州都督入拜衛尉少卿復
工部侍郎又出爲蒲州刺史入拜太子右庶子遷太子
賓客累加封嶽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凡所歷官咸
著成績皆任官以祐物不激譽而干進休名自著僉舉
允諧哀仲弟哀感成疾以開元十三季九月廿五日薨
于東都審教里第春秋七十八粵以開元十四年歲次
景寅十一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葬于偃師縣龍池鄉
之北原附 先塋禮也惟公宅乎中庸樂在名教體
忘悔吝德全終始者朝廷壹人而已又嘗著中道通教
二論註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內經藥類四卷合新
舊本草十卷並行於代噫可謂立德立言歿而不朽者

矣嗣子長安縣尉少儀等孝思純至永懷揚口乃刊石
勒銘以誌幽宅其辭曰
盛惠之後兮寔生哲人文義博暢兮志業清純字政光
國兮懋寵榮親立言不朽兮全道歸真
碑缺一角故撰書人不可考云公諱憲字令將平陽
臨汝人又云洎七葉有漢大將軍棘蒲侯武者按漢
書文帝紀云三年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瓚曰
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功臣表作陳
武然則憲姓陳又云葬于偃師縣龍池鄉之北原附
先塋今鄉名旣佚墓亦不載于方志又云又嘗著中
道通教二論注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內經藥類
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並行於代唐志旣皆未著錄
而大觀本草稱引最博亦無藥類書之難成而易失
如此中州金石記
思恒律師墓誌
右高廣俱三尺五分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蓋題大唐故大德思恒律師墓誌文十二字篆書
唐大薦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師誌文并序
鄂縣尉常口口口文
道不虛行必將有授受聖教者非律師而誰律師諱思
恒俗姓顧氏吳郡人也曾祖明周在監門大將軍祖元

隨門下上儀同三司徐蕪郡開國公使持節洪州諸軍
事行洪州刺史父藝 皇上恒州錄事參軍並東
南之美江海之靈係丞相之端嚴敬驕之仁厚以積善
之慶是用誕我律師焉律師稟正真之氣合大和之粹
生而有志出乎其類越在幼冲性與道合兒戲則聚沙
爲塔冥感而然指誓心乃受業於持世法師咸亨中
勅召大德入太原寺而持世與薄塵法師皆預焉律師
深爲塵公所重每歎曰與聖教者在茲乎遂承
制而度年廿而登具戒經八夏卽預臨壇爇修素律
師新疏誦八十餘遍弟子五千餘人以爲一切諸經所
以通覺路也如來金口之言靡不該涉善確寶坊之論
皆研研精天下靈境所以示聖跡也乃陟方山五臺間
空聲異氣幽巖巖勝寺無不經行感而遂通所以昭靈應
也嘗致舍利七粒後自增多移在新緝潛歸舊所有爲
之福所以濟群品也造善提像一鋪施者不能愛其寶
建塗山寺一所仁者於是子而來洗僧乞食以生爲限
寫經設齋惟財所攝忘形杜口所以歸定門也詎秀禪
師受微妙理一悟真諦果符宿心疋尔無生而法身常
在湛然不動而至化滂流於是能事畢矣福德具矣以
見身爲過去則棄愛易明以遺形爲息言則證理斯切

乃脫落人廿示歸其真開元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終
於京大薦福寺年七十有六初 和帝代召入內
道場命爲菩薩戒師充十大德統知天下佛法僧事圖
像於林光殿 御製畫讚云律師固釋
思命屢請歸闕歲餘方見許焉其靜退皆此類也屬續
之夜靈香滿室空樂臨門悠尔而逝若有迎者蓋應什
斯來自天宮而甦降終事則往非人衆之可留弟子智
舟等彼岸仍遙津梁中奪心發未去龍爲先歸禪座何
依但追墳塔法侶悲送且傾都鄙其年十二月十五日
葬神禾原塗山寺東各額託賦回恩陳盛美法教常轉
自等於圓珠雕斲斯文有歎於方石銘曰
聖立萬法法無二門以身觀化從流討源有爲捨機無
生之援律師盡妙像教斯存我有至靜永用息言示以
形逝留乎道尊有緣有福求我祇園
按碑敘思恒俗姓顧氏吳郡人其曾祖明祖元父
藝仕于周隋唐代史皆無傳其云祖元菴蕪郡開
國公遍檢諸地理書從無菴蕪郡名菴字見集韻
但云岫名而已其蕪字之見于地名者惟兗州魯
郡有菴蕪縣亦非郡名此碑之所未詳也大薦福
寺在長安開化坊南自神龍以後翻譯佛經並于

此寺思恒終於寺中殆在寺有講明律疏之功也
文又云初和帝代召入內道場命為菩薩戒師充
十大德統知天下佛法僧事圖像林光殿唐之西
內但有佛光寺在甘露殿之左不云有林光殿知
天下佛法僧事者僧職也此職亦不見於諸書律
寺設戒三壇菩薩戒在三壇之內有律師十八證
明之十大德或即證明十師思恒殆嘗充菩薩戒
律師也又裴淮撰少林寺碑云景龍中勅中岳少
林寺置大德十人則十大德亦各寺之僧職也和
帝即中宗謚太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卷法澄塔
銘云中宗和帝可證也葬神禾原塗山寺東神禾
原在長安城南子午谷陝西通志但有香積寺在
原上不云有塗山寺蓋荒原廢刹為志乘之所漏
略者多矣碑書世字皆闕筆作廿用字闕筆作用

端州石室記

摩崖高四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二十寸十八
行行二十三字正書在肇慶府七星巖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注靈通感冥才海
口遐曠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口聆
其語口口完此山郭不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
起靈表旁問綺田匝平錦嶂壁立壑九河穴延袤中堂

定以為張庭珪書然攻廷珪孔林隸碑字頗不類蓋
此刻遇夏潦一至輒為所滄浸磨盪且或經宋時重
刻當已失真矣 葉盛棻
竹堂稿

肇慶府北七星巖古名定山亦曰松臺有洞通明究
委記刻在洞門石壁不類北海書集古錄疑為張庭
珪書庭珪長於八分凡邕文而庭珪書之者皆八分
此則正書恐未然也記中云有若邦伯早公開元時
有畢刺史者為宋璟所稱早嘗作畢是摹刻之誤石

文字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正書字徑寸許在大巖洞口凡
三百八十字可辨者三百四十八字後刻云宋乾道
己丑秋九月乙丑陶定觀巖口又有北海書景福二
大字字長寬各四尺有奇畫痕已淺今拓工以礫傳
之方板盡失神氣粵人多取其福字張於屏障者而
莫知其為北海書也 粵東金
石略

按文為開元十五年李邕撰唐書邕傳邕由括州
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見帝汴州詔
獻詞賦帝悅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賊
貨疑當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得減
死死遵化尉地理志遵化縣屬嶺南道欽州寧越

感怪形以萬口口口勢以千變伏虎奔泉浮梁抗柱激
濤海而洪波沸口口口而羣峯陸飛動逼人屹聳
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靈乳練
於玉顏石林列於仙座隔口塵境口集福庭疇子象子
恍子惚子使營魄九昇嘗慾雙口體若口羽翼志若摩
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羲皇之上口謂口口當是時
也慕名者孰雌而返徇物者守心而安求道者口口而
擬懷書者口口而默有若邦伯早公守恭廣孝聞口口
口口觀國政門口口口不容於口義心厚行遊者每口
口口口能吏脩其口口口其業流冗歸止介特又安於
是命友口口琴酌一歌一口以遊以遊莫不解榻於斯
張樂於斯口口龍遺土駟馬口口避暑窟室締賞林
樾擊石如口酌泉如口固亦轉丹竈撥紫芝迹叅慕之
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

開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李邕記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
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 集古
錄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在今肇慶府城北數里七星巖
巖稱斗
光洞 洞門外礪石壁而為之開元十五年正月十
五日也後又有宋乾道己丑秋九月等字歐陽公嘗

郡元宗封太山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其時張說
正為右相邕之下獄及貶遵化當在十四年四月
以前至四月則說已罷相矣此記作於十五年是
貶遵化時所作也端州與欽州同屬嶺南此碑無
書人姓名集古錄疑為張廷珪書不獨廷珪長八
分此是正書為不合即以情事而論廷珪由御史
出為沔州刺史從蘇宋魏三州入為太子詹事致
仕歷官多在北方去嶺南有數千里之遠似不至
以石室短記往返遠求則益知非廷珪書矣文云
有若邦伯早公守恭記蓋為邦伯而作下文餞泐
不能見其事蹟為可惜也

雲居寺石浮圖銘

石高三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十
二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易州
大唐雲居寺石浮圖銘并敘

太原王大悅撰

敘曰法所務善示儀生念物莫堅石留形則多伊童非
之增砂彼豐家之巖實不孟不季非泰非約建茲浮圖
兮此門右者鄭氏字元泰今范陽人也崇中宜利用廣
蓋所以兼仰正法惠浹多生俾感與嘉不漬惟承迺竭
產充賈罄工副奇瑛散良効形都信表素與鮮色暗瓊

級之峨峨黃金明輝燭寶層之擺擺東旭銜珠而更淨
南風動鈴而不喧神儀讓門而惟雄威如聖象端室以
稔稔響若庶幾乎上帝萬壽先人百福夫蠢之類凡
生之儔莫不覃茲利有如是木皆燼滅土亦塵散惟石
之永贍其有恒繫法之堅念茲無替銘曰

高塔峨峨示延遐曠多生壤壤動善群觸一茲設茲利
無疑無疆其福豐衍其資廣長其彼石惟堅我性亦支
水永不滅視以知正其三

開元十五年歲次單闕仲春八日建

道安禪師碑銘

碑已殘缺廣四尺七寸二十八行字數無考行書額
題唐嵩山故道安禪師碑九字篆書今在嵩山會善
寺

關上
禪師法諱道安俗姓李
精苦越生于開皇泊夫大業
家而塵垢惟深不羶珠曜冰霜惟慘不羶松貞
師靈忍傳禪要於蘄下
洞
達摩

禪師乎
禪師之
惟天縱者也
口龔明承
友風
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
餘
去也以子度
口龔明承
友風
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
餘
去也以子度
口龔明承
友風
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
餘
去也以子度

光分照
當令一切俱如妙門
口通也
居嵩山會善寺
塗我口拂衣而起
覆年序矣
則無聞往教
心副於世
任昧之者思絕而失常
體日月融明得以同暉
藥者美克
中夜
口無
口口化
口口去
口口歲
風口
百身請代
發夏柳枝低蓋做鐘繇而側
中多師之
道安禪師碑在戒壇西南
宋僊書文尙可讀末云建
耶謂神僧破窻墮子細辨
嵩山有兩稱破窻者乎碑
截為土所瘞踰二尺許掘
碑在會善寺戒壇西南
故大德道安禪師下闕廣
觀餘論曰宋僊唐明皇時
天勢王著錄與斯邈並列
圭禪師碑傳於世字不甚
按釋氏有南北二宗慧能
燈錄如來以正法付迦葉
暨五祖二弟子慧能住嶺
而開薄發悟頓漸不同故
宗之旨也據金石錄補謂
忍受法于達摩云云考達
為慧可三祖為僧燦四祖

元十五年十月廿日建
右碑在嵩山廣平宋僊撰兼書開元十五年建道安
為宏忍大師之弟子忍受法于達摩所謂一花五葉
之一也安以隋開皇四年生唐景龍二年卒百三十
有四歲碑云是生如電隨風電盡即風如我隨電亦
空直瞿曇氏牙後慧耳書法道緊豐瞻為唐名家按
僊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呂惣云僊書如暮春花

唐三十七

祖為慧能以紫金鉢相傳是為一花五葉宏忍得衣鉢于道信非受法于達摩宏忍心印傳于慧能其自神秀以下及旁出法嗣俱無道安之名金石錄補豈別有所據耶道安為東林慧遠之師遠公建東林在晉太元十一年詳見下卷東林寺碑此碑建於開元十五年而碑云道安俗姓李生于開皇泊夫大業又云景龍二年二月二日中夜合門又云弟子慧遠口襲明承口演未裕云云並非追敘緣起之語又不似別一道安疑不能明也

少林寺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五尺三寸三十九行行六十餘字不等正書在登封少林寺鐘樓下

皇唐嵩岳少林寺口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正平縣開國子裴灌文并書

原夫星垂梵界 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靈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却籠羣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惠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鳩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大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緜山北

歸依者眾其栢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真俗此寺為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中眾宇條為同滅瞻言靈塔巋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栢谷聖羣峯合沓深谷逶迤復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居晉成塢在齊為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峯代擁兵洛邑將圖芟宮 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播長地葺食之思拯生人塗炭之災 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場臺宗等睿靈瞻之所往辯謳歌之有屬率眾以拒偽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 太宗嘉其義烈頻降聖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卅頃水碾一具卽栢谷莊是也迨海寓旣平憲章云始偽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洞曉二明遠該三行誥 關進表特蒙量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瑞璿圖肇啓初欲呈祥寶殿纒輿遶閣相賀 高宗天皇大帝光緒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敬啟享中 乘輿辰止 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幡象及施物永淳中 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間

時巨宛洛之天門頽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陁者天竺人也空心元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通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齋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為約苦心精力俾夜作書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栢之蕭森北拒深崖覆筠篁之冥密烟花濃靄賸下天香泉韻清音曉傳空樂跋陁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慈通境來斯證瘡痍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聞漢使之談浮于泗濱徒入夏王之首管絃風夜合清響於中天鍾梵霜晨諸妙因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勒那讖譯經論遊集刹土稱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口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 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迺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為名其洛中陟岵卽此寺也隨高 祖受禪正朔既改微號已殊唯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

願鶴電搏遊龍神草競秀於樹塗雲京迴飛於錦石路竟增耀若綴春葩金疊分輝似懸秋露 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為 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久竹抽筍塔院後復有藤生證聖中使送錢於藤生處於理階陸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終造自爾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陁疏置業造神微 皇家尊崇事光幽秘珎苻存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 累聖屬心每願渥澤王言宸翰旣疊映於巖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壑皇上睿圖廣運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釋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構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 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鶴勒梵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銜奇於篆素鍾繇蔡雅虛致美於緇簡日者 明勅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 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宅適羅閭之金峯上德后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眾不入官收曾是國土崇絕天入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劄矣高僧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禰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彌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子

惠可禪師等元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八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 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慈雲元素智勤律師虛求一義洞真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為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核遠契元蹤支翰煥然宗塗易曉景龍中 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數內有闕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臨華林遠接武星霜殆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寺牢籠法藏遊息禪林德鑿神珠戒成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口茲為勝殿工室迴合八谷潺湲地通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映高林金劍寶鈴上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 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勿利之宮劫盡塵微孰記鐵圍之會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或頌金仙之德非宣了義遂喻真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櫃昏途莫曉淨根將墜繁於蓋纏若夢寐森承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寶軸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柔紺宮西闢白馬東流迷因惕生悟為信起玉刹斯逮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唯真相湛然攸止巖巖高嶺河洛巨鎮下

屬九溪上千千切天磴重阻仙都清峻式創招提是寶誘進婉彼上德載誕者闡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息錫仍加經營冥室迴出雲霞中岳北毗嵩高西麓斜界玉池洞開栢谷紆餘崗澗連延水木鬱起施檀云誰卜築吾師苦行清修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繩直樹陰冰香散花有地栖禪得方解空應真默識開土乘孟遊集振錫冥止灑譯幽偈誦妙理仙馨感靈神雀降社運交土木代歷周隨劫火遞起魔風竟吹法身威翳淨國同隳或聞興復記振崩離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宏福慶式遏醜徒聿快典 聖累降恩百兼敷錫命 高宗時豫先后卜征巫迴雕華屢倚虹旌巖題玉札地振金聲球苻存至在物斯呈 我皇龍興有典咸秩懿茲上界式諸神筆雲搖天圍鸞迴少室草垂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依能仁跋陞降德稠公有隣厥後真侶更傳了因辯才高行無著清塵偉焉梵眾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蘅杜淨踰冰雪遂締津梁無非首節頰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齊城可竭耒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遍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久在嵩山而

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鋒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兪州山稿

右唐嵩岳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灌撰并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大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于尊也子正德癸酉嘗遊嵩岳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磨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即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面之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磨為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為秦王時寺之僧禽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予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無不缺誤如此然非予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龜琳瑯

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人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則知前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多毀仆於

此時而此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宮夏王王言育王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為無道可勝歎哉 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此碑所紀字文周事有明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却不空蓋繼流不通古今者之所為也 金石文字記

少林寺碑裴灌撰並書王元美謂懿公少負文筆號霹靂手此灌父炎之事炎之為同州司戶參軍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炎之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都盡與奪當理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聯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子灌仕至吏部尚書曾諫止造玉真金仙觀當時稱長子敷陳碑復繁蕪書頗得褚河南之勁俊而無晉映春林之致 史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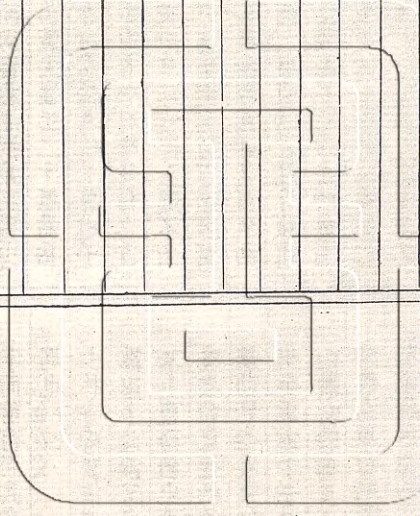
裴灌新舊史皆立傳其封正平縣子則史所失載也或謂子男五等封爵之細於史傳可不書然嘗攷之唐史如魏徵嘗封鉅鹿縣男杜如梅封建平縣男孔穎達封曲阜縣男又進爵為子歐陽詢封渤海縣男歐陽通封渤海縣子韋虛心封南皮縣子吳兢封長垣縣男柳沖封河東縣男俱載於本傳未嘗從略則

金石萃編卷七十七終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此之不書者難免疎漏之譏矣

金石萃編卷七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七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三十八

興聖寺尼法澄塔銘

碑高三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咸寧縣城外馬頭空

大唐故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并序

宗正卿上柱國嗣彭王志疎撰并書

法師諱法澄字无所得俗姓孫氏樂安人也吳帝權之後祖榮涪州刺史父同同州馮翊縣令法師弟二女降粹之氣含宏量之誠大惠宿持靈心早啓鑒淨生不住知常樂可依託事蔣王求為離俗遂於上元二年出家威儀戒行覺觀禪思跡履真如空用恒捨遂持瓶鉢一十八事頭陀山林有豹隨行逢神擁護於至相寺康藏師處聽法探微洞悟同彼善才調伏堅持寧殊海意康藏師每指法師謂師徒曰住持佛法者即此師也如意之歲注刑肆逞誣及法師將狀汝南謀其義舉坐入官掖故法師於是大開聖教宣揚正法歸投者如羽翮趨林藪若鱗介赴江海昔菩薩化為女身於王後宮說法今古雖殊利人一也 中宗和帝知名放出中使供承朝夕不絕景龍二年大德三藏等奏請法師為

紹唐寺主

勒依所請

今上在春宮幸興

聖寺施錢一千貫充脩理寺以法師德望崇高勅補為興聖寺主法師脩緝畢功不逾旬月又於寺內畫花嚴海藏變造八角浮圖馬頭空起舍利塔皆法師指受規摹及造自餘功德不可稱數融心濟物遍法界以馳神廣運真功滿虛空而遇化不能阻理事塗請解寺主遂抄花嚴疏義三卷及翻盂蘭盆經温室經等專精博思日起異聞度狀不生誦經行道視同居土風疾現身乃卧經二旬飲食絕口起謂弟子曰我欲捨壽不知死亦大難為當回緣未盡後月餘儼然坐繩床七日不動唯聞齋時鍾聲即喫水忽謂弟子曰快我卧我不能坐死卧訖遷神春秋九十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以其月廿三日安神於龍首山馬頭空塔所門人師徒弟子等未登證果豈知鶴林非永滅之塲鶯嶺是安禪之所翺慕之情有如雙樹法師仁孝幼懷容儀美麗講經論義應對如流王公等所施悉為功德弟子嗣彭王女尼弥多羅等恐人事隨化陵谷遷移紀德鐫功乃為不朽銘曰 易高惟一道尊自然大法雄振豈曰同年優隨花色曇弥善賢錯落倫次師在其間濟彼愛河拯斯苦海導引

羣類將離種蓋不虛不溢常住三昧是相無定隨現去來雙林言滅金棺復開有緣既盡歸向蓮臺衆生戀慕今古同哀

刻字朱曜光

右興唐寺主尼法澄塔銘嗣彭王志疎撰并書志疎嘗爲宗正卿唐書宗室世系所未載也志疎女彌多羅出家爲法澄弟子而法澄祖父亦皆列官于朝蓋唐時朱門世胄無不欽信佛法以帝女之貴且有出家學道者其它固難悉數矣文云如意之歲淫刑肆逞誣及法師將扶汝南謀其義舉坐入宮掖中宗和帝知名放出蓋武后時嘗沒爲官婢者古人命字或取三字如張天錫字公純崔宏度字摩訶衍之類法澄字无所得亦三字也

麓山寺碑

碑高一丈七寸八分廣五尺三寸八分二十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額題麓山寺碑四字篆書在長沙衡山縣嶺麓書院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岳鎮而安故耆闍口口取於安定者已茲寺大拓厥旨元同是以迴向度門墮于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巖巖寶堂爰業於太虛道樹森梢

貝葉於會閣陳司空吳明徹隨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國楨秀者壯迴廊以雲構蔚居以天覆開皇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口口清悲海巖幢標聳智火融明龔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露大根之雨摠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淨以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圖口刺中真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戒敷解說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竝建塲所耳爲住持惟口口禪師者口其武憑其高超乎雲門絕被塵網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反於照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固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證是口區和正覺阿若冥搜息而精進甲堅受除而煩惱散散百川到海同味於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問口順其觀者探其道口收伯萃止皇華淨臻焚香之上緣託成佛之嘉

於會渚無風而林壑蕭穆不口而相事澄明化城未眞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口口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實後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泊翌日宏聚謀分衆表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制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證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眞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棟標建方面法物增備擅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鑾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注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厥終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敬口作爲塔廟追存寶相加名寶山效乎弓冶筆精陶甄意匠雷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字之傾伍期環價以興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了義重元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內史蕭沆振起法鼓宏演梵言繼捷 於景鍾納

願上座惠口寺主惠宣都維那與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輪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辦事成以形勝之會如彼脩行之迹如此而豐禪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寶公名彥澄碩德高闡紹賢遠識器守岳厚檢捺冰清屬以師長口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丕若且猶歸心淨土膜拜佛乘 推愞慢之外幢典開示之眞語口謀臺吏乃命下寮顧蚊山之易疲歎龍宮之難紀其詞曰 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冥些中嚴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頁作則安安樂是依薦是戈一想冥契三歸願塞其一金丹置廟衡闔場龍象擁錫人天護香鬼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大啓禪房其二幽口左豁崇山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 際月窺窓裏花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比明齊哲佛日環照牛車結轍連率順風驅馳欽烈訪道追勝形馳口絕其四 碑板莫建軌物未宏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

前陳州刺史李邕文并書

大唐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九月

英英披霧其德允燦卓立雋才標舉明畧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

購得之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

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賊者張說息之下獄論死許

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

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十詩稱語殆不

可曉何以負十將莫邪稱於世耶邕以織文獲名以

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譽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身州人

是碑筆勢雄健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書言黃鶴

仙伏靈芝之元省己者皆託名也蒼潤軒碑跋

文云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僧虔右軍之孫

也以晉宋齊史考之僧虔為丞相導之元孫於叢之

為族曾孫不當云孫也又云梁天監二年刺史夏侯

公諱祥按梁書南史俱作詳古書詳詳二文恒通用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為集錄者所收僅見碑陽而已其陰則自予遊

長沙始得之者也此碑為世所重然惟題曰嶽麓寺

碑今證以題額作方篆險文凸起蓋為麓山寺碑再

證之文內亦云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作也而

杜工部詩又稱麓山之南則向所名嶽麓寺碑疑為

非實又石墨鐫垂云在岳州府金石文字記云今在

寺中皆得之傳聞予以目驗觀是碑在書院之右十

餘步碑陰列銜書名為妄庸人題名交午橫貫以致

損蝕不可次第子稍就其可辨者志之第一層有功

曹參軍字倉部員外同正李字戶曹參軍士曹參軍

參軍趙參軍劉利器字又錄事王敬撰博士張長卿

可見者三人又下博士王獨存姓而已又柳令姓名

闕贊尚可尋讀成句有曰禮樂仕門闕君子同官比

能隣闕為美坦坦為懷謙謙虛己有力豐碑下漫滅

第二層首行長沙字可辨三行康楚元名四行成麟

字五行上柱國懷靖字皆彷彿可辨下數行并有尉

員外同正字闕行亦有贊名家闕意君子德心闕木

繁林階下無訟堂上有琴大絃以雅小絃不淫又有

醴陵令李仁丞張道主簿張思己尉李靈尉張光庭

衡山令劉咸之丞劉員外尉王光大尉周待微湘鄉

令王武信下闕不全者陽合孟劉陽令主簿張字又

贊華宗舊德利器闕播政農雷闕有典有則字可見

第三層有鄧洪敏石泰桓嗣宗張輝楊庭訓朱封碑

祝仁期姓名悉存此以予考之碑陰諸列名者皆不

顯于唐世而所見又剝蝕無餘然喜由予而收錄使

後世知有其名者必自此發之也坦字闕畫以避睿

宗諱且故書之如此地理志衡州下衡山本隸潭州

神龍三年來屬今碑在開元十八年則衡山隸衡州

久矣然衡山令猶列議于此何也豈與守潭者有舊

識與今守潭者名在碑陽獨彥澄字存百餘有政和

題名一淳闕題名下牛元若題名一其大書橫勒者

則前明提學郭登庸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在嶽麓書院起數過長沙渡湘江諸書院親

至碑下見是碑上多裂文土人作亭碑故亭壁甚

固碑陰所題今不可復見矣碑為李邕書李邕自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後獲罪貶遵化尉至是蓋五

年矣弇州山人謂此碑是邕赴謫時道中所書然

則當時謫貶卑官竟可遷延不赴觀其題銜作前

陳州刺史而不云遵化尉又可見諫官亦不必入

之題署矣下篇東林寺碑與此同碑云紹泰二年

刺史王公諱琳梁書王份傳份長子琳字孝章舉

南徐州秀才累出為明威將軍東陽太守不云其

為湘州刺史則非碑所稱王琳碑所稱者當是北

齊書所載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少好武為將

帥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拜湘州刺史

事在隨王僧辯破侯景之後與碑稱紹泰年相符

碑云陳司空吳明徹陳書明徹傳載其為司空在

太建八年碑云隨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

性森然國禎秀者隋書諸王傳無晉安樂陽二王

惟陳書有世祖第六子伯恭立為晉安王而樂陽

亦無考碑云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

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隋書權武傳

武字武攝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高

祖受禪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

王出六合後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

總管碑所載當在此時王弇州謂碑文庸陋并論

邕詩多穉語詩附見杜少陵集即登歷下古城員

外孫新亭詩

大忍寺門樓碑

崇本高廣行字皆不計隸書

唐開元十有八年定之深澤大忍寺尼脩巨靈分守以

威不若惟安與隩復樓之三拱於□□□□□□

張皇前殿以為一寺之表此寺也始聞於晉魏代歷於周隨有舍利之感無憂之跡靈龕口闕然恒所嗟快今斯一舉可謂盡美夫其補遺口口嗟峨山峙偃口日月棲口風煙口口微坐脩檐邊視數百若指諸掌縱因遐觀則左碧海而右青山依違諸梵之富俄不知川原井邑之所在請循其口正象之紀也始以經論成口終以口功福宅心故建茲樓用周所願蓋式資口之不可以志也則所以誓口言護建寺綱列釋合志存誠於是間閭首豪無非悅服大捨者卅有三戮力者五十轉勸者百有八千餘室同欲共買竭款効勤終始一心有死無二凡社保婚聘之禮幣之費則歸之所謂從蘭入明信異郡殊方從善如流靈黃式競者不可勝紀八材是購口口如雲茂積有爭職迺歸木石之攻也已陰判於巖壤之間收之果與度量合捷輪既口不勸而奔推穀排轅其指可掬者萬數先是深數丈及茲可揭力未其神功也歎天恩越自恒典百足眞務所以凝也口就業口匪翎價善且不孤恭惟大師以解脫之身宅無漏之界而猶不我遐棄紫金其容從悲願也然則鴻濤沸于眞平海且晏然化惡云滅乃今靈儀在殿雖不口於往來

而神足潛遊心每陪於履踐則零然作為紺宇祇隨氏高尚其事不利黃金以今而觀有足係也超忽時事香然刊諸岷岷樓矯矯首出萬構爭竦橫雲造日峻城仰壁靈口口口擢擢金容瑰態可悉超超自功可久其利匪一海獄灰揚此焉終吉刺史段公崇簡勳中權言命道德惟淳懿政不苛煩故百姓安口別駕符公子珪長史迹佐理之德實難其人司功李公眞縣令劉公賢主簿樊公瓚尉張公懷尉張公仲良前尉承公璉以道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唐大忍寺門樓碑沙門釋具撰裴抗八分書開元十八年金石

東林寺碑記
碑高一丈三寸七分廣五尺六寸三分二寸
四行行五十二字行書在九江府東林寺
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

古者將有聖賢必應山岳丘啓於夫子驚讀保於釋迦衡昇之託思天台之樓顛豈徒然也故知土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階潛運玄符肇開宿根果於福庭大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太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廿居廡門樓煩俗姓賈民童妙神悟壯立精博初涉華學不讀非聖之書中誓範經尤遠是田之說嘗就

恒岳觀止道安火遇於薪玉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薄一時師孔子乳言載開順喻維摩詰若更了空門安住四儀脩捨二法和上歎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宋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茲嶺巽契宿誠謂其徒日是處崇勝有足居居地若無流池易云法字大誰神廟特異蓮華結脚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刺地應時涌泉既荷殊祥曰立精舍堅臥禁戒弘濱妙乘囊毒流木鐸正教首唱南都轉覺後人以智慧刀斷煩惱鑲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監其本圖弘其別業迺進自香谷集城安樓即曼現之門生隲慧永之阿若相與撰平圓踰會巖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有所而未靈其勞當是時也恒玄司大柄鞞國鈞以福注嚴因愍檀施書日力之費盡土木之功繼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靈苑出於林間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空外至若與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階而碧沙瑤林藻庭而朱寶瑤璫之地月照灼而非徊旃檀之龕吹芬芳而靛綺相事畢集微妙絕時雜什致其潔瓶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殷堪摠衣而每該慮循避席而累贊道廟諱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足使諸天迴首觀其育王贖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驗於陶偏追火不焚夢於僧瓊願寄存誠所必通感既多甫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響西來舍利東化或塔顯於地或光屬於大謝客欣味而成文劉斐詁詞而覃思所以山丘五岳江北四溟地憑法而自高物回詞而益重迨梁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行指拳猶昔薪盡如生次有果暉二法師僧寶所欽克和止觀法物

爲大用繼任持上座曇傑寺主道廉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樓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眾生可度名色兩忘慕誠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雅頌遠託鄙夫代郭有愆豈云傷手握筆餘勇曷議齊賢但相如好仁慕蘭名而激節伯喈聞義讀曹碑而敘能儻肯色於藍冰寒於水非日能也固請學焉其詞曰

靈山北發眞僧感通刺泉有力呵神致功法儀外演禪心內融性除通執門開大空其一瞻乳雲集厓居峯薄越嶺崑勝降平規傳信臣種施護供與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闍其二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改築道樹移栽松栝樂石做花臺其三金容海游法影山薦毒龍業消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侍東現華戎異聞穹厚驚助其四遠實法主謝惟文日光頌累彰德名增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持紹律定慧通心親物情至懷綠深致馮淨業永紀釋林其二

大唐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

寅當代住山沙門慶哲重立石

廬山之勝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

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松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其間名賢開世所珍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寺復取李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古今時有廢興而文開取焉而禪師之言曰道外事乎事外道乎華嚴法界世俗聚藝皆為道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欲後之繼吾居者開者而述之於將來也故吾之刻石庶有勸於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識其說于下時至元三年二月觀李北海書東林寺碑題記正書

關翰想見風彩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裴休又正書兩行左行

元豐四年四月十六日楚國米黻李邕虞集東林寺二碑在寺東山麓多剝落嘉靖乙卯戶部主事田汝麟始構亭覆之梁商廬山紀事北海守李公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俚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一百一十二歲釋雲昇一旦視碑卷歎曰莫石莫刊將焉用僧遂募緣成其事會河東裴公開府鍾陵聞臯志願亦垂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於卷末臯乃得模而刊於碑張又新東林寺建碑說略開元李北海撰東林碑書凡一千零三十七字洪州

刺史裴休題云覽北海詞翰想見風采卽米黻蔣之奇咸有款識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復取李碑重摹刻之立於虎溪三笑橋萬歷丁酉竟為醉髡所斷毀去全文四十七字自真老僧以栗木鑲笱移撤神運殿中又藏碎碑一十五字補之其呵護翰墨良云摯矣張申榘國隨筆

按毛德琦廬山志廬山舍利塔南為東林寺晉沙門惠遠之道場也初遠公自樓煩至廬山結庵于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刺史桓伊為請立寺曰東林而名殿曰神運張天覺神運殿記曰釋迦文佛殿徧天下以萬計而此殿獨曰神運何也初遠法師過江將適羅浮宿廬山逆旅感山神託夢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慮者一夕雷雨晦暝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為平陵花木羅列其上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為之請建寺以居神運之名蓋得諸此云又按十八高賢傳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博綜六經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釋道安建刹于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

碑為李邕撰書亦題前陳州刺史與麓山寺碑同

支提龕銘

石約高六尺廣四尺三十二行四十八字行書

三尊真容像支提龕銘

陳雷蔡景撰

原夫至道聚廓等寂寞以無言眞智如如湛然口口之外應權變化運神用於無邊至於無生之生示現非相之相灑甘露於塵界普洽四生轉法輪於大千哀矜六趣口口大悲口口孰能預於斯焉 我大師造化神功此地多形勝之所金門梵響振萬古之音聲豁谷伽藍樹芳口口於億劫隣茲福階之口口靈瑞之幽巖仰瞻鸞嶽之峯俯接祇園之地非直溪谷幽邃抑亦聖跡昭然康哉九故故無德而稱矣爰有遺法弟子 義紐乾壽等宿乘妙業俱崇勝因稟質天資人靈特秀懼暴流之匡度建愛潛之津梁口口乃運用奇功依巖起塔雕龕鑲室窮匠口口之神綺飭莊嚴竭工輸之妙望之如日自有昭昭之暉仰之如天非復蒼蒼之色大千世界悉現於寶蓋之中應化三尊處口口思議之一室梵宮晃耀此乃非殊相好圓明光同月愛恐乘田變海陵谷俄遷用紀微功刊茲貞石其詞曰

燈燭之費安師嘗臨眾歎曰使道流中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潯陽元早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寢眾永乃謂刺史桓伊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先是潯陽陶侃碑作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陳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莫溪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及寺成師至述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居之因製文殊瑞像贊此遠公初建東林寺之大凡也此碑雖闕泐其文存者大半多合可以參考而得其詳矣碑建於開元十九年似係崇禪師等重建東林記其興作之事而述遠公緣起得十之七八

邈矣大聖耀質金軀三身化現四智如如不生不滅非實非虛有無所有無無所無一真容毫相光流月愛常遊十方恒在三昧示入生滅無量無礙脫屣塵超然物外其粵我三尊惠力難量慈雲廣被普治無壇應權利物導引隨方群生舟楫苦海津梁三仙巖聖跡式建支提斜連麓岫俯瞰幽溪天長地久日月昭迴全門動響石室方開其四

述二大德道行記

大德檀越門徒情深道義惠燈傳照明悟心靈示誨之恩碎軀難報今囑讚佛之次述二師之至誠軫申毫末之辭式頌彌天之德庶望將來君子知二寶之住持敬題行記書之如左

法師義紉字懣濟東魏鄴城人也俗姓張氏年七歲依法師寺口口口口息茲弟子天縱英靈聰惠明哲文明初歲落髮染衣住於谷寺勤於藝業內外俱瞻解行雙美妙善曇曇奉 勅徵口口口口口口二京翻譯於是參詳聖旨口口闡梵言譯金光明經薩婆多律掌珠計等三百餘卷並詮辟證義筆授綴文又補充口僧統司修宰塔波檢校尋被抽入薦福寺滿世大德百坐講說頻登勝席殿庭論議擢以令名法師學海宏深薛林迴茂

關揚口口名播二京其時僧眾咸号法師東魏大乘經矣又補京慈悲寺都維那復於內道場佛光殿轉經行道面奉口口口口口口苦提迎接經像至乾陞羅國迎得三藏鄔帝弟婆將真容畫像廿鋪舍利千餘粒三藏梵本二部至京聞奏 聖口嚴駕口口法師馳驅王城方窮果域往來四載途經一萬八千供奉 二朝十有三記前後 勅賜法衣道具隨得轉施不以自資口口之懷無以加也觀省 重奏請歸口道俗欽風屈為豁谷寺主其時州將賀蘭温六徯儒雅八正居懷輟口寺口口口口補充大雲寺法師教授於是宣揚妙旨成庶品之津梁演暢微言啓含生之耳目泉又舉法師以為上座綱紀寺眾口口口口口口准 勅再滌釋門甄明戒律重補充清滌上座法師精勤攝念勵持經維摩法華日誦一遍或定惠解詎測淺口口口口式題斯記

利益常住軌範僧口修復伽藍咸皆壯麗故得寶坊金地月殿重明嚴飾山門光揚佛日緇徒濟濟土庶鏘鏘三寶鶴興四眾攸仰者其准法師住持之德也又以崎嶇山路剪拓修夷枯涸川原疎泉汲引哀矜物類濟乏調無悲敬雙修廣行口捨此者法師大悲之行也又乃天資妙女巧惠殊倫智用合宜動中規矩內懷至孝無忝所親生事愛敬死事哀感是謂孝道畢矣恭穆仁慈謹敬謙口是謂禮儀備矣未有已任孝別起津梁者哉故經云孝名為戒亦名制止法師志學清淨之福以報鞠育之恩神用研精敬口口室於是依山構宇備設堂儀鑿石疎口宏開洞室池引入功之水爐焚六鉢之香七物咸玆眾事周瞻長時供養通浴聖凡法師四攝利生三悲嚮口融心二諦觀照五停積德難量解行亦廣略陳綱紀題斯記焉

唐開元十九年歲次辛未九月廿五日建

堅行禪師塔銘

石高八寸廣六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西安府城南

大唐宣化寺故比丘尼堅行禪師塔銘

禪師諱堅行俗姓魚氏京兆府櫟陽人也惟師貞儀苦節精勤厭志捐別修而遵普道欽四行而造真門豈茶

晨霜易晡夕露難久寢疾牀枕藥餌無微嗚呼哀哉以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化於本院春秋七十有六夏冊矣臨命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至開元廿一年親弟大雲僧志叶弟子四禪賢首法空淨意等收骨起塔以申仰答罔極之志閏三月十日

代國長公主碑

碑高九尺五寸廣四尺八寸三十一行布六十一字正書在蒲城縣

大唐故代國長公主碑

駙馬都尉鄭萬鈞撰文

男聰書

口口口口我口唐口口聖口天下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可鑑素口口口惠聲口口仁澤潛暢言有餘味情無近
 屬服慈友敦孝敬昔在諒闇殆將毀滅聰明銳激韻清
 慮遠耳目所經無不諷誦簡謚恬粹融融如也每樽蒲
 簞口巷口于畫得微妙至於箏篋笛琴瑟琵琶七絃阮
 咸箏隔簾口之隨手便合有若天與寔同生知冰碧在
 躬學無不通聰捷若神聲皆絕倫馳惠心以口坊口變
 口而添口內範一部尤加精練書恒不寐留情翰墨書
 薦福寺經柱三百餘言拂石雲散垂鈎露覽兔轉仙毫
 初從夜月麝霏烟墨盡落花初 則天太后御明
 堂宴 聖上年六歲為楚王舞長命口口口年十
 二為 皇孫作安公子岐王年五歲為衛王弄蘭陵王
 兼為行王詞曰衛王入場咒願 神聖神皇萬歲孫
 子成行公主年四歲與壽昌公主 對舞西涼殿上羣臣
 咸呼萬歲蒙自奉朱顏卅餘載泊乎暑月衣服如賓謙
 婉之情不以天口見棄口口口恩遇弥深男二女四
 教之以德長 子左贊善大夫聰聰為吾耳次子右贊善
 大夫明明為吾目明使海內見聰使天下聞於國忠於
 家孝合則雙美口為口傳云以德命為義口聰為駙
 馬都尉恨未親迎長女口范陽盧氏有肅邕之譽二女
 秀博陵崔氏資明艷之容三女瓊范陽盧氏多慈孝之

美四女口太原王氏口純粹之行最之日玉以比德四
 合天則洵翳瑤彩式昭宮事慈乃哀潔作吾女儀逮乎
 晚年歸心聖域六齋蔬食二時靜念口誦金剛經兩部
 口華嚴八口口寶積一百廿大般若六百法華藥師大
 集等經領悟了然色空不著撒聲樂投珠蜀十有餘年
 矣又於僧義福跪受禪觀又於金剛三藏受陀羅尼灌
 像 是相非相以心照心逍遙真宗寂歷虛景去年忽謂
 蒙口昨夜夢念珠口斷急手自拾一箇不得是不祥他
 日又夢入法堂見一空屋有人指之此四公主座恐明
 年口口乃後數月值其儀刑稍稍顛頽以開元廿二年
 六月廿口日熱然不食安寢不起神氣晏如有同入定
 聖上愛切同生倍口口念口口口中人饋藥
 朝觀夕察有加無濼蒙泣而諭之久作兇率天業正念
 莫敢勿願男女吝蒙自解在也未去莫不口又向尼梵
 海云生則有死不若不口口口失口奴每讀經徹卷口
 發願願生第四天口和先許奴不口罪翌日 勅
 使來問口自附奏 在上千萬珍重深憶
 在上為人時孝順口業精神錯亂言語不得合掌奉辭
 至其口口眾忽云有 勅使口索香水類浴於正
 寢而寐齋時炯然開目告別諸王公主及諸親等

口府口天內口口一切摠放不情願者於諸莊安置
 先是司農小兒亦准此家生者不在此限品官給使放
 歸土臺封分一半施寺觀家餘平分與女請陪葬
 橋陵不得厚葬莫著金銀銅器執蒙手曰恩愛斷也
 有不是處莫佐更住辛苦屋裏人去去年少在莫更請
 出家蒙遂奉一杯水別飲畢長逝詞彩清明宛若口訣
 以其月廿九日薨于河南修業里第享年卅八初公主
 禮遵善寺尼慈和者因說弥勒官事云阿婆未成更十
 年不知計至薨日今正十年嗚呼報應之兆有期口眼
 之言何驗下生輪王之室還上天宮嬉遊正遍之門是
 登雲 皇帝輟朝三日使尚宮弔祭賜衣五十
 副所緣垂葬官供口口口口口永穆公主及駙
 馬王繇同安王洵送往并為寫一切經以其年十二月
 三日陪葬 槁陵孝也天常與善茲言妄作曷殞
 濃華遽凋繁口口宵傾嚴霜夏落口縈紉其如慕悲
 展轉其奚口嗚呼月辭 天闕兮星沒
 皇宮翟服裝衣不可逢花飄粉田芳萎萎沁水油軒畫
 口長已矣嗟乎蒙口口膺問門流涕容儀既口錦茵期
 口夏屋口封口口儼設楚口齊引驪駒啓行丹旒施空
 素衣皓野撫靈軒而增慘仰空山而泣血夫敘德必近

口親議賢口崇乎直既親且直蒙何愧諸敢述流芳悲
 題翠口其詞曰
 於爍有唐系乎天光承天者 帝嗣 帝稱
 主為 皇猗那 昭口作 皇之對厥生貴
 天姊妹 天妹伊何窈窕如玉淡洽
 恩被綢繆禮縵道賁娥英德光宵燭其行成軌
 其言可服悉悉孝敬抑抑威儀九族敦敦百禮因虧學
 非從傳書乃臨池歸真拾逸了靜絕為口仁者壽天何
 不諒指座先徵遺珠見相慙動自勉誣誣無忘口匪愁
 畱口然遐颺 帝心悼惻傾家殞喪大匠監俱口
 王送葬蒙也何罪忽奪天人借如可贖願百其身穠李
 萎曉蕃華秘春金缸罷焰玉座生塵馬戢 封龍輔即
 路畫嬰扶穀丹旌指墓口蕙挽於霜颺口笳簫於隴霧
 霜颺隴霧相波紛蕙苑笳咽不聞珠襦玉匣盡元夜
 輒后陵邊 皇女墳
 開元廿二年十二月三日建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
 以為第五女蓋史誤碑云公主摺鄭萬鈞撰 金石
 右代國長公主碑碑云公主字花婉而傳作華婉又
 云肇開湯沐冊號永昌後乃相攸下歸于鄭錫之美

邑一千四百戶開元初加崇代國長公主傳不書封邑之數而開元初加號長公主亦略之未免失之簡矣考唐書十一宗諸子列傳云開元後天子敦睦兄弟故寧王戶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四千邠府千八百帝妹戶千而公主傳鄜國公主開元初封邑至千四百戶此碑所載代國公主食邑亦千四百戶則公主封邑未嘗以千戶為限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為駙馬都尉鄭萬鈞撰文男聰書蓋夫為妻撰文字為母書碑亦墓碑之一例也子書母碑猶于志寧王仁求子書父碑之例鄭萬鈞父子本皆工書張說般若心經贊序稱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揮灑手翰鐫刻心經云云可知聰之能書源本家學觀此碑筆法婉麗極似河南顧書譜但有萬鈞名而不及聰亦偶略也文內萬鈞自稱曰蒙與莊子同義蒙卦疏蒙微昧闇弱之名萬鈞自謂義殆仿此萬鈞兩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鄭氏有北祖南祖二房及滎陽滄州兩派俱無萬鈞名公主傳但云下嫁鄭萬鈞不詳其事蹟無從考也代國長公主本睿宗第五女而碑云四女者蓋安興昭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猶鄜國

初年十二為皇孫者乃讓皇帝憲初以睿宗為皇帝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岐王年五歲者乃惠文太子範初王鄭改封衛俄降封巴陵進王岐壽昌公主乃睿宗長女下嫁崔真者也公主二男長聰為駙馬都尉恨未親迎唐書元宗諸女未見有下嫁鄭聰者据杜工部集有鄭駙馬宴洞中詩朱鶴齡註引唐史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又引杜工部所撰皇甫淑妃碑云鄭潛曜尚臨晉公主乃代國長公主之子官日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甫鄭莊之賓客遊寶王之山林据此則鄭潛曜即鄭聰當是幼名聰後改潛曜當代國慶時聰年尚幼故碑云恨未親迎也波古閣本唐書公文前敘公主樛蒨管實主傳誤作郭潛曜同生知後敘公主蔬食誦經了然頓悟舉止前後如出兩人雖文飾太過然其大致似非虛語即如其言則其嗜好之進于清淨可知矣後云救使來問口自附奏在上深憶在上云云在上猶言皇上也當時之稱謂如此又有云不情願者諸莊安置司農小兒亦准此家生者不在此限此似處分府中奴僕男女之語也家生二字始見于此又云永

長公主本第八女而碑亦作第七女非史誤也長安志載大薦福寺不詳寺中之制据此碑云公主留情翰墨書薦福寺經柱三百餘言則寺中有柱皆書經者矣長安志駙馬都尉鄭萬鈞宅在左親仁坊北門之東杜工部有鄭駙馬宅詩即碑云築以外館錫之美邑者是也碑云則天太后御明堂宴聖上年六歲為楚王口口年十二為皇孫岐王年五歲公主年四歲與壽昌公主對舞西涼殿上云云聖上者元宗也元宗以寶應二年四月崩年七十八推其生在嗣聖二年年六歲為天后載初二年是年九月改天授元年舊唐書禮儀志天后自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教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其年冬正月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教改元載初用周正翌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天授二年正月日南至親享明堂是天后之享明堂非一次据碑則御明堂與諸皇孫孫女宴在元宗六歲之時為載初二年或行於改元天授之時亦在九月而史志於是年不載宴明堂之事元宗之封楚王在垂拱三年其

穆公王及駙馬王繇同安王洵送往永穆公主乃元宗長女下嫁王繇是公主之姪也同安王洵宜為元宗諸子唐書載元宗二十子初名从水開元二十三年悉改从玉傳載光王瑒本名滬與儀王濼頴王瀼永王澤壽王清延王洸盛王沐濟王溢信王沔義王灌陳王泚豐王澄恒王漣涼王從泚王洎同改而不見有名洵者即宗室世系表亦無考豈表傳有漏略歟凡書碑之例皆云某年月日葬于某原禮也此碑則云以其年十二月三日陪葬橋陵孝也與諸碑例別

裴耀卿書奏

裴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

唐侍中裴耀卿書

奚契丹兩蕃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唯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擗羣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疆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

不差而兩蕃遺唯莫不稽頹綠邊戍卒咸已返耕卧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 陛下睿謀先定 神武非

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臣伏以成功不幸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蒙安敢無言既預聞 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 天功

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許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耀卿等不勝區區抃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開元廿三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臣李林甫奏

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

侍中恩文館學士上護軍臣裴耀卿

元宗批荅裴耀卿等奏

裴本高廣行字皆不計行書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誑惡貫已盈人神奔之指期可滅今之刺定偶會風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愧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按石刻二種一為契丹傳首李林甫等奏請勒碑

紀功而裴耀卿書之石刻在陳惠園秀麗軒帖中一為元宗批荅手敕刻入淳熙續秘閣帖中手敕字徑七寸許筆勢雄偉豈當時手敕之制如是耶然他敕又不皆如是者何也裴書奏語祇得其後半前半不具非全本蓋法帖大率闕略之病為多也奏後列銜李林甫張九齡裴耀卿三人据韋述集賢注開元二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

官爵合宰相及朝臣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已下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十三人中首列者即此三人皆在工書之列此奏主名又為林甫不知何以耀卿獨書之且所書又非用以入奏者所未詳也奏為開元廿三年二月十二日上三人結銜皆以二十二年五月戊子所加石刻與史合舊唐書傳九齡以二十三年

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此碑稱曲江縣開國男者尚是二月以前之爵也舊書契丹傳契丹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京城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鄉西與奚國接武德六年始入貢貞觀中太宗伐高麗至營州會其君長賜物有差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

薛楚玉等追擊之官軍大敗詔以張守珪為幽州長史以經略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不叶夜勒兵斬之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封過折為北平郡王此中國與奚契丹用兵征討之本末也

新書與舊書同傳首在正月林甫等請刻碑在二月而元宗荅敕有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愧之語伯獻者程伯獻也新書載裴寬等進討之時有帥程伯獻張文徽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為八總管兵以擊契丹既又以信安王禕出塞捕虜以一番來俘告廟伯獻當即於此時請立碑紀功而元宗不納故批荅內及之又考舊唐書張守珪傳契丹別將李過折率眾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開軍實譙賞將士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上賦詩以褒美之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是此後仍從耀卿之奏也

景賢大師身塔記
碑高三尺橫廣四尺五分三十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嵩山會善寺
唐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左拾遺口山羊愉纂
沙門溫古書

府賜姓李氏其曾孫祜莫離則天時封歸順郡王

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武德四年內附至曾孫萬榮垂拱初封永樂縣公萬歲通天中萬榮與松漠都督李盡忠舉兵殺營州都督趙翽作亂則

天下詔改萬泰名為萬斬盡忠為盡滅詔令張元遇等率兵討之俄而李盡忠死萬斬為其奴斬之

傳首東都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失活內附封為祕

漠郡王失活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眾其大臣可突于反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徵奚王李大輔

者及娑固合眾以討可突于皆被殺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為主遣使請罪十年封鬱于為松

漠郡王明年鬱于病死弟吐于代統其眾與可突于復相猜阻十三年吐于來奔可突于立李盡忠

弟邵固為主其冬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所改封廣化郡王邵固還蕃又遣可突于入朝中書侍郎

李元紘不禮焉可突于怏怏而去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率部落并脅眾降于突厥於是詔中書

舍人裴寬等討之師竟不行二十年詔信安王禕為行軍副大總管出塞擊破之可突于遠遁奚眾盡降禕乃班師明年可突于又來抄掠幽州長吏

大師諱景賢善提大通法蠟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著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心大覺宿好都遣問道於口口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大寶世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次一佛出世亦難遭矣則星馳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精懇喻以方便一見悟入固然照洗勸世護迫隘遠迹幽絕容居巴峽三折山中尋覓必口景豺虎搏噬毒癘蒸鬱而我歲時宴居初無惱害豈口爲之守而神靈保綏良可知也久之廣大圓極悉心以獻大通怡然克荷相許付寶藏傳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口中也

中宗聞風 詔請內度法衆仰慈乞雷都下大師雅尚山林迫以祈懇或出或處存乎利濟化自南國被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益三世諸佛意口法印妙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乎萬口蓋於黑闥千界熙熙於熱壽如來有以登大明麗甘露口相示寂滅而業遵龍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住者矣始先祖師達磨西來歷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多士寂成福藏爛其口門同波派流分景並照亦東口之盛也嘻世相不實應盡誰口菩薩知時示同於物開元十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

浴宴坐神情儼然翌日而謝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毒庭樹凋摧矧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嘯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迺亭剎赫出於嵩牛 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口恩存沒榮幸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巖下永奉安焉若其積微成著之勤乘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操大悲廣衍之業率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開元廿五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二日建

羊輪撰沙門溫方行書開元二十五年八月葉封曰

按王維有聞別溫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蓋其族人亦必可稱者也

金石文字記

右景賢法師神塔高三丈圍二丈五尺在登封縣西北十里許會善寺後山坡開北向

金石

記載景賢沒子開元十一年八月春秋六十有四唐

文集如柳子厚誌僧年皆作僧臘蓋彼教法謂出世

卽不復以俗年計筭而此獨書春秋與隆闡法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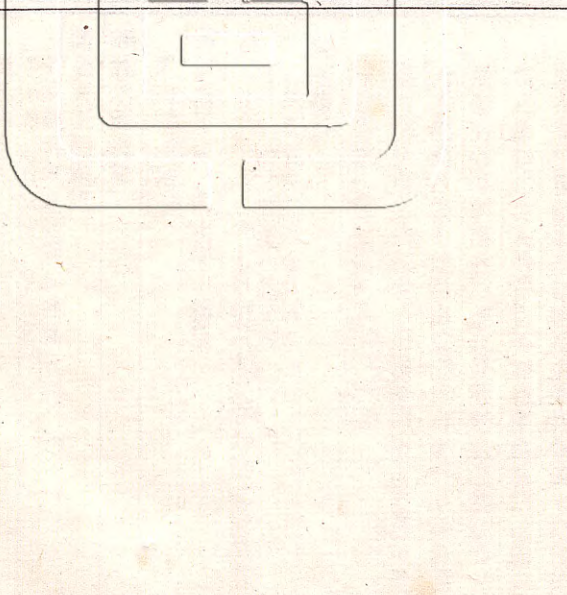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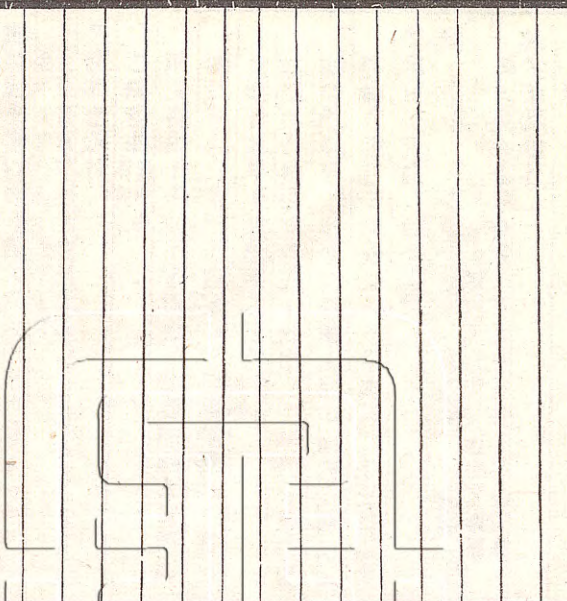
同豈亦不襲浮屠氏語耶書逸峭未以其僧徒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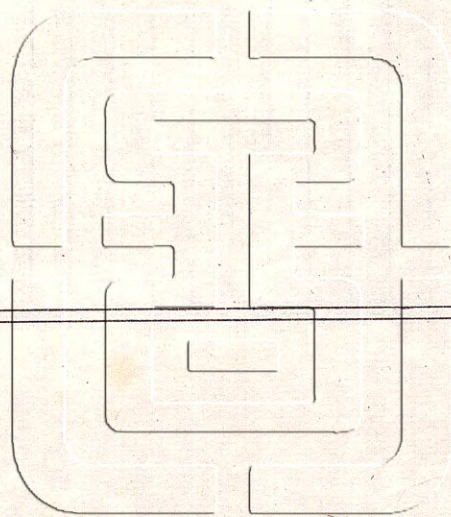
按堂金石

按此碑題開元廿五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二日建

開元廿五年是丁丑歲非乙亥碑蓋誤書廿三爲

廿五也自金石文字記以來諸家皆未加留意並承其譌作廿五年今正之





金石萃編卷七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三十九

鄭虔華嶽題名

碑已殘缺僅存縱橫尺許六行首行一字次行兩字三行六字四行五字五行七字六行四字隸書

懸 昭應 方達婁宗臣之 在末事 明神 主

薄常冀馭元攜 史子華刻

唐鄭虔題名云開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榮澤

鄭虔彪鄉道之智覺同登華山回步而謝于神云云

其詞四六排偶共百五十餘字史子華刻分書彷彿

惟則骨氣卑下非唐隸之佳者金石錄補

碑只存六行共三十四字不可句讀惟簿尉二名可

識又有史子華刻字字樣史子華者卽刻大智禪師

之碑者也關中金

李憺華嶽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李仲昌題名下共四行行十四字正書

鄭縣尉李憺以開廿四六月六日充勅簡募飛騎使判

官向陝虢州點覆其月十四日事了迴便充京畿採訪

使句覆判官此過赴京

右李憺華嶽題名其文刻於華嶽頌之左側開下脫

元字予嘗論明皇仿周官修六典省臺寺監官各有

司欲去冗濫之弊而因事置使名目猥多楊國忠以

度支郎中兼領十五餘使及至宰相領四十餘使使

名之濫如此古人謂省官不如省事良有以也國忠

所領有名募劍南健兒使此簡募飛騎亦其類蓋自

府兵壞而名募之使四出然健兒身手終不能當瀛

陽之鞞鼓者文具而實不至爾採訪使之下有句覆

判官唐書百官志亦未載潛研堂金石跋尾

蘇頌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孫廣題名下三行行十四字左行正書

開元廿六年八月廿七日朝請大夫守別駕臨潼縣開

國易蘇頌從 內使奉 勅祭

又正書在蘇頌

郊社承蘇頌記

謁金天王祠題記

在華嶽頌碑右側第五琦題名下四行行十二字正書

類真卿書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刺

史蒙 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月辛亥次于華陰與監

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澹

華陰令劉高主簿鄭鎮同謁 金天王之神祠顏真卿題記

今在華嶽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嶽題名五百十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後以碎石裝砌嶽廟大門牆上亦有唐人題名今五無異所搗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己姓名一置嵩山之顛一投深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金石文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為御史唐吳誣搆卽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岳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宦官外誣於酷吏連遭貶斥罷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題名華岳如無所事者然益公之義命自安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 金天王華岳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虛舟題跋顏真卿題記以唐書本傳及留元剛年譜攷之公以肅宗二年十一月出為馮翊太守三年三月改蒲州

刺史十月又改饒州刺史也其貶饒州為唐吳所誣因亮行狀曰天寶十五載元宗以公為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為副前侍御史沈震為判官又詔公為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成陽尉王延昌為判官張澹為友是年秋祿山遣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併方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者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人心潰亂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取路朝肅宗于鳳翔初公之未渡河也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既爾若委命待擒必為所快心今計徑起行在公以為何如寧澹與諸將然之遂行朝廷除公為憲部尚書令狐峘神道碑曰時前殿中侍御史沈震鹽山尉穆寧武邑丞李鏡清河主簿張澹各行器能參贊成務此王延昌穆寧張澹等與偕之所自來然攷穆寧傳寧以明經調鹽山尉祿山反寧募兵斬偽景城守劉道元聞真卿拒祿山即馳謁謂曰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寧言以至此帝異之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擢殿中侍

御史與行狀寧澹與諸將然之之說有不合則當以史為正者矣年譜曰是年九月有祭姪季明文十月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關中金石記張惟一等祈雨記

史此記正在刺華時與唐表合新舊史皆不為惟一立傳王定保摭言載蕭茂挺父為昌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苕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卽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宋子京嘗采其事入類士傳蓋其好賢之誠有足多者又嘗為荊州長史見呂誼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有等謁嶽祠題記

大唐中興克復兩京後乾元元年自十月不雨至于明年春朝散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檢校華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張惟一與華陰縣令劉嵩丞口响丞員外置同正員李綬主簿鄭鎮尉王禁尉高佩尉崔季陽於 西嶽金天王廟祈請初發言雲與倏登車雨降蓋精意所感致明神應期庶似潁川之能不慙方伯之事時二月十日題紀 前金州刺史李權書

題名刻述聖頌碑右側作兩截書上年月四行行五字篆書下人名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右碑隸書前金州刺史李權書也按華陰一縣于令之外設二丞一簿三尉有唐官制之濫史所備載語云二羊九牧民生日感天寶之亂所由來也金石錄補書史會要李權唐宗室李平均叔也工八分官金州刺史惟一名見宰相世系表關中金石記

華陰縣令王宥 前令王紆 丞王沐 尉李齊佺尉口頌 縣令王薄張彬尉竇或 下邳縣丞李復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 著佐郎孟昌原京兆府鑾轡參軍李樞書

右張惟一祈雨記刻於述聖頌之左側据宰相世系表惟一望出清河東武城宰相錫之孫官至華州刺

釋文 大唐上元元季冬十有式月十壹日同詣嶽祠書記

華陰縣令王宥 前令王紆 丞王沐 尉李齊佺尉
口頌觀縣主簿張彬尉寶瑒下挹縣丞李演尉邢涉處
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昌原京兆府廳參軍李樞
書并篆

唐有兩上元年號此則肅宗時也 金石文
字記

樞李權弟述書賦注云李權淮安王神通曾孫工八
分弟樞工小篆內有處士王季友即杜甫所稱郾城
客子是也豫章圖經云季友郾城人家貧實履博極
羣書李勉引為賓客甚敬之 關中金
石記

太州別駕殘題名

在告華岳文之後
一行十三字正書

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州別駕

案文只存十三字云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州別

駕改華州以上元二年改名大州則此為肅宗時人

所題矣 關中金
石記

邱據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十高一尺
一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陳鄭澤路等州節度行軍司馬殿中侍御史丘據再隨

使主赴上都 朝謁往來皆度拜 神祠時寶應二

年六月八日記

右邱據題名完好無缺案寶應肅宗改號是年帝崩

代宗以四月即位明年七月改元廣德故于六月猶

稱寶應二年也方鎮表寶應元年澤潞節度增領鄆

州又增領陳邢洺趙四州是年以趙州隸成德軍此

題載陳鄭据增領者言之與表相符據見唐書藝文

志有邱據相國涼公錄一卷李抱玉事據諫議大夫

蓋以其所終之官書之 投堂金
石跋

右邱據題名其云使主者節度使李抱玉也抱玉本

陳鄭穎節度使代宗即位兼澤潞節度使方鎮表

寶應元年澤潞節度增領鄆州又增領陳邢洺趙四

州正抱玉為帥之日德宗以後陳鄭與澤潞各自為

鎮不復相統攝 潛研堂金
石跋

李懷讓題名殘字

三行上下缺
左行正書

軍兼同華兩州節

卿使持節華州諸

丞上柱國汧國公

右只存三行每行七字共二十一字攷唐常衮華州

刺史李公墓誌云公諱懷讓以佐命功持授鎮國大

將軍加特進兼鴻臚卿封汧國公充潼關鎮國軍使

同華等州節度使華州刺史以廣德元年九月薨于

華州軍府詔陪葬建陵則此乃懷讓題名也再攷唐

會要叙陪陵名位建陵只及汾陽王郭子儀一人而

無懷讓應為缺略懷讓薨于廣德改元故附置于此

關中金
石記

劉士深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六寸七
行字數不等正書

前藍田縣尉劉士深

前奉天縣尉劉士清

前告成縣丞李述

商州豐陽縣令李選

下邳縣尉李遠

時廣德元年三月紀

內李述李選李遠李選四人名宰相世系表俱有在

東祖李氏下 關中金
石記

右題名正書按此題列名皆以地望為先後藍田奉

天兩縣尉居首重京邑也告成縣丞書在豐陽令上

者告成屬河南府亦為東都故耳北嶽神廟碑有安

喜縣尉李述與此稱告成縣丞者或即其人未可知

也新唐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

刺史若以廣德紀元方為尉則至大中時八十餘年

矣疑別為一人 投堂金
石跋

韋口題名

石高一尺廣七寸
七行行十字正書

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常卿使持節延州都督侍御史上

柱國岐陽縣開國男韋口以廣德二年二口口七日越

自師旅將詣 朝廷口口口神式所景福時與口口口

口口秀之同謁

題云以廣德二年二口口七日越自師旅將詣朝廷

云云者以是時僕固懷恩叛也韋君不詳其名 關中
金石

李仲昌等題名

在華嶽碑左側賈疎詩
下六行字數不等正書

朝議郎行太子司議郎兼華陰縣令李仲昌

行丞田遊業 行丞同正韋澹

行主簿韋澹 行尉崔頌

行尉王卓 行尉蘇淮陽

廣德口年三月韋幹書記

宰相世系表云幹官昭應令案此云行華陰縣丞同

正當在未為昭應令之先又有云行尉崔頌表以為
頌終同州刺史關中金石記

韋公石等題名

石殘缺現存橫廣一尺五寸高八寸八行行五字六字不等正書

缺即行華陰縣缺窳吏以時麥缺明神威列名缺

行台韋公石 行丞同正韋漸 行尉李貺 行尉劉

口蒨 校書郎盧舒口

又在華嶽左右空處二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大梁趙令矜恭謁 聖帝祠下王辰四日

孫廣等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賈竦詩下三行行七字十字不等正書

朝散郎行下邳縣丞孫廣

試衛尉少卿田遇

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記

焦鏐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一尺三寸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前大理司直焦鏐與緜氏縣焦琳華州司倉參軍焦賈

永泰元口春同遊此廟

又在焦鏐之左二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內供奉開國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羅漢

又在焦鏐之右三行
字數不等正書

內侍省掖庭局口王嘉欽弟景暉

押衙左金吾大將軍賜紫金魚袋高

許州許昌縣丞于黃

第五公等題名

在華嶽頌碑右側顏魯公題名上十一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前相國京兆第五公自戶部侍郎出牧柘州子聿關內

河東副元帥判官禮部郎中兼侍御史虞當自中都濟

河於華陰拜昆從謁 靈祠因紀貞石時

大曆五年六月四日

司勳郎中兼侍御史李國清

倉部員外兼侍御史張曇

大理正兼監察御史王翺 右衛錄事參軍第五準

文云前相國第五公自戶部侍郎出牧柘州蓋坐與

魚朝恩善貶也又云子堦虞當子堦之稱自此始堦

作聿者子祿字書云聿聿堦上俗中通下正堦一變

為堦再變為堦三變為聿四變為聿皆由胥變為胥

致誤又聿或亦寫作聿故月耳相瀾關中金石記

蘇敦等題名

在昭應碑下截作兩段書前一段入行後一段九行每行六字七字入字不等正書

疑碑有泐訛又字書無職字自當從碑作職

表士淹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上截七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禮部尚書裴士淹出為饒州刺史大曆五年六月六日

於此禮謁

盧綸等題名

石橫廣二尺一寸高八寸六行行七字十字不等左行正書

大曆六年二月二日綸起

前華州參軍口漸

前王屋縣令陸未

前同官主簿陸洎

將仕郎守閩鄉縣尉盧綸

前國子進士趙鄴

歷覽前賢題名庚子

右題名殘斷不相屬舊唐書盧簡辭傳云父綸大歷

初宰相王縉奏為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會籍得

罪坐累久之乃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不見作尉

閩鄉事惟新唐書有之云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元

載取綸文以進補閩鄉尉與此合按堂金石跋

沃州司馬蘇敦

弟華陰縣令發

弟咸陽縣主簿敍

弟前華原縣丞敍

弟太常寺主簿敍

弟吏部常選敍

弟少府監主簿敍

弟灑時年十一

大曆中發任華陰縣令時禮部尚書河東裴公出牧鄴

陽敦與發微同送至此拜謁 金天便過東驛不避炎

暑亭午而迴故列名於前刻石題記

五年夏六月六日

宰相世系表蘇氏河南尹震有七子敦發教微敦政

儼此云汝州司馬敦弟華陰縣令發弟咸陽縣主簿

敦弟前華原縣丞微弟太常寺主簿敍弟吏部常選

敦弟少府監主簿敦弟微弟不同者敦疑即是敦有敦

不應後有敦也政疑即是敦字形相近此等要當以

碑為正關中金石記

按敦字廣韻玉篇諸書俱不收惟梅氏字彙云所

斬切窄也恐未必取此為名世系表作教似可從

石殘缺現存橫廣一尺六寸五分高八寸

十二行行五字六字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缺 華州刺史兼御 殿中侍御史廣 缺 監察御史李亘

缺 太常博士 缺 太華三峯野客 缺 新安縣尉盧 缺 監

採藥使翰林 缺 監軍判官尹懷 缺 監軍判官劉 缺 太

華山人段藩 缺 缺 押衙左金吾衛大 缺

大龔六年乙亥 缺

按大歷六年歲次辛亥非乙亥

崔微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四寸四

行行十字左行正書

前開州刺史崔微 男 旣

前緱氏縣令康洽

前鄉貢進士侯季文

大龔七年三月廿日西上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有微河

南少尹子溉太常少卿此題既從廿不從水又元和

十年題名華陰縣令崔旣亦即其人皆與表異文苑

英華穆員陸渾尉崔泳墓誌云河南少尹微之子又

云君長兄河南府尹司錄參軍 案君當 灑不勝其哀

崔少尹盧氏墓誌云唐河南少尹清河崔微則微字

傳誤也 既亦從水並誤 授堂金 石跋

韋滌題名

石高廣俱九寸三

行行六字正書

醴泉縣令韋滌

大龔七年十月廿八日題記

元澄等題名

石高九寸橫廣一尺六寸共八

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行書

尚書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澄與大理評事盧

恒華除縣丞表言則以唐大龔八年十二月三日題紀

題內有大理評事盧恒宰相世系表恒殿中侍御史

韋旣杜錫題名

石橫廣一尺六寸高九寸

共九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朝散大夫前鄭州陽武縣令韋旣

大龔九年四月廿二日謁祠題記

平陸主簿杜錫

芮城主簿杜梅

建 口三月廿三日

李謀等題名

在韋滌題名之右三行

行八字十字不等正書

前鳳翔府司錄參軍李謀

前長安縣主簿李融

大龔九年十月十三日題

右題名正書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五月甲辰以

鄭州刺史李融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蓋即此

題稱前長安縣主簿者也攷紀文前書五月庚申則

甲辰當為六月紀於此脫文矣融又見李適之傳子

季卿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澗州

節度使卒渭當作滑傳刻誤也宗室世系表列適之

相元宗下惟書雪而季卿及融俱失載融又見裴光

庭傳加宏文館大學士引壽安丞季融令直宏文館

是融初從任亦以文學見引非獨善吏事矣予故綜

其前後論之以見名不虛附也 授堂金 石跋

上官沼題名

在昭應碑下截蘇敦之

左三行字數不等行書

侍御史上官沼大龔十三年七月廿九日赴東臺謁嶽

過

宰相世系有上官詔當即其人表宜從碑作沼為是

關中金 石記

右題名正書案東臺之名因話錄云武后朝御史臺

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嘗

有東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為西臺東都為東臺

攷舊唐書獨孤郁傳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

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勒

命雖行明拒而不納晃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

臺盧杞傳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昌黎集故

虞部張君墓誌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

年分司東臺轉殿中呂和叔集故太子少保贈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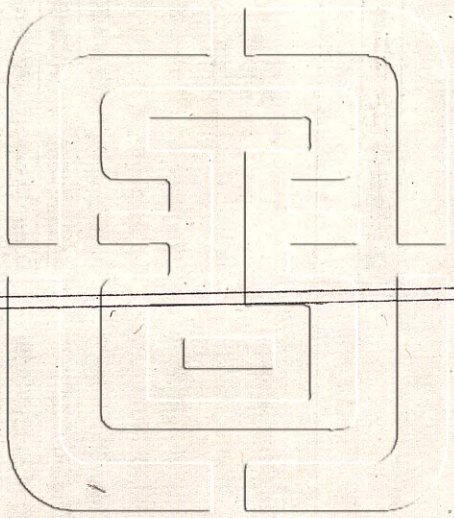
左僕射韋府君神道碑銘遷監察御史內供奉東都

畱守即拜東臺侍御史司空表聖集盧知猷神道碑

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以此題名証之則當時見

于史傳文集皆稱東臺決非從俗為之因話錄檢審

不精妄為此議也 授堂金 石跋



金石萃編卷八十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

崔漢衡題名

在昭應碑後李休光題額字下三行字數不等隸書

蓮華魏嵬竹箭喧厖浩、今古憧、往來

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博陵郡開國公崔漢衡

興元元年十二月廿三日舉陰縣令盧倣書

題云守兵部尚書博陵郡開國公唐書載漢衡官爵

甚詳不言封博陵郡公亦是缺略雲機漢隸字源云

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唐興元中華陰縣令盧倣求

得而為之記八分書于碑末即此人 關中金石記

崔頰等題名

在昭應碑前咸萬字下三行行六字九字不等左行行書

檢校水部員外郎崔頰

華陰縣令章綬

貞元元年二月六日記

又一行在崔頰之下行書

華州司功參軍鄭齊躬

唐書章綬傳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建中中為長安

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案唐有兩章綬

為章貫之兄非此人 關中金石記

裴潁等題名

在告華岳文碑正中七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前萬年縣尉裴堪

前華陰縣丞盧洙

懷州河內縣丞盧洙

鄭驕

進士裴諫 裴諫

貞元九年七月廿五日參軍事裴潁題

請雨文

潁河東聞喜人善隸書唐書有傳宣和書譜云潁隸

書為時推重晚歲行草尤勝攷潁以陰起家此稱奈

軍事而不著地當即是華州諸參但未辯何司耳題

內又有盧洙盧佩洙名見宰相世系表佩名見河東

記 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正書在盧朝徹謁嶽文之後舊唐書列傳裴

潁河東人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

右拾遺轉左補闕 新唐書同 據題名貞元九年方為參軍

事此即以門蔭入仕時也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泰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文苑英華關中金石記攷濬以蔭起家此稱泰軍事而不著地當即是華州諸司但未辨何司予攷職官志上州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外又有參軍事四人華州為上輔於設官當四人然則濬稱泰軍事即四人中之一非六曹諸司也題名字體端勁必濬之自書得此益見善隸書非虛美矣授堂金石跋

鄭全濟等題名
在告華岳文碑表濬之下五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將口口守尉鄭全濟字巨舟

口口縣尉李端士

貞元十三年三月廿四日題記

內有華陰縣尉鄭暉世系表有之關中金石記

尉旻題名
石高一尺二寸廣五寸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口口軍試太常卿尉旻

元和元年正月世日題

郭豐等題名
在華岳須碑左側表土淹下十行六字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華州司士參軍郭豐

華陰縣丞李渾

華陰縣主簿姚鵬舉

華陰縣尉韓晤

華陰縣尉苗華

華陰縣尉崔杖

門下典儀李誠明

元和元年七月十日同會於此 杖題

題內有門下典儀李誠明門下典儀者門下省屬官也關中金石記

薛存等題名
石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八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司勳員外郎薛存

華陰縣令柳澗

華陰縣主簿裴祿

華陰縣尉杜文舉

前鄭縣丞韋殷

前華陰縣尉王沂

野客李口

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按薛存下缺字當作誠舊唐書薛存誠傳表伯作相用為起居郎轉司勳員外與題名合柳澗附見韓愈傳云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又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云華州刺史秦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澗任華陰坐貶始末如是然則澗之挾怨煽眾固黠吏所為而刺史相黨必致之罪亦世情哉授堂金石跋

協律郎李口等題名
石橫廣一尺一寸高七寸八行八字左行正書

太常寺協律郎李口

華陰縣令崔蔭

華陰縣尉鄭公幹

華陰縣尉裴混

華陰縣尉陶洪

進士蘇莊

元和十年五月十二日 諷獄

謁獄廟題名殘石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五寸後有李朝式題名十一行六字左行正書

前容府口口 官試右衛口曹 赤軍口口口 鄉貢

進士口口 慶口口華州 觀省弟谷 京

元和十四年正月一日題

李朝式元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題

宗室世系表有容府經略推官李慶之容府經略使左庶子李景仁容府者即容州都督府也屬嶺南道關中金石記

張常慶題名
在盧倫題名石之右二行行五字九字不等正書

判官張常慶

元和十五年七月七日

王璠題名
在盧倫題名石之右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元和拾伍年口壹月貳拾陸日口

使鎮州 宣慰口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文云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
舊唐書璠本傳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再遷起居
舍人副鄭覃宣慰于鎮州新唐書璠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此題
稱元和十五年與傅合而璠出使重鎮宜賜章服以
寵其行傳失紀此事蓋從略也授堂金

裴穎題名

石橫廣一尺五寸高八寸七分
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長慶元○○○十三日朝散大夫行華陰縣令上柱國
裴穎奉勾當再終中門屋至廿五日功畢

廟令張從本題此行古

又在盧綸題名石之左七行字數不
等左行以無號年附錄於此正書

○○○○○○○○

○散大夫行華陰縣○○柱國裴穎

華陰縣丞薛仲歸

華陰縣主簿黎煉

華陰縣尉高諒

○○○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宰相世系表東眷房裴穎衛
尉別駙馬都尉諸公主列傳齊國公主下嫁張垧又
嫁裴穎年代差遠當別為一人南來吳房亦有穎官

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或即是題名者與授堂金

方參等嶽祠題名

石高廣俱一尺二寸題名二段
前五行行十六字左行正書

缺執籩豆為國討叛思契丹懇敬祭敬拜半饋畢陳
所期感通昭鑒不昧列旌旗於綠野羅冠劍於明庭

共展禮容因以題記

大和二年八月廿八日

男守在驍衛倉曹參軍上柱國賜緋魚袋方參侍從

朝覲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按此題執下字殘其半以名氏
度之似蕃將臣於唐者然無所徵實以攷其迹惟叛

思契丹在新唐書列傳言太和開成間朝獻凡四然
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舊唐書傳亦云
元和長慶寶歷

太和開成時則當大和二年必有叛附故遣將聲討
遣使來朝貢

加以醜名曰叛思亦猶武后更號孫萬榮為萬斬李
盡忠日盡滅黠戛為斬噶也是討叛思契丹一事可
以補新舊書之闕蓋非細也授堂金

按為國討叛句思契丹懇句契有勤合之義丹懇
猶言丹誠下云敬祭敬拜謂竭其勤懇丹誠以祭
拜也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二年五月王廷湊出兵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以後向逾一紀推之此題在
大和四年前題當元和十二三年間矣官成以周禮
鄭氏註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公式率爾留記蹇蹇不
忘于此信非俗吏也授堂金

李虞仲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八寸
共十行行九字左行正書
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 御史中
丞充潼關○○國軍等使上柱國○○開國男食邑
三○○○○金魚袋李虞仲 大和四年七月十日

○詔以立秋終祀

柳乘同來○○ 南都團練判官○○事

虞仲李端之子唐書本傳虞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詞
累遷太常博士寶歷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出為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末有云判官事柳
乘同來乘名又見懷素聖母帖後蓋以大理評事出
判華州事也關中金

右題名自左向右舊唐書列傳李虞仲大和四年出
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題名乃為中丞而非大
夫至於勅上柱國爵開國男皆未之及立秋修祀華
嶽以刺史攝祭亦禮儀志文所不具南都按之新唐

侵鄰藩欲撓王師以援李同捷昭義劉從諫請出
軍討之七月甲辰詔宰臣集三署四品已上常參
官議討王廷湊可否九月甲午詔削奪王廷湊在
身官爵隣邑接界隨便進討新書紀八月己巳王
廷湊反是月甲寅朔則己巳為十六日也今此題
記在大和二年八月廿八日其時所云為國討叛
者正指王廷湊事非契丹也此狄列傳歷叙契丹
朝獻次數云大和開成間凡四並不言有叛附征
討之事蓋授堂句讀偶誤耳

李璠題名

在焦鑣題名之右
一行十五字正書

隴西李璠大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題

章公式題名

石高一尺廣七寸共七
行行十四字左行正書

○唱京兆府功曹前秘書郎章公式 外甥鄭縣尉攝

華陰縣主簿裴虔

右公式頃年佐理斯邑自後向逾一紀太變甫今者
慮以官成身有所繫奔馬到此追尋舊遊覽前題處豈

勝○○

大和四年以上元日題

書地理志上元元年號南都為府二年罷都是年又號南都尋罷都則江陵久不名都矣題名猶稱此者襲舊名也呂諲傳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敕改荆州為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衝唐書傳南都置團練判官蓋由於此也投堂金

寶存辭等題名

石高九寸廣七寸五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縣主薄寶存辭鄉貢進士馮耽開成二年四月存辭請假赴洛耽 侍從祈 缺

庚題名

石後缺現存高廣俱五寸五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開成二年九月五日庚將赴京告辭 金天王邊邊於此便同道 缺

李景讓題名

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十二行行字數不等正書

監察御史裏行盧 李 李

前右龍武軍錄事參 李映

士劉濯

李景裕

口口盧黨
口口鄭繁
口士鄭毅
開成四季六月十九日
景讓字後己李愷之孫也唐書本傳稱景讓入為尚書左丞至大中始進御史大夫劾免為侍御史據此則開成時已為此官也當是為節度使時兼攝之官故史不記之耳關中金

石題名新唐書列傳景讓寶歷初遷右拾遺以題名所題兼御史中丞此當由寶歷至開成十餘年官序如此而史失載也景讓性好獎士類拔爪今附名如進士李濯凡五人從之遊覽亦其宏雅所致足為世勸也投堂金

陳商題名

石高一尺廣六寸六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正書

口門郎中史館修撰陳商會昌元年七月廿五日商祗召赴 闕與盧溪處士鄧君蟠同題時 口口口口

商題後六年自禮部侍郎出鎮口陝又與鄧支使同來十月口口

此題云司門郎中史館修撰題後又有後六年商自

禮部侍郎出鎮分陝云云攷商以禮部侍郎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即其出鎮之事也見唐摭言唐書云商字述聖官至秘書監封許昌縣男

關中金

石記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舊唐書宣宗紀會昌六年迎神主下百寮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之禮惟禮部

侍即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於廟之北墉下

今此題稱禮部侍郎出鎮陝者即其人昌黎集卷陳商書時猶未第後元和九年進士第此於題名時致

通顯矣鄧支使不書名當為鄧君蟠也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

有支使投堂金

常侍 石跋

石高廣俱八寸七行行七字十字不等正書

口口鬼神陪質明三獻雖終禮祈 壽十年別上杯 豈是瓊材 祀事宏農 太守主 來常侍會領此 郡故有口句 會昌二年六月廿二日立秋 崔郇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八寸五行行十字十五字不等正書
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崔郇 華州華陰縣令崔宏會昌二年六月十六日郇自汝海將赴 闕庭時與宏同謁 廟而過

宰相世系表郇官至大理卿崔郇之弟郾之兄也關中

右題名自左起按郇見宰相世系表亦見權載之集崔匪神道碑曰郇今為廷尉實當會昌元年是此題

云守京兆尹蓋由廷尉擢是職也汝海即汝州游宦紀聞稱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蓋唐時已有

此名矣投堂金

崔慎由等題名

在尉史題名之右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殿中侍御史集賢殿直學士崔慎由

右補闕李當

鄉貢進士崔安潛

會昌五年二月八日同赴 慎由為宣宗相當尺東於所知必稱安潛故時人有王凝裴瓚舍弟安潛之語後亦位至待中古人之升沈後進若此關中金

學究靜復從行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慎由見新舊書傳當會昌五年並失錄其為殿中侍御史集賢殿直學士安潛舊書本傳稱大中三年登進士第此在會昌五年固宜以鄉貢自題也授堂金石跋

李口方題名

石高八寸廣四寸五分三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右議大夫李口方

大中元年三月 口口雨

按雍州金石記作李祁方今字已泐

楊漢公題名殘石

石殘缺僅高六寸廣五寸二行左行正書

缺中楊漢公

缺五月

漢公隨越公後裔字用又官至天平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題稱其官為給事中當在為同州刺史之前唐書本傳不及之者略也關中金石記

李貽孫祈雪題記

石橫廣一尺六寸高一尺五分七分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左諫議大夫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

大中三年十二月八日奉 制祈雪小男進士同吉

右題名大書自左起貽孫史不為立傳子攷歐陽行周文集序為貽孫所撰序云大和中為福建團練副使大中六年又為觀察使其前結銜特詳所記實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以此題證之當大中三年嘗官于朝至六年任於外矣全唐詩話元賓終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其文元賓李觀也與行周同年進士早沒而貽孫于其遺集為之表章如此廣川書跋鄧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蓋大中之前又為刺史於忠州矣貞元中至大中越五十六年貽孫元字尚有誤貽孫好文喜奇於斯可想其為人而為附識于此 貽孫好文喜奇於斯可想其為人而題名當亦貽孫所自書故可寶也授堂金石跋

按後又有大中五年七月廿七日李貽孫題云達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則是貽孫之任外不待六年矣

鄭復等題名

石高廣俱八寸五行行六字左行隸書

河東縣尉鄭復

石橫廣八寸高六寸五行五字至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侍御史內供奉李植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自浙右赴闕

李噴祈雪題名

石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五分四行字數不等正書

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李噴咸通元年十二月廿九日奉 恩命祈雪

許環等題名

在方泰題名之左四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鄭縣丞攝許環

宇文瑾

華陰縣尉薛啟圖

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題

司空圖嶽廟殘詩

在益恭益昌等題名之後二行行七字正書

岳前大旆討淮西

從此中原息戰聲

唐摭言云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岳廟之關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嶽前大旆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

李植題名

騎常侍于德晦宅授堂金石跋

題名正書自左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德晦官同州刺史其見於史者惟此而已長安志務本坊有左散

大中六年二月廿四日同謁 金天

州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

監察御史于德晦

于德晦等題名

在李虞仲題名之左三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李貽孫大中五年七月廿七日口鎮將男意承文爵口復合昭謁嶽而退

鄉貢進士盧璣

隴州參軍鄭亨

臨晉縣令艷慎

大中四季九月五日紀

損時為臨晉縣令璣鄉貢進士宰相世系表損字慶遠禮部尚書璣魏州刺史關中金石記

李貽孫題名

石高八寸五分廣七寸六行七字至九字不等左行正書

李植題名

李植題名

唐四十一

五

公題今此詩只存首二句作嶽前大旆討淮西則有
二字異矣圖書世所罕見則此十四字可寶也關中金石

右詩存者惟有岳前大旆討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蓋

二句按此為司空圖視晉公赴敵淮西題名紀之一

絕也晉公題名亡佚不可見今詩石又斷下一句矣

說見王定保唐摭言又全唐詩話亦載此詩云大順

中戶部侍郎司空圖紀者然則題詩年代猶可攷也

授堂金

石跋

嚴口題名

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九寸
行數不辨每行五字正書

監察御史裏行嚴口乙卯歲八月庚寅奉使東周展敬

按乙卯為昭宗乾寧二年八月乙酉朔庚寅是初

六日也

崔恭伯等題名

石殘缺存高一尺廣七寸五
分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河南府叅軍崔恭伯

華州叅軍韋口

安邑縣尉缺

李境等題名

頌碑述聖頌碑精享昭應碑告華嶽文碑之左右
凡姓名三百餘人其有事蹟可攷者分記於各段
之後茲不更贅計始自開元二十三年迄于唐末
各段俱總附于鄭虔題名之後不復析出分年件
繫碑覽者連類及之便於詳檢猶聖教序岱嶽觀
碑陞羅尼經幢之例也

石高八寸五分廣四
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下邳縣丞李境

進士李貴

進士李口

趙宗儒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右側顏魯公題名
下四行行七字九字不等正書

宏文館校書郎趙宗儒

義陽府左果毅丁希口

前鄭縣主簿李益

三人同詠

唐有兩李益一宰相揆族官禮部尚書一官太子庶

子此未知孰是

穆律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右側下載趙宗儒題名
之右四行行三字四字不等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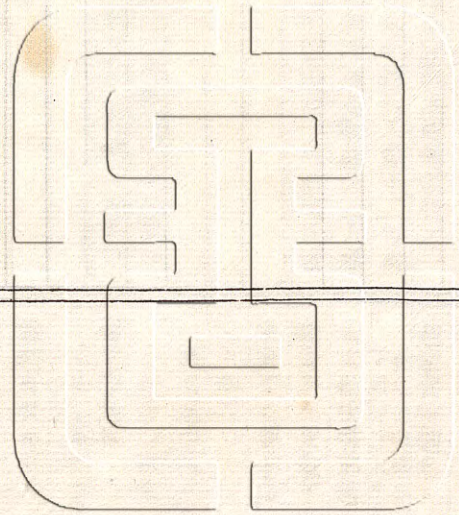
前潞府叅軍穆律

懷州口嘉縣尉穆戒

表賁等題名

在昭應碑右李休光
題額之側一行隸書

胡議郎行華陰縣令表賁 丞柳升 主簿霍晃
按華嶽題名共得搨本七十二段皆分刻于華嶽



金石萃編卷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一

北嶽神廟碑

袁本高廣尺寸行字皆不計隸書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山嶽廟堂之碑并序

陳州長史鄭子春墓

博陵崔鏗墓

安喜縣尉李述篆

夫清明著象廣大成形聖人則之作紀資始列於五嶽
視曰三公率由典常靡不崇燎維厥恒岫口為首稱故
知碣石太行萬里延袤關聳河許盤薄海隅畢卵降其
精涑易疎其浸設險以分中外通氣以出雲雷非陰陽
不測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也爾其峯嶸星聯草樹烟鬱
靈僊表其窟宅珍怪產其高深咸通廟見必契誠德藏
証者知將亡之兆制勝者効率然之奇龍蛇羽毛安可
詳悉幽贊設教神道有攝登臨極目如抵諸掌其陰則
常嶽廣武林胡樓頰其陽則燕趙殷衛面河沂淮自冀
州既載惟彼陶唐隄封庶品波委霧合財力豪贍貨殖
繁滋遺風祠宇巋然無易敬神綏福不孤德隣款類誕

靈安可勝紀定人禦侮陳迹昭然易知簡能可大可久
且收藏曰養生長曰仁仁義所攝祈禱如市有年登稔

穰穰滿家和平是恃不生災言 我唐列聖重光再

造區宇邦本胥悅俊人用彰天工所代無非淑哲惟良
共此核賢責成彼美備吏其循踵武自昇中檢玉再展
岱宗方岳省巡躬行未給今之故事牧守是遵敬遠之
規載在王府使持節刺史段公字崇簡學古入官政貴
清靜人荷其惠吏懼其威博考前聞肅祗明祀每躬行
奠享愷悌不忘豐之所勞必在君子夫為設靈宇辟容
凝漣未施敬而自敬不有威而自威而簷無階闈尚多
湫隘未增開敞折衷有虧長松靡柏逕陞猶福公乃審
面勢規曲直延觀宇劃垣墉高閣闔通口術周覽彌望
列樹豐碑容衛森蘿藻繪彪駁納日月於扇牖駐雲物
於軒楹光色焜煌爛如貝錦不費財力而忽瞻不徵力
役而自成求諸志誠不亦真助先是冀方遐邇溥獲元
吉初求後報其徒寔繁如口如流委輸所積物無遺乏
人不勤勞易於從事百姓無擾商農工賈孚信不遺休
徵允集是依是賴自東胡逆命多歷歲季推亡固存
天心獨昭適口大使輔政大將軍左羽林衛大將軍幽
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經略軍支度營田節度副大使兼

知河北道採訪使南陽郡開國公張守珪分闡董戎假節專制抗稜連葉兇渠喪元屈人不戰種落夷謫初有高陽人田登封於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讎元惡懸諸橐街果如其期止暴寧亂兵不血刃野不曝骸乃聖乃神幽贊斯在雖霍山之祐無恤新城之見申生以此寄言曾何等殺由是龍眉耆老幡幡然被黃髮者相率而言曰某等上從祖惠下及孫謀百有餘年沐浴 皇億鼓腹擊壤歌太平今屬牧守仁明正身率下我有杞棘岑公不伐而自除咎無襍務廉叔聿來而稱足別駕符子珪長史高元奉司馬李夔等咸輔邇忠益克表緹緇詞謀公道實此方嶽况乎廣運不測幽明協謀無遺策人不勞止刊石紀事不亦宜乎子春才愧色絲學非博物課虛杼軸敢讓當仁詞曰

巍巍巨鎮幽都是託上接蒼昊傍分寥廓併吞冀野枕倚沙漠華夷險界隔闕斯作其凡所敬遵必惟鬼神代昭祀典大庇烝人奇慝無作政教日新不孤其德必有其隣其水火金木配神作主允茲岳靈實司朝土東生南長西成北聚膺庫閉藏爰及垣庑其五載肆觀今古有殊豐約異軌禮物分區明德無替潔案不渝

卯之卯豈古人卯卯通用歟金史有斜卯氏本並作卯而潞州五龍祠明昌癸丑祈晴碑有上黨尉斜卯温玉竟作夕旁从卯與此碑舉卯之卯同碑陰紀段使君德政崔銀撰并八分書金石文右碑陰紀段公德政崔銀八分書段公者前碑字而不名此云諱情字從簡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無年月可考者以此碑為首子按碑陰後云我唐一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建高宗上元二年乙亥無閏月志云開元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朔壬午食斗南十一度合朔與此碑同是年明皇欲相張守珪而張九齡曰宰相非賞功之官前碑極言守珪平定之功立碑應在此時決非上元可知所謂二年前者為唐歷第二次之乙亥也文人好作隱語故上無紀元或前碑已有開元年月而殘泐也顧氏考據最詳何未及此金石錄補

碑首列陳州長史鄭子春纂博陵崔銀書安喜縣尉李逃篆後列張守珪唐書守珪本傳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二十三年入見天子加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以碑証之當作左羽林又開國南陽已列公爵史皆失書傳稱幽州

神理昭晰感應冥符四昇中告禪名山有五禮亦從宜何必循古率先岱宗望秩周普精壹無差九膺福祐五其隨時珍薦必俟王言或降卿士或命司存執禮必備恭惟駿奔式禋明德荷龔乾坤六我皇立極阜谷寧亂賢才是日凶族咸竄最爾林胡假息離叛職魁撫脅人靈協贊七疇咨牧守口獲我公既敷惠渥亦扇仁風有菁斯廟陋彼前功隘狹增廣靡廓傍通八庭廡遂敞容衛彌備績事後素昭彰欽施工無遺巧人不勞力垣墉徑隧內外直九其門閉高聳豐碑列樹相質匪工受辛寧喻小子何讓敢忘景慕紀功書實恢我王度其

檢校官錄事史歸宗 專知官恒陽主簿郝英質

碑鄭子春撰崔銀書銀無書名此碑分隸道逸真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時張守珪鎮幽州當在開元之末耳諸家無錄者何也石壁 鐫華神字作聖下從旦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康成曰旦當為神篆字之誤也莊子有且宅而情死亦讀為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為且耳畢卯乃是昇字旨日作單卯已異又加一點用為胎

碑作幽府幽州為大都督府二名亦可通也經畧軍在幽州城內支度營田攷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為準劉全諒傳授容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李希烈傳加御史大夫充淮西支度營田觀察使李自良傳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嚴綬傳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今守珪所領亦猶是也世多混以支度同于度支故附著之碑又載高陽人田登對於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讎元惡懸諸橐街云云傳稱守珪次紫家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于東都即指其事而神君降形之言史不具錄以其涉爰也 下載載屬吏名其詞亦用駢體屬頌不具錄名之可見者別駕符子珪轉金州刺史長史高元奉司馬李夔錄事參軍崔職范光烈司功參軍李真司倉參軍呼延傑尹光暉司戶參軍崔曦陽楚容軍元福司兵參軍張景運司法參軍梁恁張嗣臣攝官義豐縣尉宋季敷司士參軍李鎮韋望參軍盧邕罷涉王銳李孚博士宋殷禮錄事史歸宗梁明禮市令張知什恒陽縣令裴廷祐丞

李免主簿郝英質尉王嶠尉夏侯庭玉獄令牛懷貴
 按此皆定州刺史所屬吏也定州為上州証之舊唐
 書職官志別駕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各一人相符
 而碑不載錄事三人唐書百官志功司倉司戶司
 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唐書百官志戶參軍
 事二人又司而碑於倉曹有二人戶曹有三人兵
 曹有二人經學博士醫學博士各一人百官志醫學
 而碑惟載博士一人亦不言其何屬蓋官制更張改
 併因時權事而不齊一雖兩史所收亦不備矣碑不
 列司田參軍定非屯田之州不置營田使故司田無
 所置也諸曹參軍不作參軍事省文也李寬見所題
 恒嶽農望有懷詩稱為定州司馬與此碑合而詩云
 景福如光願私門當復俟然則寬先世固有封爵既
 失而所祐於神其可推見又如此 碑陰第一層紀
 段使君德政是為博陵崔瓊詞並書及篆其石斷裂
 文微有不屬而字尚完具首序段公諱惜字崇簡五
 代祖榮字子茂後魏十遷都督一拜尚書一統將軍
 六為刺史儀同三司食邑八百戶追贈左僕射大尉
 公武威王謚曰景配享高祖四代祖詔字孝先魏驃
 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以功封平原郡王曰司徒大

將軍尚書合增邑二千戶領太子太師除大司馬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曾王父濟字德堪歷仕齊周隋並
 曰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相繼五州刺史齊封上郡
 王謚曰貞王父乾字實元唐刑部郎中遷給事中刑
 部侍郎尚書左右丞洛州刺史建都授洛州長史烈
 考嗣皇韓王府功曹潤州司士滄州東光縣令按榮
 韶濟史並有傳齊書稱榮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轉
 授瀛州等行相州後為濟州凡五為刺史北史則云
 由定瀛二州每歷相濟泰是碑所紀六為刺史較二
 史多書一州二史俱言謚曰昭景碑惟著謚曰景此
 又為少異韶歷官北史傳與碑合其封平原郡王而
 齊書本傳亦稱為平原郡王濟字德堪齊書稱韶第
 七子德堪而漏其名北史又稱亮字德堪名亦與碑
 異至為五州刺史與封王及謚二史皆未之錄碑所
 據當本其家牒書宜詳審於史也惜居官以碑証之
 大聖天后封中告成公以開清高才貌兼秀調魏州
 參軍轉蜀州司法岐州司兵華陰奉天二縣令轉少
 府口監原州刺史京兆少尹定州刺史上柱國兼北
 平軍使而頌詞所紀微為溢美矣碑殘剝失其年代
 按碑陽載張守珪加輔威大將軍左羽林大將軍在

開元二十三年今碑我唐下闕尚有二年歲次乙亥
 開十一月壬午朔二十三日癸卯建字則碑之立即
 開元二十三年也金石文字刻列入無年月蓋失攷
 也授堂金

又誤加點外也然碑祇右旁从口左旁並不从
 可又與胎卯字不同顧氏之說亦誤也文又云冀
 方遐邇委輸斯積商農工賈字信不遺云云舊唐
 書張嘉貞傳嘉貞官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
 立頌嘉貞自為其文乃書于石嶽祠為遠近祈養
 有錢數百萬嘉貞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此碑
 所言委輸斯積與嘉貞傳語合也嘉貞撰北岳恒
 山祠碑已見前卷文又云自口口逆命多歷歲年

按此碑失塌碑陰但據碑陽錄之前題神廟之神
 字文中亦用古文作豐其字从冂从夂且顧氏
 但引郊特牲且明之義鄭注謂且當為神象字之
 誤而未解其所从之義竊謂古文亦有六書可說
 者从冂即示之省从夂且者交于神明皆貴賈
 明行事儀禮宗人曰且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注
 且明且日質明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帥執事而卜
 日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曰宿
 先卜祭之夕疏曰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
 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又禮曲禮凡卜
 筮日甸之外日遠某日甸之內日近某日此从夂
 从且之義蓋皆主祭祀交神明為言會意也文云
 舉卵降其精卵即昂字省日作卵而右从口加照
 者冂本音節即小篆弓字隸作日徐鉉曰冂象半
 分之形唐人書隸不諳六書不知卯本作卵象開
 門之形省作卯與从口者義別碑遂誤从口而

也守珪傳云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加河北採訪
 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為邊患後契丹別帥
 李遇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盡誅其黨率餘眾以
 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傳屈刺可突于等首
 于東都梟于天津橋之南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
 都獻捷遂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碑下文所謂分闔董或假節專制抗
 稜運策兇渠喪元屈人不戰種落夷謐者正指其
 事後又載神君降形之語因以幽贊之功歸于北
 嶽而立此碑碑多書古文豐字之外如節度之度
 作庀皇化之化作億敬遠之遠作遠皆是惟森羅

開於震雷用無待於周月惠如春露吏人不能窺喜
之容結若冬冰貨殖不能動首陽之行蓄霜鐘於絳府
有感必通棲月鏡於靈臺頌形皆照邑老謝虔祐等竝
鄉庭積善揀吏安排行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相
與談談城府錯立康庄哀德匪舒宜風拔塵或叫帝
關而抒美或遷使駕而論功衆志誠如寒附火於是
圖徽翠翠託懿金聲其詞曰

清風汎濫兮其來溥茂幸馳能兮超卓魯維大相聞兮
人安堵一同仰之兮如父母聽謹謠兮詢疾苦踰屬城
兮光趙部趙武遺風兮多憤憤君子為之屏姦偽化滂
浮兮節以義邑口其兮市無二政勝殘兮仍博施如水
火兮時不價刊石鐫金兮遠傳懿直為口夏兮守名器
開元二十四年歲在困敦律中夾鍾口口建
前縣錄事謝積善

按此碑是麗履温官元氏令呂若謝虔祐等立石
以頌德政也撰文者前鹿泉合邵混之無攷書者
蔡有鄰不署其官兩唐書亦無傳書史會要云有
鄰濟陽人漢左中郎將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
府兵曹參軍工八分集古錄但稱其為死成書小
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廣川書跋亦但云有鄰書見

善子承宗開元初為太子賓客據此知南安為麗
氏之望而履温里貫則為太原人矣卿憚從太宗
有功碑故云云勳佐命功臣第一等而官為左武
候大將軍與傳不同碑泐其封國据傳為知碑不
書追封濮國傳不書贈幽州刺史蓋曰肅皆彼此
互有詳略傳但載卿憚子同善同善子承宗而不
書同福及其子口訓然因是知卿憚有二子也碑
云君起家補昭文生從勳閣也昭文館本宏文館
新唐書百官志神龍元年改昭文以避孝敬皇帝
名二年改修文景雲中復為昭文開元七年曰宏
文碑稱履温長安二年明經擢第其補昭文生在
長安以前神龍在長安之後豈宏文之改昭文不
始於神龍耶孝敬皇帝之立為皇太子在顯慶元
年其薨在上元二年或先已諱之未可知也六典
載宏文館學生三十人皆勳戚子孫及文武職事
五品以上子入館學書兼肄業授經授史准試貢
舉此履温所以從勳閣先補昭文生而後明經擢
第也碑書履温令元氏有七善政一樹稼不受風
雹所傷二早禱得雨三載酒勤農四削除虛丁五
租賦寬約六權豪效跡七抽奉建館宅而其實祇

于世者惟尉遲迴廟頌與盧舍那佛像記書法勁
險當與鴻都石經相繼而皆不述及此碑可知此
碑之不顯于世久矣碑云君姓麗氏南安人也其
先齊逢伯陵之裔南安郡縣舊名有二處一在漢
之隄為郡有南安縣見漢書地理志北周改嘉州
平羌郡置平羌縣隋改龍游縣唐因之一在漢之
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齊置南安縣梁因之西魏
改始州普安郡仍名南安縣隋仍普安郡改普安
縣唐改劍州仍名普安縣並屬劍南道也廣韻麗
姓出南安南陽二望碑云南安著其望也而不詳
其何屬通志氏族畧麗姓以鄉為氏周文王子畢
公高之後其支庶封于麗因以為氏此碑云齊逢
伯陵之裔左傳有逢伯陵因之注逢伯陵殷諸侯
左傳又云齊有逢尹父碑蓋合逢伯陵逢尹父而
總謂之齊逢伯陵也逢伯陵之逢左傳讀符容切
逢尹父之逢廣韻入四江與麗同音則似麗逢同
系矣碑下云曾祖卿憚祖同福考口訓祖父史俱
無傳卿憚兩唐書附劉文靜傳云并州太原人從
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郭國公
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

重農恤民兩事而已開元二十四年歲在丙子故
云困敦律中夾鍾則二月也碑書佐命作左命佐
左通用素曰難持當是難治避高宗諱作持猶治
書侍御史作持書也
鄭會碑
碑連額高一丈六寸八分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
五十四字隸書額題唐故慈州刺史光祿卿鄭公碑
書在榮澤
大唐故慈州刺史口光祿少卿榮
嶮鬱之地口口口口也觀光之文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鄭公之諱焉公諱曾字景參榮陽開封人也
昨主命氏則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則子口勤於京師奕葉口口口口名不隕烈祖
塢隋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唐通事口口
口口明淑考九思口口豐城縣令口茲純嘏口口昭口
懿口口世口公上承不藉口龍纍業初孩童隴西太夫
人棄及觀號嘆殆至口絕口口口口性孝口根口口登
口口口口為口名以紀其異少而遊藝長蕭屬文口口
口口高第寧州羅川欽州資陽縣尉施于吏道峻吹清
節口口口口窮憂泣口過禮口口口口口數感容若不

勝哀服闋授博州聊城州口口縣丞每在公家必
 被誠積遷口州黎陽滄州鹽山縣令在爾邑懷斯人
 口口化政口口改口州口事口口口口肅之道無
 言口口口壹之規不令而知信禁暴撫瘠貽惠樹風
 口口口口俗不忘矣河南尹李公口口口口之口口
 口口口於是口口使功口勅口口口口成不口祭
 更人建碑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顯書加朝散大夫懷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州間口理興務人口發明典制糾剔瑕醜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口口清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景命不以維祺而移疾還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春穉七十有三口歲也歸葬公于祭口北原夫人
 黃皇口君李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也公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藉風裁周旋措式凡口明執洎於寮吏口口口口口口
 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分道無不洽福著而應德口雨彰口有口口之法濬
 流之長高門積慶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長裕國子司業閻量貞密直方周慎名高雅望學入精
 微次子口口歷口部郎中中書舍人鴻臚太常口少卿
 口口口侍郎口口薛伯器標公輔璋璋之特秀鉉翼之
 良材粵十有七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駕謁於 園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泉壤
 制以清官五品已上父母追崇爵位府君贈光祿口卿
 夫人贈趙郡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松楸口茂口傳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卿口口 禁掖接待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懿二惟公承國於鄭門闕濟口軒裳表盛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寧謂我晉城隍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榮哀上延海署下感泉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開元廿四年歲在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刻字

慈州刺史光祿卿鄭會碑開元二十四年五月立梁
 升卿撰并隸書篆額碑缺書撰人名据寶刻類編知
 之金石略云未詳卽此也碑云會字景參榮陽開封
 人也烈祖擢隨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
 唐通事下考九思洪州豐城口按宰相世系表會慈
 州刺史正與此同父九思流水令會祖擢後周行臺
 左丞尙是官位之異耳祖弼誠解令則與碑大異作
 世系表時當有鄭氏族譜爲据何至錯誤如此不有
 此碑則會之大父非實矣据世系表則爲會祖而
 碑云烈祖似是遠稱疑中脫嗣元一代也云及觀號
 慶出道經云終日號而嗷不嗷然嗷字說文所無惟
 陸德明釋文本老子作嗷一邁反氣逆也又於介反
 下又云當作噉是亦知爲無此字唐傳突校定老子
 古本篇作歎注於油切氣逆也說文又無歎字玉篇
 嗷於求切引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嗷嗷氣逆也据此
 乃知嗷卽噉字之誤是碑書於開元時僅据陸氏通
 行之本未見傳本耳傳本今存道藏中與玉篇音適
 合知其說之有本矣梁昇卿見新唐書韋抗傳云淺
 學工書于八分九工歷廣州都督嘗書東封朝觀碑

爲時絕筆又御史臺精舍記亦其所書也又檢全唐
 詩有奉和聖製荅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詩一首中
 州金

按碑多泐字鄭會兩唐書無傳碑云公諱會字景
 參下文云初孩鐘隴西太夫人喪及觀號嗷殆至
 性孝爲口名以紀其實此命名之義爲紀其孝也
 然則命名在孩提居喪之後矣碑又云烈祖爲隋
 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唐通事下淑
 考九思豐城令宰相世系表會祖擢後周行臺左
 丞祖弼誠父九思流水令而不載嗣元官位亦與
 碑不同碑言擢在隋時爲聘陳使隋本紀自開皇
 二年二月陳遣使來聘之後至閏十二月遣會令
 則魏澹使于陳自是逐年皆有報聘之使凡報聘
 使副不過二人四年十一月遣薛道衡盧賈五
 年九月遣李若崔君瞻六年八月遣裴豪劉頭七
 年四月遣楊同崔儼八年三月遣程尙賢韋暉自
 是遂下詔伐陳至九年三月平陳矣歷次聘使中
 無鄭焉姓名世系表以爲任于後周檢周紀自武
 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殷不害等使于陳自使陳逐
 年遣使來聘而報使無聞至建德三年十月始遣

楊尚希盧植至宣帝嗣位之初卽命將帥家伐陳不復遣使亦不見有鄭搆姓名或者殷不害等其中鄭搆爲副未可知也然碑實在隋時不能臆揣爲周卽以隋論搆之聘陳祇在開皇年間自開皇至開元廿四年立碑之歲約一百四十餘年以三十年一世計之則搆爲會之高祖理所應有碑故不云會祖而云烈祖世系表失書嗣元一代其迹顯然中州金石記疑之是也至碑云號嘍殆至中州金石記謂本于老子終日號而嘍不嘍又據傳奕校定古本老子嘍作歎又證以玉篇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嘍以爲嘍卽嘍字之誤然元宗御注道德經石刻在開元廿六年其書經文實是終日號而不嘍和之至注云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嘍嘍和之至口之令和也雖據陸氏通行之本玩其文義嘍嘍主聲而不主氣故廣韻云嘍聲敗玉篇云嘍聲破與元宗御注老子合廣韻歎氣逆玉篇歎逆氣集韻歎歎嘍嘍也一曰氣逆而引老子終日號而不嘍爲證又于嘍云氣逆也或作噎是集韻始以嘍爲氣逆以老子爲終日號而不嘍不但與御書老子不同且與玉篇廣韻俱不同又廣

韻以嘍爲歌嘍歎集韻以嘍爲歌嘍嘍字異而音義同總不與嘍同音義又玉篇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嘍集韻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嘍傳奕以作歌者爲古本老子兩唐書志老子無古本之名惟汗簡有古老子列于書目檢其欠部無古老子歎字之文則傳本之作歎以爲古本老子者似亦未可徵信頗疑古文夏字作嘍與篆文憂之作嘍者形相似此碑書嘍字作嘍右旁夏字頗合古文之體當時古本流傳或誤認爲嘍又轉傳譌誤作嘍字以致玉篇集韻各引老子不同詳玩碑文號嘍殆至亦當解爲號哭失聲似不主號哭氣逆蓋赤子初孩號哭其常也失聲其變也若必氣逆則非初孩所能支矣碑云鐘隴西太夫人喪鐘卽鍾字廣韻云鍾當也碑謂當毋喪也世系表云曾慈州刺史與碑題合碑云缺泐不知官慈州在何年後有壘書加朝散大夫懷州刺史此懷州不知與慈州孰先孰後也曾卒後贈光祿少卿則表所不書

大智禪師碑銘

碑高一尺五寸三分廣四尺七寸三十二
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唐故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中書侍郎嚴挺之撰

右羽林軍錄事參軍集賢院待制兼按理史惟則書并篆額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靈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則有靈尤蒼爰九嚮而式叙無爲克成超萬爲而靈濟暨

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真慈

之澤闡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那謀踐貞軌於家範曾祖廡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衛觀善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栢矣乃遠迹尋詎探極真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略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拙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折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靈極深求典奧時高

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遺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公亦衞一食而已開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旣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腦除旣而攝念慮棲練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神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卽以摠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唯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真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靈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高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演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冥居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賁貴鴻名頌德皆剖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

懋宜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甘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昏沉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已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受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會未旬時騰湊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眾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眾生以八正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天行可與真靜齊致道可與護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二年

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 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絕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誠諸門徒曰吾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眾以為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別便右脇枕手壘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

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

皇帝降中使特加

慰賙等策謚号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琛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于茲矣禪師性篤仁厚天姿通簡取捨自在深淨無邊苦己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因然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其稱譽波難詭高棟云推既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子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楮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于塔所雲集雷動信宿不絕棺將臨壙有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響雷徘徊候掩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力方墳而心蓋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勒伊余識昧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為剋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橫墜觀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眾所知見實錄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孟乃古今難沫願才不稱物短便汲深猶昔人稽

首東向巖心虛緣者以為懇慕之極况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真慈者道為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體宜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朝軒宗極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子福未嘗有知彼戒瓶子物無不受石無磷子白不涅栢耐霜子竹停雪今將遺世子無有量永離蓋纏子辭生滅門人法侶子無歸仰刻響珮金子狀高節望廬山子摧慕瞻朗谷子悲絕
開元廿四年歲在丙子九月丁丑朔十八日甲午建

史子華刻字

碑陰

記刻碑陰之下方二十七行九字隸書

大智禪師碑陰記

河南少尹陽伯成撰

通宣郎行河南府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

史惟則書

夫道非言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泯空也 禪師珍天宜符曠劫傳印出等等騰非非適來時也適去順也 上自 宸扈下達基勳纒仰青蓮之元旋驚白林之會 中書侍郎嚴公探祕藏決詞江洋洋乎文宗昭昭乎靈

迹伯成殊昧先覺忝在後塵糺合羣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石以齊固所謂非六經局以明夫子也非四偈局以曉真如也凡捨淨財者 人具頭爵里于時歲在辛巳五月庚戌十八日丁卯皇唐開元廿九年也

施碑石主弟子朝散大行華原縣令劉同

此碑為唐史侍御惟則書實泉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者 兪州山人彙

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石墨 鐫華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此碑完好無一字剝落尤為可珍 庚子 鐫

碑書縉紳作楮紳蓋以縉亦作摺遂誤手為木耳碑陰陽伯成撰亦史惟則書前碑書於開元廿四年碑陰書於廿九年前碑老勁莊嚴此書骨力參以和緩之致乃趙子嘯反謂其瘦而少態何也 金石 存

碑陰記河南少尹陽伯成撰伯成嘗為戶部郎中見

唐書崔沔傳沔研堂金

碑盛述大智勤行戒律至後終以皈依比于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嶽者以為懇慕之極攷挺之傳云湧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表服送其喪已乃自葬于塔左其迷溺不返有由然矣挺之題銜中書侍郎者史亦未及授堂金

張昕墓志

石高廣俱一尺六寸五分二十一行二十字正書在西安府城南杜城

大唐故京兆府美原縣尉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昕字道光京兆長安人也漢廷尉之丕緒晉司空之徽烈印傳雙鶴不墜家聲冠映七貂挺生其美祖崇隨襄城郡守和易二州刺史剖符按俗露冤宣風明斷不謝於分謙清白有逾於酌水祖勸朝散大夫上柱國行闕州西水縣令衛雄五縣恩寵百練調經則綵翟馴乘字物乃白鳩巢室父元禪中大夫行寧州長史才高展驥德邁題輿專城假湖中朝藉甚君門承懿範胎教英奇鄒魯克重於歲寒庭訓必先於忠孝取父蔭出身解褐授涇州鶉觚縣尉秩滿選授汾州隰城縣尉丁父憂服終選授京兆府美原縣尉而職司畿甸聲流臺閣冀期朝須方朔欲問西風何處天要李通便遊東岱以

韓城縣主簿杜釋書

□□□□□□□□十月
□□□□□□□□師左馮翊太守魯□□□□
□□□□□□□□之事旬有二日奉迎□□□□□□龍臺
七百餘人獻□□□□□□□□旌旂火天組練雪
□□□□□□□□雄兒風清九夷聲□□□□□
□□□□□□□□而赫彌天之崇涖臨□□□□□□碑
一邑非夫奮霆電□□□□□□□□能自 明辟而
下逮王公卿士泊趣馬小□□□□□□□□我魯公
之肅讓不□實勾掾盧奕功塚場日休馮翊宰前御史
薛嶽尉裴季通苗元震朝臣尉劉遵素澄城尉邵潤之
河西尉權倕不設怠也仰眺□掌俯度靈祠聞悉戍
之音實荷穰穰之祐倕固陋舊學于師氏見命書事因
刻石而 □□□□

韓城縣丞李從一

右碑石分為三存一百七十七字文不可讀惟僅文釋書數處可辨攷金石錄有再傳即倕所撰文當開元二十五年又宰相世系表以為即德輿之祖故附置于此書法類蔡有鄰關中金石記
按碑題但有刻石記三字据復齋碑錄云有左輔

唐四十一

開元廿四年秋七月四日奄終于私弟春秋五十有七即以其年歲次景子十月三日窆葬於京城南杜城東二百步舊塋之禮也夫人京兆韋氏夫人恒農楊氏遷合嗣子等臨鶴筵而攀號恐冥冥無知鑿石為記其詞曰

於昭清河宗社燭苑廷尉重道司空博識家傳鵠印代襲貂鞞剖符求瘼縮墨調絃龐統外臺梅福謫旬德音尚在魂靈不見親親雪泣嗣子攀號式鐫貞瓊永播劬勞

開元廿四年歲次景子十月三日己酉

按誌內祖宗字當是祖字上失寫曾字其曾祖名宗耳雍州金石記

按張昕及其曾祖宗祖勸父元禪隋唐書俱無傳

曾祖既失寫曾字後文杜城東二百步舊塋之下

當有東西左右等字亦失寫也未行十月三日已

下泐一字十月是丁未朔三日乃己酉也

左輔頓餘西嶽廟中刻石記

石已斷裂現存三塊台之橫廣三尺八寸七分高三尺九行行十六字隸書

刻石記

權倕文

頓僚四字義不可曉按文者權倕乃宰相德輿之

祖倕之子臯見唐書卓行傳云臯字士繇秦川略

陽人從潤州丹徒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

友終羽林軍余軍倕之事跡可見者祇此碑有左

馮翊太守魯公字又有曹掾令尉等姓名似係從

太守致禱于嶽祠而記其事惜文多缺泐馮翊太

守魯公既于史難稽而陝西通志名宦傳寥寥無

幾人未有如碑所云者無從考矣

裴光庭碑

碑已斷不知其高幾許廣五尺六寸五分三十一行字數無考行書

大唐故光祿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學士贈太師□□忠獻公闕

御書

金紫光祿大夫侍中□□館學士上柱國□□縣開

國男臣□□奉 缺

夫道常習故益人拘於凡也得精忘慮是天縱於聖也

方聖上之拔大節也豈籍譽於朝廷哉徑取士於無跡

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虛名者見

西子而憎貌工橫議者聞曾連而杜□乃知古謂則哲雖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為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真

九

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為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裴代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大守瑯琊公大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追贈許原州都督天而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諡之曰忠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摠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或有姦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平諡之曰憲尊名典也公即大尉公次子降神元和令光不曜越在初服已有老成雖遠天是圖而近識莫悟學探帝戴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宏文館學生神龍中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為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太夫人薨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為貝州別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樓運下位出外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嘉太尉之元勳是

必象賢其將大受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侍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為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琛賁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恃豺狼豕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版執燭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佈我光啓舊服懷彼德靈能違天乎無庸勸人

可以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歐毗執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所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咨之公於是考遺訓補闕典蒐苗獮狩之禮詳施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攻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

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摠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泉與叶文軌之殷受天人之和木火象鼎其惟實錄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天化之行也務以靈默

遵夫易簡舊章存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秩序以平之設節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泰之茲同無所措其邪嗚呼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羣方改瞻仰之者遜乎如山窺之者聞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秦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睨晚先正紛綸近古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爾哉廿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云抑人有言曰樹善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滅傷之慶有後於曾樂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并之漸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無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册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廿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遵疾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旛旛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殯形祭贈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追贈太師諡曰忠獻使左庶子攝鴻臚卿李道口監候喪事以口月口日葬我忠獻公於聞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

祝而來論者多之以為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于事者必美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焉禮為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故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規以為淳叙九族本枝百世王者之盛德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搖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章志而勵聖人之潔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潛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幸人沒有遺愛嗣子胤京兆府司錄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不承厚命符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斌分晉土慶流八族德成三祖瑯琊賢懷文珉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文教內敷武功外鏖縹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慮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施化佐皇立極納于憲府

好是正直乃家司謀猷允塞 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無剛正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日月有旣合聞無窮

奉 勅檢校摸勒使朝議大夫口口議大夫上柱國

口庭誨 判官口口缺

奉 勅檢校樹碑使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解州諸

軍事解州刺史上缺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元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

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

資格非獎勵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

碑及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擬搯山往則而碑云往記

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元宗自

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

集古錄

唐中書令集賢院學士張九齡奉勅撰元宗御書侍

中裴耀卿題御書字兵部尚書向中書門下三監李

林甫題額諫議大夫褚廷誨募勒光庭字連城河東

聞喜人官至侍中正平郡公贈太師諡忠憲碑以開

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立在聞喜

集古錄

按此碑金石諸書僅見集古錄與錄目有之餘皆

不見著錄錢塘倪濤六藝之一錄載及此碑蓋倪

氏是廣採諸家錄目者此碑得入錄賴有歐公二

跋也碑文斷缺題稱忠獻公而泐其姓文內叙氏

族處皆泐賴有廿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遵疾薨于

京師字持完好以元宗紀證之知為裴光庭也惟

紀書三月乙巳裴光庭薨碑則云癸卯小異耳前

題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口口館學士上柱國口口

縣開國男臣口口奉闕此乃奉勅撰文者以光

庭傳考之知為張九齡也九齡傳遷中書舍人內

供奉封曲江男出為嶺南道按察使召為祕書少

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今碑作口口館學士則

似宏文館學士矣與傳異也碑是御書未有檢校

摸勒使檢校樹碑使二行凡御書碑宜皆有此勅

使二人想搨者失之獨此碑見耳樹碑使泐其姓

名無從考矣摸勒使存庭誨二字據集古錄目知

為諫議大夫褚廷誨也廷誨庭誨互異當從碑然

集古錄目不及樹碑使何也猶幸其前詳叙題御

書字之裴耀卿題額之李林甫今搨皆佚之又可

知凡御書碑皆別有題御書字之人他碑皆不詳

獨此碑有之歐公得此碑時皆及見之也又檢文

苑英華載此文雖多訛字然可取以補碑之闕者

甚多知今碑存者僅三之一耳文前叙先世云伯

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後銘詞則

云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成三祖伯翳

卽伯益通志氏族略云裴氏麻姓伯益之後秦非

子支孫封葦鄉因以為氏今聞喜葦城是也聞喜

隸解州六代孫陵當周僖王之時封為解邑吉乃

去邑從衣為裴一云晉平公封顯帝之孫鍼於周

川之裴中號裴君此碑叙先世叙與銘各從一說

也然唐書宰相世系表已云封鍼裴中之說疑不

可辨而銘乃取之可知當時裴氏譜牒非甚有確

證者矣世系表云陵裔孫葦蓋之九世孫燉煌太

守遵自雲中徙光武平隴蜀從居河東安邑安順

之際徙聞喜其後分為西眷中眷東眷三裴卽碑

所謂三祖也光庭系出中眷裴氏碑云魏晉之際

為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

王此語本世說云正始中人士比論以八裴方八

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綽方

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邈方王導裴頤方王戎裴逸

方王元是也此下叙其大父定高

英華脫大字

仁基父行儉文皆泐惟存見危致命謚之曰忠數

語指其祖事蹟與史傳合他碑傳皆稱曾王父此

謂之大王父初見也然是英華刻本語非石刻可

据者也此下叙光庭事與兩史傳互有詳畧碑既

大半磨泐僅從英華補闕不足深辨惟碑云謚曰

忠獻舊史傳同新史作忠憲為尤不同耳碑云搖

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蓋所以諷諫諸王子者

故舊傳載手制褒美又令皇太子已下與光庭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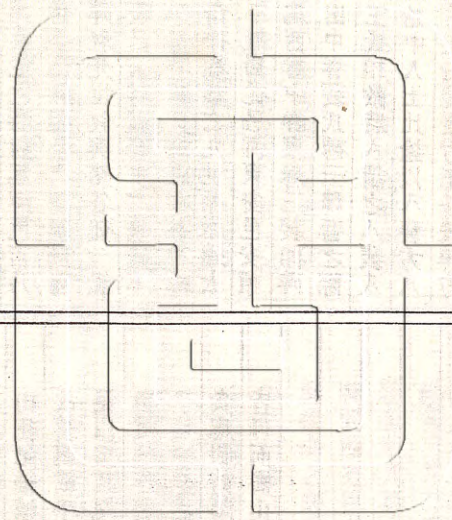
見以重其諷誡之意此書碑與新傳作搖山舊傳

與英華作瑤山按此語似本山海經云祝融生太

子長琴是處瑤山始作樂風搖亦作瑤韋承慶寒

食應制詩謫萬瑤山滿仙歌始樂風是瑤山瑤山

皆可而瑤山則誤也似碑文模糊辨之未確耳



金石萃編卷八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二

臨高寺碑

碑高三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闕鄉縣臨高寺

臨高寺重修善碑 并序

宣義郎前行懷州獲嘉縣主簿常允才撰

舍弟承奉郎前行商州參軍口口口

口弟文林郎吏部常選演之書

聞夫謂天蓋高敬授羲和之職謂地蓋廣俯龜章亥之步靈珪降瑞故別於九州玉衡正時迺分於七曜伊恍恍其尚尔况泡幻之爲言豈若世雜湛然不生不滅在有爲而是空入無開而非假豪光發照徧近遠而威燭法雨散霑普大小而同潤運其自在兼變成蘇現以威神移山口口口輕舟於彼岸濟以浮生儼高鶩於長衢誘其愚子示方便力說最上乘難以聲求難以色見智慧具足功德巍者歟臨高寺者西魏口書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處高臨下茲以建号香檀竹徑舞口口樓孰爲列戟之門俄成布金之地慨白石之澗斜帶逶迤枕黃軒之原傍連邈迤口口更興替代易候王川

獄多沸騰征成匪遠晏祿去公室政行私門天網於是
不恢法輪由其暫息樂崩禮壞寧復云乎遂令像教凋
殘梵宇淪落歇滅之望雖異歎於蕪城悵惶之遊未殊
悲於火宅若行若坐每是思惟於戲 我唐德淳

仁治歲無荒札邊盡封守鴻儒碩秀繼踵於口臺赤鳥
朱鷹接翼於祥府仍精想道意銳念眞寂昇乾用尊於
九五世界載廣於三千有若大比丘上座釋法震俗闡
氏也寺主智琬俗楊氏也德祖種美於魏公續伯見賢
於大傳行祛五濁心清六塵登於仁壽之路超以閭浮
之境都維那曇一俗賈氏也朝廷獲寵恃外戚而相國
洛陽馳聲勞文章而佐郡濟拔貪著汲引津梁搖玉柄
而開談鷹聽不去坐銀牀而入定鳥乳何驚衆比丘釋
惠惠靜等並庇影禪林凝情定水已除疑網共振頹綱
弥天接天之才詞光麗藻東山北山之部義了精微力
役將候於子來制作口符於造化口是或杖錫或乘杯
踰嶮樁木以攸往泳淙編梓而利涉途窮理迫便作是
念言順志柔而爲譬諭喜檀施之衆以大伽藍罄衣鉢
之餘以崇輪奐事惟靡墮誠無怠忘諦聽則被物如雲
降伏則偃人猶草查供霧護輻輳運碎然後詳共工之

金石志卷之三

度費番班匠之施巧經之營之不盈不縮珠貝之寶非獨漢皋松石之材寧專岱則再加制剛重肆彫確勢哉香以攢倚狀支離而分造宮觀於天路日月出入於其間浮梁柱於星躔烟霞棲洽於其表千楹競紉大鵬垂而欲飛百拱爭高翔口仰而何逮松搖塵尾直對香鑪巖聳鸞頭下臨禪窟長廓銜窻曲榭周流叢塔珠草而未名倒井瑞蓮而幾色璀璨粲粲金碧炯晃而燦亂輝煌煌煌丹青炳煥而昭彰映以甘泉之玉樹隱以崑崙之銀闕北據竹箭激波浪以成池南扼峭衛口峯巒以層閣塵飛切石似拂雲衣風觸鳴琴乍傳天樂故知功高由志業廣由勤功成而其頌可宣業就而其名可著將持聖勳在勒豐碑陵谷可遷相好常住敢憑此義不朽斯文銘曰

皇矣能仁空卽是真青蓮曜日丹菓開屠恒沙世界累劫微塵作札圍遶誰之與鄰一若日比丘仁精術脩究竟微妙洞達馨幽言驚黑鼠先乘白牛欲說方便思口其柔一聲高道口業尊惠口禪林永邁寂路忘返德洽雲搖信行風偃將植龍樹先經鹿苑三爰始結構廣茲口宇鐸迴風吟口雲聚叢倚口立叔牙邪豎壁露銀泥繩交金縷四遠瞻迢遞迴望崖鬼文以粟玉藻以攻

瑰彫堯鳳翥畫壁龍來自自然風角何必天台其雲蔚霞燦赫弈彰灼下極宵冥上肆寥廓瑤林瓊樹蔥蘢雲閣海變成田此其如昨大

大唐開元廿五年歲在丁丑四月己廿八日壬申殿內西鋪大像主上柱國劉知音

碑云臨高寺者西魏口書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處高臨下茲以建号其文甚工麗字亦姿致可觀惟寫草為蒼海為兼騰為騰戎為代閭為閭與為與煥為煥最為絀穆餘文亦多別體云輻輳連屬貌如淳日音雷

雄賦云輻輳不絕孟康曰輻輳連屬貌如淳日音雷盧實漢人俗字也古無喻字以譬諭為譬喻猶用古字中州金

按臨高寺在閩鄉縣城東南二十里河南通志不詳建寺之緣起但載明左守忠詩有云青松閱世

風霜古翠石題名歲月賒即謂此碑也碑云西魏口尚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劉謙之附見南史劉康祖傳乃劉宋元嘉時人傳云康祖彭城呂人康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

廣州刺史太中大夫此碑云西魏當是別一人閩

鄕俗名作鄕

縣地兩漢魏晉皆謂之湖縣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恒農郡而湖縣遂謂之湖

城縣讀史方輿紀要云西魏大統四年魏主自洛還關中留閩鄉蓋湖城縣之鄉名也謝中丞啟昆西魏書大統四年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自東伐所謂留閩鄉者卽此時也然則閩鄉之地六朝以來

總為魏有碑云西魏信為可徵南史所載劉謙之非卽捨宅之人明矣撰文者常允之次行承奉郎前行商州參軍下泐三字是其名此人當是篆額者而云舍弟乃允之弟也又次行弟字上泐一字當亦是舍字下云文林郎吏部常選演之書兄

稱其弟曰舍弟初見此碑碑書恒河世界避諱作廿界廿八日壬申則朝日乙巳碑蓋泐乙字也

進法師塔銘

石橫廣二尺八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大溫國寺故大德進法師塔銘并序

太子司議郎陳光撰

開口寺沙門智詳敬寫

法師法名進俗姓高氏渤海裔人也自錫土派姜而世

官懿德姓陳代詳之矣法師天縱淑靈性与真粹越在嬰弱已現殊表每口有侘傺之心口口口口口

以笑口口口就學便就習真典年始口歲口誦萬言口口十二部經春秋廿而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哉文明年中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絕世口經行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五蘊皆空口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味利益口身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來心大口群迷將登正覺歸依者咸廣鑽仰者日多始遷香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綱維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無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呼始口師違疾之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所及大口道俗省問三百餘人口口口口口口口

樂髮髻至口口感口口口測粵丙子歲開元廿四年八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長口人代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相蕩薄滅口寂口乃為樂如我師淨無著音容一去長冥奠

開元廿五年歲丁丑七月癸酉朔八日庚辰建

此太子司議陳光煥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石壘

按書碑者沙門智詳不云敬書而云敬寫以寫為書他碑未見寫有磨鈔之義本於古諺所謂書三寫魚成營帝成虎也

無畏不空禪師塔記

碑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四寸四分三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正書在咸陽縣

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大唐開元二拾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異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護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遮那經須臾眾會咸見空中有毘盧遮那四金字各尋文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驢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是

遠至長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元琬法琳明瞻諸公其肯坐視絕域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洽乃留帝命傳奔辨那佛制戒律避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况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

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

右碣在縣東卅里瑤店本塚前寺壁字弱不俾當年

文無可疑或原石殘毀後人易之者俟考咸陽金石遺文

右塔記在咸陽原不空禪師墓前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敘述無畏過龍河一號負經入龍

宮講法雷三宿又師子國象奔逸見無畏跪伏多與嚴郢所撰碑合又辨西域僧奏兇傳奕事曰此好事者為之詞若果爾則邪說不足以疵吾教也佛制戒

律不踐生艸况兇斷人命乎其文可觀錄之金石錄補

文稱不空于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法又稱一日調象俄而羣象奔逸不空遽于

衢路安坐象至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二事並見嚴郢所撰大廣智不空三藏碑中故說者謂此無畏不

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群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羣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開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灾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口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么腐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宏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元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洽通繼稱真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傳奔奔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奔奔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

空與大廣智不空即是一人按大廣智不空以大歷中卒于興善寺此卒于廣化寺為開元二十三年時地並異不得合而為一考開天傳信錄云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元宗元宗謂曰師來欲何方休息無畏曰臣在天竺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元宗可之因居焉據此是另為一人又按大廣智不空本無畏之名其起塔即在本院此則瘞于龍門之西山地屬咸陽為非一人更無疑中

金石

右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無畏者如來季父讓位

入道開元初至京師文苑英華載李華所撰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即其人也與嚴郢撰碑之三藏不

空和尚各是一人但據李碑無畏初無不空之號據嚴碑不空亦無無畏之名此記乃合而為一一可疑

也據李碑無畏終于東都聖善寺葬于龍門西山而銘詞有伊水西山冥冥元室之語則是洛陽之龍門不當塔于咸陽二可疑也且檢此記前一段稱三藏

無畏後一段稱三藏不空最後又稱金剛智無畏不空為三大士則亦未溷而為一既係兩僧何緣同在一塔三可疑也記末題開元廿五年秋八月刊其時

無畏已歿而不空乃卒于大歷中特代乖舛四可疑也此刻昔人未有著錄者書法亦俗其為後人妄託無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云大唐開元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七十有

九詔鴻臚丞李峴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

寺藏其全身舊唐書李峴傳稱峴樂善下士有史幹

以門蔭入仕按此記詔鴻臚丞蓋其門蔭之資也記

後有論引資治通鑑真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

云云蓋記右已毀為宋人重刻非獨載司馬公書并

仁宗諱已避之矣近人仍目為唐刻也貞觀作真

觀避仁宗諱使然石跋

按此碑之誤甚不可解文中所敘種種錯謬又引

資治通鑑一條顯係宋以後人之崇信咒術者刻

記于廣化寺僧塔前然末行又題開元二十五年

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不署記者姓名唐碑

未嘗有稱其日為吉且者則并此年月亦為後人

偽託無可疑者碑題無畏不空法師塔記似以無

畏不空為一人文稱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

士則無畏不空是二人王圻續文獻通考仙釋考

名釋卷內此三大士各有傳云三藏金剛智西域

天鑿孔明情心上感年廿二

如始願也受戒和上 寺大德尼 道之崇也揭

磨閣梨太原寺大德律師薄塵法之良也迺延師立證

登壇進律僧夏歲潔戒珠日明奉以周旋不敢夫墜初

大師纔至九歲遵先大夫之酷廿有七執先夫人之憂

皆泣血茹哀絕漿柴毀古之孝子烏足道哉每秋天露

下蓀林風早棘心變變若在喪紀不忘孝也亦能上規

伯仲旁訓弟姪嚙嚙聞門俾其勿壞則天倫之性過人

數級夫其丙炳圓融外示方便恂恂善誘從化如流亦

猶師子一吼魔宮大噴則感激有如此者行住坐卧應

必皆空慈悲喜捨用而常寂黃裳元吉清風穆如則龜

鏡有如此者後遇高僧義福者常晏坐清禪止觀傳明

殊禮印可又有尼慈和者世尊之識知微通神見色無

礙時人謂之觀音菩薩嘗於大眾中目大師曰十六沙

彌即法華中本師釋迦牟尼之往号也非大師心同如

來孰能至于此而更精承密行親佩光十數年間演

其後事他日大師厭世示疾以開元廿五年秋九月二

日從容而謂門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沒之後於少

陵原為空遷吾神也言卒右脇而卧怡然歸寂始知至

人不滯於物矣嗚呼天喪門人曷以仰曷以律時大師

詔度為濟度寺尼

聖教者甚多故番僧名不空者亦眾此不空蓋西

氏以咒為祕密真言也按不空骨索菩薩經見于開元釋教錄及譯經三藏

成之種別為一人以持咒為祕密教師亦有祈禱經

持木神神能自立口吻瞬動祈禱可奪造化朝野

奉之如神此三大士皆以咒術行于元宗朝即碑

所云始傳密教以元言德祥開佑至尊神功顯効

與造化之力均者是也所謂密教者即是咒術釋

氏以咒為祕密真言也按不空骨索菩薩經見于開元釋教錄及譯經三藏

成之種別為一人以持咒為祕密教師亦有祈禱經

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耶彼如意影耳因舉

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凡禱必張繡座手

殿令與方士羅思遠較術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

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饒力不

空端坐路衢象皆頓止俯伏少頃而退元宗于便

也居與善寺當至師子國臺象奔逸莫能禦之不

浮沈鉢而俄而大雨彌日又嘗令祈晴畏捏泥媪

五軀作梵語咒之若斥罵者即刻而霽不空胡僧

藏天竺人讓國出家元宗嘗夢見之至果如夢館

西寧寺後令祈雨持鉢水以小刀攪之即有微雨

雨閣三日像果開眸斯須而雨所至必結灌頂道

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後賜諡灌頂國師無畏三

人本王種出家及來東土元宗見之大悅館于大

慈恩寺當令祈雨智結壇圖一僧佛像約開眸即

人本王種出家及來東土元宗見之大悅館于大

咒見于今 碑又首敘無畏之卒及其道行次敘不

空道行原分無畏不空為二人後列總論乃敘三

大士名而繼以貞觀中傳奕事詳資治通鑑貞觀十三年之末

標題則總謂之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

塔記文與題不合如此釋氏偽碑本不足錄今以

其為諸家所著錄姑附存之碑書托馳負經沒水

托馳疑即索馳借用字

此邱尼惠源誌銘

石高二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四分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 并序

京兆府倉曹參軍楊休烈撰

姪定書

嘗聞見性為本知常日明幽探靈珠相付法印必將有

主人無聞言故如來立三世之事也大師諱惠源俗姓

蕭氏南蘭陵人也曾門梁孝明皇帝大父諱瑀 皇中

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錢給事中利州

刺史紛綸歲蕤奕世名家原大師之始誕也惠首清越

閒氣冲亮稟天眞於太和集神祐於純嘏及數歲後養

必申敬動皆合理發跡契道出言有章屏金翠玉而奎其

繁華絕輿糧而割其嗜欲超然戰勝但思出家

享年七十有六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遵理命也志無疆之德旌不刊之典不亦可乎銘曰
猗那明行 足不復還 至人去兮 逍遙天地之間
九月廿有三日

碑云師姓蕭氏大父諱瑀父鈇唐書稱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為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史之言為不虛矣書本傳稱有子鈇而不及鈇定瑀之曾孫終太子少師關中金石記

右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望誌京兆府倉曹參軍楊休烈撰姪定書惠源宋國公蕭瑀之孫女父鈇給事中利州刺史宰相世系表作鈇不云為利州刺史者脫誤也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稱曾祖為曾門未詳其義定官至太常卿鈇之孫也姪者對姑之稱後世昆弟之子於世父叔父亦稱姪者乃相沿之失顏魯公於伯父元孫稱姪男未免蹈俗若定之稱姪為今于古矣浮屠之法然骨而瘞之于塔此獨云神空者蓋墓而不塔也誌稱惠源將死謂其門人曰身沒之後于少陵原為空遷吾神也又稱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遵理命也理即治字學釋氏者猶不忍熱如之慘而不用其法而民俗乃有惑于火葬者其亦無

唐碑往往如此殆省文也新唐書蕭瑀傳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貞觀初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加特進卒後贈司空諡曰肅改諡貞稱碑不稱諡諱其惡也錢宰相世系表作鈇瑀第三子官給事中不云利州刺史者表之略也書碑者肅定惠源之姪傳稱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累官太子少師碑不自署其官想猶未任時也碑末小字書九月廿有三日鐫惠源以九月二日卒十一月十二日葬而鐫碑在九月蓋卒後兩旬未葬而碑已具矣

周尉遲迴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五寸八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隸書額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神廟碑
今在彰德府

前華州鄭縣尉口伯口敘
祕書省校書郎顏真卿銘
蔡有鄰書并陰

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迴字居口代人口口口

是非之心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誌載曾門梁孝明皇帝按段行琛碑曾門德濟蓋以曾祖為曾門唐人多有此稱矣誌題惠源和上証之通俗編引廣異記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自勸開云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纒今附緝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緝授尼則唐時尼亦稱和尚又見于此誌且在大歷前翟晴江未採入也授堂金石跋

按惠源為蕭瑀之孫女蕭鈇之女其姑法願亦出家濟度寺為尼有誌銘錄于前法願卒于龍朔三年惠源卒于開元廿五年春秋七十六推其生在龍朔二年是法願卒時惠源年甫二歲也法願誌但云梁武帝之六葉孫司空宋國公第三女此碑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大父諱瑀皇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鈇給事中利州刺史孝明皇帝者後梁宣帝營之子梁自元帝承聖三年江陵被陷次年晉安王方智即位于建康梁王營稱帝于江陵臣于西魏是為宣帝弟後子歸嗣位是為明帝蓋在陳文帝天嘉之世矣晉字理稱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周碑書皇朝不用朝字保定二年葬太子歸嗣位

口祖口因部立口口雄荒服父侯兜尚太祖口昌樂大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口無命早口一歲而口口口口神口口口口乾元昂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口昌樂胎教之德聞長樂庭訓之旨觀時俯仰與道周口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口口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口縣侯亳社未遷天入主續農省載祀茅土增封四口進爵口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珮符秉璽勒重絨元戎口警端揆允釐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口口委公以上國口口口口方之盜假公以垂天之翼虞殷中之翰公口口是承席筓出鏡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人七擒口口口庸蜀口口皆口口公兼益梁口口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置色養有違長公主春秋既高西南夷威懷允洽自家刑國重口温清之詔口口書口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口蜀郡公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豈錫長安置口口口成都口口口周之興也換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口口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公蜀國口邑萬戶捻口口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

唐四十一

重唯□□俄拜大右弼□□大□□將□俾安危授
 相州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無陶侃魏
 廷舊□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隋□□辭
 不受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
 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子魏安□東之口也公緣
 巾白□背城請戰□既潰則登樓自裁公志匪圖
 全誓將死難不憚□□以勸事君恒畢心而禦侮因見
 危以授命嗚呼□在□□位為元□生不敢齒歿有□
 丰史之闕文從古也公凡仕二代□九朝內設官師歷
 職三十四外建□伯□□□□邑□□忠不
 辱隋節能□上唯幼孫獲□而門子從幸唐武德中朝
 制改葬□終追舊□□□表墓□□天澤
 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 上選建泉哲輯寧庶□相州
 刺史張公嘉祐元□國河東□□□□□兩
 □廟瑚璉立朝則兼掌□□佐郡則預參師律至於是
 邦也教以肅□以清起忠貞之廟制□□□□
 □□□□稱多□公曰匹夫匹婦強□者猶能為厲
 况蜀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為純臣毀□□
 □□□□□□字於□□□千石既□□
 闕修殿薦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藏之俸則□宮

壯構轉□□□□□□□□□□□□□□□□其辭曰
 天臨有周誕□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闕
 如虎虎功□□□□□□□□□□□□□□□蜀
 制梁督隴□茲天命□□姦臣□□□女德暴□京
 師□我圖匡救三□□絕□巾□□□□□□□□
 □□醜節乃誠全死而不朽 皇唐御靈景命有融
 賜□改葬懋烈昭忠鄴有賢守是為張□□□□□
 □□□□□宮闕宮有□乃建豐碑豐碑有□祿襲
 遂止幽明□色載穀無虧享祀不忒其
 開元□□□正月廿□□
 碑陰
 要本行
 字不詳
 在周之宣帝錫我別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
 昨爾太師以守茲土况大□□□幼冲豈撫□人將
 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子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
 □外□□三古□□□□□□□大盜國幽彌子以
 矯制陷純臣□□□□於是不克有成殆懼墮□千
 □□□□□□□□師方結東之陣□武賁少却
 待蠡起未行天假旨注既合而北志懸魏關身行孤□
 □□□□□□□□而飛白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

□□□直書副之誠請軒綴斯翼庭植有幽儼惟肖
 以赫靈肅應虔而麗福屬夏正□□□□□□□□
 羞告期□焚蕭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霽後宵
 初天清月滿忽有雙鶴□□□□□□□□而去公
 □□侍御史環賦膏雨美其事鄴縣主簿郭坦以為鶴
 者□□聞天□□其□□□□既而秋作將宰案
 盛公祈以巫應時晴明飛蝗自魏蔽日而西□□誠
 □□□□□□□□故嘉茂歲則大孰百姓歌
 曰張公張公清且明蝗蟲避境□□□□□□□□
 □□□□□□□□公每涂不常叱咤忤政開閣引咎
 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吾已□□□□□□□□
 □□周命荅之其奮劍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
 夷夏慕之苟息系死□奉君傳□□□□□□□□
 □有撥亂反正崇德報功□式忠貞之封更優贈贈之
 禮以稱敘甫沒代垂仁□□□□□□若名臣試粵
 天下師通禮樂以布和撫幽明以靖厲歷典凡百獨惟
 張公曰嘉祐相國河□□□□也沙吐金獄生雲氣
 不然豈光贊紫文俾五星同□□丹禁而三柱克
 □□□□□□□□於□□由是殿中受略鄴下為
 憂俗隱咸柔□□必舉□我先正勤君死□□□□

而異自銷京兆理制之能□□博物□□□□□□
 □□□知志□性正而神不違忠以奉佛法一而人
 不犯神人從天地當此其□□魁□□□□□□□
 投虛□象著于述職奇士傳□詳士良忝沐家聲徒如
 祖德□□□□□□□□□□□□□□□□
 尉遲迴碑成伯瑛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賞其敘迴事
 與周史略同然迴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已為
 蜀國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
 出靈響以自見也唐卅說自迴之死而相州都督死
 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迴自西廡
 出謂其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收守驚悸逝非所害
 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
 出謝嘉祐以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今考周紀韋孝寬
 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
 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
 相公獨為純臣闕修殿薦其取戾宜哉觀此自是武
 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行也廣川
 按碑題銜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瑛敘祕書省校書郎
 顏真卿銘蔡有鄰書并陰考伯瑛敘魯公為銘是一
 文以二人兼為之唐賢多此體惟魯公署祕書省校

書即新舊唐書本傳皆未及是為失紀矣碑云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也河南舉其郡望蓋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碑所著是也碑書迥歷官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北史不著其官周書亦脫散騎侍郎碑云封西都縣侯北史不書縣字周書亦脫此封爵碑云進爵為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北史周書並云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碑云公兼益梁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周書作益潼十八州北史亦作益潼惟云十二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則督十八州非平蜀一年事碑與周書不如北史之審碑云周之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周書全略此文北史作六官初建拜小宗伯與碑言周之興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出鎮非小宗伯矣碑蓋依北史而參用他書傳故微有異余備錄之以俟考焉碑稱中領軍綱弟因兄龍綱見北史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故碑亦稱之 按河朔訪古記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畫錦

坊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迥之廟在焉迥為周將征代有功初滅北齊以迥為相州總管至隋文帝以計徵迥欲圖之迥迺率諸州舉兵數十萬反為楊素韋孝寬高頻等師所敗遂上樓自殺至唐開元中州多怪厲刺史至輒死吏民疑懼於是刺史張嘉祐以迥死國難忠臣也為立祠以祀之後刺史吳克復加以冕服初嘉祐之建祠也顏真卿為記其事蔡有鄰書之碑陰紀迥靈異之言言雨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伏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為異云唐張嘉祐宋璟皆刺相州有惠政今並配食廟庭据是納新所目驗尚以二公從祀及廟毀改建二公廢焉不享予新葺廟成敬署木主置與尉遲君同室異龕所以同於其舉之莫敢廢也 按畫錦坊在府治東南而尉遲廟在今治城西北隅郭乘蓋已載之莫詳其移建所自證以河朔訪古記知元至正開廟猶未改記又載兩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為異與今碑殘滅處互証其文具見 按顏題周太師蜀公碑陰記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良述舊唐書張嘉祐傳為蜀公立廟在二十

五年碑陽亦云開元丁丑歲此獨多差一年蓋據立石之時書之不與立碑同歲也記又在周之宣帝錫我先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胙爾太師以守茲土况大口口口口幼冲豈撫寧口人將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於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區外云云蓋宣帝既崩迥實受遺命以狗國難士良必嘗錄之家牒故具以云然碑又言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云云奮劒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夷夏慕之此紀迥自殺之實兼有助厲成平之語傳皆未之及成平郡公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後敗更走青州未至開封郭衍追及之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將釋之即其人傳言六十八日碑言七旬舉成數言之碑亦蔡有鄰八分書書史會要有鄰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勁險昔歐陽文忠云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今此碑兩面皆有鄰書又不甚磨滅故益可寶也 安陽縣志 右立周太師尉遲迥廟碑歐陽棊集古錄目云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撰序祕書省校書郎顏真卿撰銘

今驗石刻良然趙德甫但以為顏公撰者考之未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東觀餘論金石續錄作成伯璵撰非今碑在府城北門內下截多不可辨金石志入臨漳誤 中州金石考 迥周書有傳碑記迥官較詳與史稍異可以參考碑又云唐武德中朝制改葬口終追舊本傳云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者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子周室有詔許之即其事也下述開元丁丑歲相州刺史張公嘉祐立廟之事有口稱多崇云云字多剝蝕廣川書跋載其碑又引唐世說載張嘉祐發掘得迥遺骸備衣衾棺器禮葬以事聞上請置廟有詔褒異云云事又見尚書故實今按之本傳及碑迥之改葬在武德時以從孫者福表請則非嘉祐改葬明也後人特因此碑多崇之說從而附會成之亦可見唐人小說類皆造作事端非其實矣蔡有鄰者即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所稱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也廣川書跋又稱此碑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信不虛美金石略有蔡有鄰八分書尉遲迥廟碑并碑陰未詳又有顏真卿周太師蜀國尉遲公廟碑云在相州蓋誤以撰銘為書碑也 碑陰為迥族孫士良述張嘉

祐德政之美意感其立廟為著于碑耳亦蔡有鄰書中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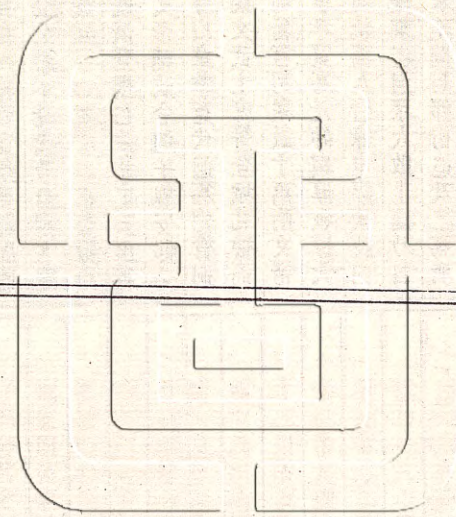
按碑云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口代人下云因部立口口雄荒服周書尉遲迥傳字薄居羅代人也迥之字碑無薄字與史傳又云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北史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為尉氏通志氏族略尉遲氏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為尉遲氏兩書詳略不同皆可補碑之闕兩唐書尉遲敬德傳稱敬德朔州善陽人則又不與迥同系敬德有碑見前碑又云父俟兜尚太祖口昌樂大長公主贈大傅長樂郡公傳不書贈官爵而碑所泐字据傳則為太祖姊此所稱太祖當是西魏孝武帝謝中丞西魏書但載孝武帝妹馮翊公主而不載其姊昌樂大長公主碑又云公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口口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口縣侯周書傳云公主為魏文帝女而不書迥官散騎侍郎碑所泐字乃大丞相及西都縣也其初封縣侯進爵為公周書並略北史傳則云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碑云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十六年拜大將軍北史則云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餘與碑同北史碑云時侯景詐梁公承廟筭出銳師兼梁益口口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北史云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元帝大懼移書請救乃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西魏廢帝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周書北史又云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平蜀功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周傳碑則云改封蜀郡公而無寧蜀公餘官封俱敘在後而於改封蜀郡公之下云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据周傳云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北史則云封一子安固郡公後又云次子順以平蜀公授開府安固郡公周傳北史又云迥弟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此語迥碑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立齊王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同語與碑合碑云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口口文康十四州諸軍事北史云

之徵而舉兵以効忠于周雖敗猶榮碑載甚略故据北史以補所未備

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與碑不同周書碑云俄拜大右弼口口大口口北史云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右軍轉大前疑周傳但云大前疑碑泐前疑二字周時仿尚書大傳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之制因有大右弼大前疑之官名北史作大右軍者誤也碑云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是年京師將徵公公辭不受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口魏安口口東之口也公綠巾白口背城請戰口口既潰登樓自賊北史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齋詔以會葬徵迥尋以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謀舉兵開惇不受代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象數十萬隋文帝于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與惇戰惇大敗迥與其子惇祐等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孝寬等因兵擾乘之迥眾大敗上樓乃自殺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封郭衍追及之為所獲周傳惟惇等東走并追獲之不言青州為異餘與北史同至惇等之東走碑在迥背城請戰之前傳在迥自殺之後此則碑傳互異也迥不應隋文

金石萃編卷八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五親讓

唐四十三

貞和上塔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高二尺三分二十行行十四字隸書在汝州

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上塔銘

緱氏縣尉沈興宗篆

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紹蟬
蔚漢姜宋莫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
聖姓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為儒家
非正諦文字增妄想故去彼取此而為上乘因亦既口
縉遂受衡陽止觀門居于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
不離三昧口妙口之慧萌刺賴耶之濁種庶滅裂有我
干盤無生焉後隸此郡開元寺又以為喧者起之本靜
者定之緣利緣舍起故復居此窟次廡藥蔬之妙受谿
篁嵐擲之勝塵可略言矣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
史部尚書李嵩皆頂奉山宇斯豈屬道歟然而口熊軾
炬龍宮紆紫綬稽紆口口以惕凡庶之見聞兆昏蒙之
口嚮口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口戒于開元口舍
春秋八十有四物慘煙雲裏纏黑白塗口鄆泣人到于

今僧弟子宗本覺枝外茂口性內融三晉公侯旋師子
夏伯嗜墳籍悉付仲宣痛微言之絕聆感星塵之易次
遂為銘曰

圓疑寂體兮邈彼真如口口無明考儻若遠廬慈梁過
朝兮歲月其除松粟宵冥兮宛此幽居

開元貳拾陸年七月十五日弟子宗本為 亡和上
敬造此塔

碑云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京兆郡名上云茲郡
者其義不可詳或唐以洛為東都亦可稱京兆歟又
云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紹蟬蔚漢姜宋莫齒袁楊
前倫規唐猶云規晉姜宋蓋謂姜望宋微子袁揚蓋
謂袁安揚震也又有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
部尚書李嵩皆頂奉山宇云云按崔日用李嵩劉昫
唐書有傳貞禪師者駐錫風穴山嘗習衡陽三昧其
化大行一夕盪然示寂守李李嵩閣維之得舍利千
粒明皇謚為七祖碑隸書甚劣惟用肯為前即壽字
之省用已為以尚有古意年號貳拾陸字用代二十
六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同餘碑少見 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
嵩舊唐書崔日用傳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元宗

將圖義舉日用密詣藩邸潛謀翼戴及討平韋氏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為相月餘停知政事出為荊州長史尋拜吏部尚書出為常州刺史轉汝州刺史事在開元七年前新書舊書李嵩傳嵩淮安王神通元孫開元初授汝州刺史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一年以金城公主在蕃充入吐蕃使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不云其為吏部惟新傳云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與碑合蓋舊傳誤也

任城縣橋亭記
碑連額高八尺又寸廣三尺二分二十行行四十一字隸書額題任城縣橋亭記六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泮池東

橋亭記
將仕郎守尉游芳藝文
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唐再受命館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事告成於岱

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
玉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營之要術初隨時以既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壘川為池因地設險創金堰於

馳道贊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
乘輿乃巨陽朝御六龍翹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
睿覽於洲渚駐
天蹕於川梁先時塋

之厥後築
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扇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
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備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為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巨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警鼓不勝工力徒競構為層構在水之陽歷鮮原以迴出流古壩而却倚危欄巖二反宇峨峨勢搖煙渾巖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則北室懿澗而清冷自堂徂亭遷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芟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秀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誰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營頌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繁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粹而時則有若 邑大

夫榮陽鄭公延葉信昭盈佐道契虛舟禮樂之行仁德歸厚 丞范陽盧瓚 主簿平昌孟景 尉瑯琊王子言 尉河東裴迥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為之記會芳有公車之召請侯於異時金鄉尉潁川韓亦卿舍於裴氏言於眾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
通直郎行方輿縣尉王日雲篆額
鐫口口口口萬橋口劉遇 薛遂之

右橋亭記此唐碑之佳者趙氏金石錄載之予兩次撫榻附作釋文碑內缺音副篆乘巨印以字反即坂字廿音入俗讀念非至於空格多寡皆指君上及服御之類差等也可知唐時畫碑之規制湖自開元至今已及千年雖幸未損亦漸漫漶當移刻門下以蔽風雨庶不至剝落焉
濟寧州志附張昭跋

記文敘開元十三年告成於岱元宗紀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是也其云翠華之往則北巡濟河玉軌之旋則南指陳宋唐時東巡途次猶可案指又云陽門

橋當營之要術術即遂二字古通用唐人臨文推崇本朝輒用空三格或跳行書之此碑獨雜有空三格四格六格七格十格不等莫詳為何意
授堂金石跋

右碑後列銜名有尉河東裴迥唐書宰相世系表稱迴司封貞外郎亦見地里志河南有伊水石堰天寶十年尹裴迴置即其人也
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今露立於濟寧州學泮池之東張氏謂當移刻門下者指學宮戟門下可與漢魏五碑並列也今視戟門其地亦不能容欲加護惜當別籌位置之方矣橋亭記本非州學所有碑稱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營之要術則此碑當立於陽門橋不知何年移來州學而濟寧州志又不載陽門橋無從攷其碑之所在碑云翠華之往北巡濟河玉軌之旋南指陳宋行宮御路次夫任城是時元宗登岱迴輦而南以道里言之當由曲阜滋陽一路南抵任城攷兗州府志泗水出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西南經下橋下又經其縣北又西過曲阜縣又西至府城東五里金口橋俗所謂黑風口也隋文帝時沂泗南流泛濫大野薛胄於二水之交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號薛公豐克

渠元至元二十年開會通河乃修薛公舊堰為滾水石壩以引泗水入運河以意度之所謂二水之交卽碑云跨泗別流也陂澤溉田卽碑云壅川為池也積石堰之決令西注卽碑云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也蓋隋時作堰至唐時改功而陽門橋當在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牌宜濟寧州志所不收而事逾千年橋亭久廢故兗州府志亦不敘及也碑額稱任城者想在唐時任城疆域甚廣橋亭所在已屬任城境也碑中玉軌之軌廣韻特計切音地正韻度奈切音大未有音副者張氏所云恐誤也碑文王玉二字皆作玉而州志釋文誤於玉軌之玉亦作王不知玉軌出維騷齊玉軌而並馳是也王軌則無出矣文中人獲壹錢之人字脫落旁注下文鄉老登寫老字可見古人書碑之例不拘如此虛館下一字碑已磨泐張氏釋文作虛館肇臨今姑闕之不其粹而句義難曉碎字碑泐其大半而影迹猶存姑依張氏所釋錄之

元宗御注道德經

石約高一丈八尺八面而廣一尺七八寸不等前三分三截上截額題太上元皇帝道德經及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共十八字六行行三字正書次截額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經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

朝議大夫試司馬杜欽賢

道士梁虛心 檢校上座解昇仙

明皇注老子經在城西開元觀乾道五年張孝祥移

于府治 天下真地碑記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

事何繼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行祚改

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于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有光真川集

唐元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

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

九卽本文未經濁亂其辭既簡奧而義反精深其為

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于是徧諸區夏多有刻石

而茲易水獨傳蘇靈芝之筆靈芝他書易中多有而

不及此石之善 墨林快事

右明皇御注道德經歐陽公趙德甫所收者皆懷州

本久不傳邢州本歸熙甫嘗見之今未嘗尚存否乎

字四五六七三面皆十一行行一百十九字其注每經文一字皆雙行寫作四字後一面上截行六十字下截列各官姓名皆正書在易州

勃昔在元聖強著靈言權輿貞宗啟迺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荒振其指歸雖蜀巖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靈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輒叩靈關隨所意得遂為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口茲絕筆是詢于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激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誇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來者所噉以重朕之不德

開元廿年十一月十四日

經文附刻是書後不錄

勅建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仁晚奉 敕立

朝散大夫守易州別駕上柱國周憲

大中大夫行長史兼高陽軍副使上柱國鄭景宣

所收則易州本也懷州本經文御書注則諸王所書此幢經注皆出於一手驗其筆迹蓋蘇靈芝書也石文間有殘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以注證之皆當與今本同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層刻元宗二十年勅有隨所意得遂為箋註云

云分老子道德經卷上德經卷下亦與古本相彷彿陸

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

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

宋已失輔嗣定本今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

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然又考漢書註

如顏氏於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

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

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酈吏傳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

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註老子德經

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為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為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為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於翟醜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於泉是數子於初唐時並同所證道經以慈為寶其必襲自晉宋舊本如此碑所分題固有據也石跋按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為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所謂上下篇即世所傳道德經二篇唐以老子為祖故尊崇之典特盛至元宗篤好元學而老子之書尤行於世此碑首列勅文題開元廿年後列諸臣姓名題開元廿六年奉勅建

放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封演聞見記亦云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則是時御注初成頒諸天下遍令士子傳習也唐六典載國學教授之法孝經論語老子皆為大經注云老子用開元御注舊令用河上公注蓋當時選舉應制自開元以後無不用御注矣新書藝文志元宗注道德經

又元至元中高翻所書古老子并釋文刻於石碑今在蓋屋驗其文與諸家亦多不同今合各本及釋文所載詳勘異同畧舉其概足證此刻之善者如第二章原碑不標第一第二二字樣今據其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六句河上公傳奕至元本相字上皆有之字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者非也王弼韻歎與此同萬物作而不辭河上公王弼而上有焉字陸希聲至元本及太平御覽引並與此同邢州本作萬物作而不為始同傳奕本也第四章湛常存吾不知誰子上句諸本及至元本作湛兮似常存邢州本作湛似或存下句諸本誰下有之字惟陳象古至元本與此同第五章其猶橐籥諸本及至元本句末有乎字惟李約與此同多言數窮諸本並同邢州本言作開第七章天長地久地所以能長且久者諸本並同邢州本上句作天地長久下句無且字故能長生諸本並同邢州本生作久非以其無私王弼至元本及淮南子引句末並有乎字河上公與此同并無非字第八章又不爭處河上公王弼又作而司馬光曹道冲至元本並與此同

二卷又疏八卷天寶中加號元通道德經世不稱之道藏目錄載御製道德真經疏作六卷文獻通考又作一卷未知孰是道藏目錄又云御注八十一章分章逐句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今碑但分上下篇而不標各章名目殆是書碑時從畧也碑上卷題老子道經下卷題老子德經與經典釋文所題正同故唐代傳注中引老子語皆道德分見未嘗混而為一則元宗所注實從古本如此董道藏書志謂元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非也元宗之注道藏尚存其書刊於前明正統十年而傳刻訛誤文句或多增減獨石刻千古不易最為可據昶所見道德經注無慮數十家皆與河上公王弼諸注及元宗本大同小異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為繁亦足以資參訂當開元時此碑傳刻頗多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皆懷州本久已無傳歸有光跋邢州龍興觀本稱開元二十七年所刻則立石已在易州之後今亦未見然雋竑老子攷異書引龍興碑疑即邢州本也雖無全文可攷而單辭隻字尚可概見全碑面目

第九章不可長保諸本並同邢州本保作寶當貴而橋諸本橋皆作驕惟司馬光至元本與此同功成名遂身退諸本並同惟王弼作功遂身退傳奕作成名功遂身退邢州本又作名成功遂身退第十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元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唯明白四達能無知傳奕及淮南子引六句末並有乎字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也能無為能無知王弼作能無知能無為傳奕作能無以知乎能無以爲乎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十三章何謂寵辱寵為下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為下王弼傳奕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惟至元本與此同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諸本為天下下皆有者字陸希聲至元本及淮南子引與此同若可二句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若可托天下淮南子引作則可寄於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傳奕又作則可以託天下矣則可以寄天下矣惟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四章是謂

忽恍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句第十五章諫若冬
涉川河上公諫作與下有兮字王弼諫下有焉字
傅奕亦有兮字猶若畏四隣諸本猶下亦有兮字
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儼若答河上公作
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客案客字與下文
釋襮谷濁四字為韻作客者非也儼若冰將釋河
上公王弼漢下有兮字冰下有之字邢州本釋作
沟傅奕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敦若樸曠若谷渾
若濁諸本及至元本並作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邢州本作混若樸曠若谷混若濁
句法與此同敦作混疑涉下文而誤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河上公靜上有止字傅奕靜上有澁字之
下有而字陳景元靜上亦有澁字王弼陸希聲至
元本並與此同故能斂不新成河上公王弼斂作
蔽傅奕作是以能斂而不成邢州本作故能斂復
成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六章各歸其根河上公
王弼至元本並作各復歸其根莊子作各復其根
惟傅奕與此同公乃王王乃天諸本並同邢州本
作公能生能天第十七章其次親之譽之其次
畏之侮之上句河上公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傅

奕作其次親之其次譽之下句陳象古作其次畏
而侮之傅奕作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陸希聲至元
本二句並與此同猶其貴言河上公王弼作猶兮
其貴言陸希聲作猶其貴言哉傅奕作猶兮其貴
言哉邢州本無兮哉二字猶其作其猶惟至元本
與此同第二十章荒其未央河上公王弼作荒兮
其未央哉傅奕至元本本作荒兮其未央邢州本作
莽其未央案莽字疑即荒字之誤與此同也如春
登臺王弼顧歡至元本並與此同諸本或作如登
春臺者皆非也我獨怕其未央河上公作我獨怕
兮其未央王弼作我獨顧兮其未央傅奕作我獨
魄兮其未央邢州本作我覓未央惟至元本與此
同乘乘無所歸王弼作儻儻兮若無所歸陸希聲
作儻儻兮若不足似無歸傅奕作儻儻兮其不足
以無所歸河上公至元本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與
此同惟多兮若二字畢制府沅道德經考異云說
文儻相敗也讀若雷儻垂貌一曰儻解乘覆也三
義皆相近其聲之轉則猶乃之讀為仍微之讀為
止矣我愚人之心純純諸本心下有也哉二字純
純下有兮字王弼傅奕純純並作純邢州本亦作純

純兮忽若晦嚴遵忽下有兮字河上公作忽兮若
海王弼作濬兮其若海寂兮似無所止河上公寂
作淵今河上公王弼作麗梁簡文傳奕並作飄惟
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案寂即廖宗之宋王弼作
麗此作寂二字形殊義同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
王弼傅奕作而貴食母陳象古邵若愚至元本並
與此同老子考異引開元本亦作求食於母文獻
通考載晁公武云元宗老子注頗增其詞如而貴
食母作兒貴求食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
之義諸侯之妻以大夫妻為食母增之贅矣今案
此句注但云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
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先無口字於二字今所
加也云云則元宗但增求於二字實未改而為兒
晁氏所譏未為盡確或別本如此未可知也第二
十一章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諸本
忽兮恍恍兮忽兩句之下多有兮字顧歡作忽恍
中有象恍忽中有物河上公又作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忽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互倒非也至元本
與此同窈兮冥其中有精河上公王弼作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顧歡作窈冥中有精文選注引與此

同至元本窈作查其精甚真諸本並同邢州本無
此句第二十二章枉則直傅奕及邢州本直作正
河上公王弼與此同弊則新王弼弊作蔽傅奕作
蔽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五章寂兮寥兮
鍾會寥作颯王弼傅奕作冥河上公至元本與此
同第二十六章燕處超然王弼傅奕燕作宴輕則
失臣王弼傅奕及邢州本臣並作本河上公至元
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二十七章善計不用籌算河
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
傅奕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呂惠卿並作善數
者無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算惟至元本與此
同第二十九章或吹或吸王弼作吹歔諸本吹皆
作噤或載或隳王弼載作挫傅奕作培邢州本作
接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三十章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二句果而
勿備諸本備皆作騶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是謂
不道不道早已傅奕及邢州本兩不字皆作非河
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後第五十五章亦有
二語諸本皆同第三十一章不可得志於天下諸
邢州本亦作非第三十一章不可得志於天下諸
本作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傅奕無則字邢州

本作不可得意於天。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
二章人莫之令而自均諸本人皆作民惟永樂大
典所載王弼本及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三章死
而不亡者壽諸本亡皆作忘河上公作妄傳寫之
誤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四章大道汎其可左右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汎兮釋文云本或作汎周
張並同傳奕作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至元本亦
作大道汎兮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上
句成字下河上公王弼有而字傳奕作功成而不
居邢州本至元本並與此同下句愛養王弼作衣
養傳奕作衣被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五
章道之出口傳奕及邢州本口作市河上公王弼
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傳奕
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彊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
此同第三十八章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河上公王弼處其居其並作處不處不居並
作居傳奕兩處兩居統作居至元本及朱穆學厚
論引並與此同第三十九章其致之諸本句下並
多一也二字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一
章上士聞道勤而行河上公王弼至元本行下有

之字傳奕又作而勤行之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傳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惟至元
本與此同第四十三章無有入有間河上公至元
本入下有於字傳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惟王
弼與此同第四十五章清靜為天下正河上公句
上有知字傳奕知清靜下并有以字王弼李約薛
致元至元本並與此同第四十九章懷牒為天下
渾其心王弼懷牒作欲欲釋文云一本作懷河上
本作淡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至元本與此同
第五十一章是以聖人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諸本上句聖人皆作
萬物下句爵字河上公王弼作命傳奕陸希聲至
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第五十四章修之家其德能
有餘諸本皆作其德乃餘惟韓非子作其德有餘
第五十七章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諸本無事句並有好靜句之下惟至元本與此同
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
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牝以靜為下

傳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為下也至元本作大國
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能下惟陸希聲陳象古與此同故大國以下小
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聚諸本兩聚字亦作取惟河上公本或
作聚與此同第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由難之諸本
由皆作猶二字古通用第六十五章知此兩者亦
楷式王弼楷作稽傳奕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
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六章是以處上而
人不重處前而不害河上公作是以聖人處民
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傳奕作是以聖人處之
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惟至元本與此
同王弼人作民餘與此同第六十七章保而持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
第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爭河上公作不與爭王
弼作不與無爭字傳奕至元本與此同第七十三
章禪然而善謀河上公釋作理梁武王尚鍾會孫
登張嗣作坦傳奕作默王弼至元本與此同第七
十六章木強則共王弼傳奕共作兵河上公至元

本與此同第八十章雞犬之音相聞諸本音皆作
聲惟至元本與此同以上諸條皆石本異文而遍
攷眾家率多吻合知常時撰注時大率參採舊說
擇善而從成此定本也然經注既繁寫刻時豈能
細檢則亦有石刻謬脫不可為訓者如第二十四
章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三句諸本自是
自伐自矜下皆有者字與上文跋者不立跨者不
行自見者無功句法相類碑脫三者字第三十章
不以兵強天下其事諸本其事下皆有好還二字
案注云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
負之數未可量明原本亦有此二字碑脫也用之
不可諸本此句皆作用之不可既王弼作用之不
足既碑脫既字第三十五章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基按二語句法相配碑脫下句為字諸本有之故
致數與無與河上公作故致致數車無車王弼傳奕
本車皆作譽今弼本至元本皆作輿碑下作輿上
作輿誤與與字亦誤而公王以為稱諸本並作
王公以為稱傳奕作而王侯以自稱也玩注文原
本亦當作王公碑二字誤倒第四十三章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益傳奕及淮南子引皆作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碑下益字非譌即衍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者本第二句皆讀善字絕句第三句作信者吾信之碑脫上信字第五十五章標鳥不持諸本標皆作攬碑作標不成字第五十八章廉而不穢諸本穢皆作劇惟河上公作害碑作穢說文所無第六十九章是謂深根故蕃諸本故皆作固誤第六十六章故天下與能與之爭諸本上與字皆作莫碑誤第七十章知我者貴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知我者稀則我貴案注云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則原本當同河上等本碑脫希則我者四字凡此皆宜參据眾家以正刊誤者也碑末題田仁琬周憲鄭景宣杜欽賢諸臣姓名皆同時奉敕建立之人而不書臣字亦例之變者此四人兩唐書皆無傳可攷仁琬字正勤官至安西都護其事蹟畧見保定府德政碑載仁琬以開元二十五年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事悉與此碑合惟此題作仁琬雙名德政碑直云名琬為異耳碑無書人姓

名相傳是蘇靈芝所作靈芝之兩書亦無傳墨池編稱其好書石蹟宜和書譜載靈芝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契丹以墨本諸權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蓋開寶間書有開元二十七年易州鐵像頌二十八年田公德政二碑此碑筆法極與相似當為靈芝所書無疑矣書譜云靈芝儒生也而鐵像頌題登任即前行易州錄事德政碑則題為逸士豈罷官之後乃有此稱書譜因之誤為儒生耶金石錄載靈芝書范陽郡憫忠寺寶塔頌題承奉郎守經夏軍曹參軍其碑立於至德二載則肅宗時又起為參軍也

易州鐵像頌
碑高九尺六寸七分廣四尺八寸四分
刻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在易州

大唐易州鐵像碑頌并序
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
登任即前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有像設人何以依小大之功蓋存乎願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羌而不可乎彌度則我前太守盧君之所立盧君諱暉字子晃自尚書

即保釐我那張皇軍容簡而明慧而肅害必革利必興爰從軍爰置邑剗闢闢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悅戈甲以理奪虜氣於塞外童童以樂被叱諸於域中然猶躬行屬縣求人之瘼相彼村閭古多精舍往往隨修而法鼓存焉或播或祚或籌或震莫賸筭之狀寧聞宮徵之音
君曰咨時則有若黃耆耆之老數百人隨車而請曰惟是眾冬之金委於草莽不敢散為凡器以速戾實願合為真容以祈禱
君曰善且俾五臺沙門大端慮事樂施之力一惟百精誠之心百惟一炭嶺屬爐谷呀人雲屯囊雷動黃白之氣竭青氣生焉於是化天下之至剛為天下之至柔以至柔入無間亦既成像復歸於剛眾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蓋莫知其眾寡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多徒歎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心之歸於君君慧之及於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問一歲使臣以君政尤異聞於
帝帝用嘉之錫以東帛有由然也伊追琢之功未既而惠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誕敷至化績戎前功爛朗景彰飾道盡矣戊寅歲易人思邵父美杜母嘉願力謀不朽是用託頌於端端文館之吏也敢不迺若頌曰

崇崇辟容法之尊兮優優庶政直而溫兮如茨如陵不騫不崩福永存兮

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午建

開北山通車道三所官坐鎮 白楊谷 置縣三 五迴樓亭 板城 每驛傍造店一百間 抱陽寺造長廊一百卅間 移高陽軍營入城造廳及廊宇二百間 造水碾四所 已上並盧君造鑿人王希貞解崇光右易州鐵像頌碑末云置縣三五迴樓亭板城攷元和郡縣志五迴縣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五迴山東麓因名之二十四年刺史田琬以其險隘東遷于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樓亭板城二縣元和志不載蓋天寶後縣已省也元和志又云高陽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十年置蓋亦盧暉所奏矣唐書地理志瀛州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漣汜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魏州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承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然則盧君固當時之能吏所至皆以興建為務者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易州太守盧君暉造鐵像郡人張皇其事勒為頌暉

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官太原少尹者當即其人碑後
載盧君開北山通車道三所有官坐鎮白楊谷峽院
諸名以韋濟開偃師東山下新道例之碑亦宜附入
地里志而史文不及豈有所遺耶暉又置縣三日五
迴曰樓亭曰板城地里志五回開元二十三年析易
置并置樓亭板城以碑案之首發議建置者自盧君
始也 授堂金
石跋

記石浮屠後

石橫廣二尺六寸七分高一尺三寸八分二分二十
一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 聖上賜大唐
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又奏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城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
一所及環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
口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
元法歲歲通轉一切經上延 寶豐永福慈王下引懷
生同攀覺樹尊開元廿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日前莫州
吏部常選王守泰記山嶺石浮屠後

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昇

檢按送經臨壇大德沙門秀璋

都檢按禪師沙門元法

川卷內有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五十里引隋圖

經云智泉寺僧窈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

十二部刊石為碑又引迷虛子集云石經貯于巖

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閉之穴以浮圖鎮之

又引帝京景物畧云房山縣西南有山曰白帶山

生懸題草又曰懸題山藏石經者千年故曰石經

山北齊南嶽慧思大師發願刻石藏崖下靜現承

師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

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構

雲居寺焉唐金仙公主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

四壁刻經又仙釋卷內載釋靜琬訪求名勝至白

帶山見峯巒靈秀遂採石造十二部石經因構雲

居寺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增修之又寺觀卷內

載雲居寺在房山縣石經山下寺有唐開元十年

石浮屠圖第二十八年 當云十
八年 山頂石浮屠圖後記今

並存南麓即西天寺塔下有石經窟其後則春樹

林据此知此碑在房山縣石經山雲居寺也金仙

公主本睿宗第九女而云明皇第八妹者安與昭

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也碑云奏賜譯經充幽州

范陽縣為石經本者今之房山縣在唐時為良鄉

同前係

獨樹村 磨碑寺

東至到 南至河

西至河 北至他山

四至分明永泰無窮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城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

園一所及環山林麓 金石文
字記

按前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聖上云云

唐書公主傳睿宗第九女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

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

以方士史崇元為師當開元時公主既為道士未

嘗進封長公主此稱長公主後又有御書神道碑

亦稱長公主蓋皆以元宗之妹而尊稱也疆域之

分四至八到始見於元和郡縣志繼見於太平寰

宇記後之撰地志者皆因之此以寺記而後列東

西南北云四至分明後人田宅署券亦同此式蓋

昉于此也刻記之所碑無山寺主名但云石浮屠

後又云環山林麓西止白帶山口而文前云賜太

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為石經本攷畿輔通志山

縣屬幽州而碑云幽州范陽縣即今之涿州隋時
為涿縣屬涿郡武德七年改范陽縣為涿州治 據
唐書地
理志 良鄉范陽兩縣接壤想當開元時白帶山
在范陽境而范陽又屬幽州唐志所未晰也

易州田公德政碑

碑高九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九
行行六十字行書在保定府蓮池書院

大唐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

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公德政之碑 并序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男徐安貞撰

逸士武功蘇靈芝書

聞之經國濟理長物生人者則必委成郡邑而擇其長

吏然守文則溺於率俗更法則弊於專任寬恕則失於

容斷強毅則陷於傷善建用皇極難乎其入若夫剛不

為虛簡而能斷布政優化人成俗者見於田易州焉

公名婉字正勤其先徵仲適齊曰陳為族周齊聲近遂

氏於田五代其昌罷秦人之西帝七雄方闢朝泗上之

諸侯自國滅滯上族遷關右武安以威屬為丞相司農

以建議封陽城吾能言之公其後也不歿厥問幽而復

光曾祖君舒隨甘州刺史祖越西州長史父思成州同

谷尉名雖必聞官不求達累濟純淑克生忠良公應天
 景星倉道元氣和五味以正性備百行以資身况言談
 者仁之文孝悌者德之本取與者事之會恬淡者道之
 符弱冠遊太學尋師授韓詩曲禮以為小雅傷於怨刺
 大戴失於奢侈功業宜先於濟理章句非急於適時因
 讀孫吳兵法衛霍別傳遂杖劍從軍以功授合黎府別
 將歷果毅轉折衝累拜郎將中郎將尋除安北都護稍
 遷威衛將軍每拜命必衛一官兼一使非其幹理疇克
 保釐口是所向皆通厥善咸集戶部尚書王峻國之楨
 幹人之具瞻太子大師蕭嵩惟嶽出雲生南翔聖王之
 物管珩方也帳下之畫一以詢公蕭之節度河口也閭
 外之事不裁於己公貌無矜色口無伐辭出則推美於
 人入則盡慮於事議者以為王能信善蕭能任賢居二
 者之間非周才孰可尋以將軍兼靈州刺史朔方軍節
 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會
 遭家艱奔喪州里扶杖未起粥啜不入古之純孝何以
 尚茲明年林胡寇邊 天子震怒起公除易州刺
 史鎮北邊也公聞命驚殞以死讓請情既難奪 恩
 為中停廿四年禮終復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此邦
 之人舊稱勇悍懷然尚荆卿之風慕燕丹之義其俗易

使也其人可用也而地接邊鄙郡參軍鎮嗟哉行軸空
 矣征役勤矣用非所養力盡猶求摧節義之明心就適
 迹之下計公深口其口大返其源阜其財求致其忠愛
 居者既逸去者知歸星歲未周襁負咸至豈非寬明以
 恕恩結其心者歟時出桑野奄觀銜刈責其墮者則為
 之怛感如口其敗子焉勉其勤者則喜形顏色若遇其
 良子焉故大感而懷之莫敢暇逸霑體塗足唯農是務
 所以家粟流衍而餘糧棲社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則
 公口口政信然也歲或大旱憂心如熏如燄如焚如焚
 其身曾是勤人達于鬼神及有事山川宜乎冢土祝始
 告而雲合俎未徹而雨降氣有并隔災變為蝗自口口
 東風至雨集其高也散日其下也被地遂能辯其疆界
 犬牙不入非神鑿其德有所宜之其孰能與於此夫市
 者利之所聚人之所爭強或肆奪不忌於口吏取於人
 謂為官市交易不得其所朝夕為之皆虛公撫御多方
 非止朴罰家僮門客莫口城寺通商服估日以填湊更
 為一都之會也公之下車將口變其俗其有酣歌劍舞
 者彈弦跼屣者懾其雄而息其競疏其穢而復于禮以
 為不積其德無以口口也不正其身無以出令也故視
 無旋聽無聳其動也可效其靜也可法四隣以是嘉其

致而歸其高百姓以是服其德而樂其行故自郡邑至
 乎鄉鄙莫不競者讓暴者仁毅者溫懦者立其惟不言
 而化已過半矣於是詢者蒼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
 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入之所惡者去之入之所欲者
 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為之一年而
 下無艱急而亦無疾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
 也洎農隙巡撫煦愉溫顏易水變其寒風蘇谷增其暖
 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君亦恥之使無訟乎見於今日矣
 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
 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授其筆視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
 不然何有執繁弱之弓拔繁狐之戟而能綏師吏事擿
 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
 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遷
 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騙門
 衢或悲里室曰自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
 痛詣 關陳情則長安地遠遼道攀戀而西域路絕
 既借覆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嶼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
 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工州靡不夙夜思獻中綱繆
 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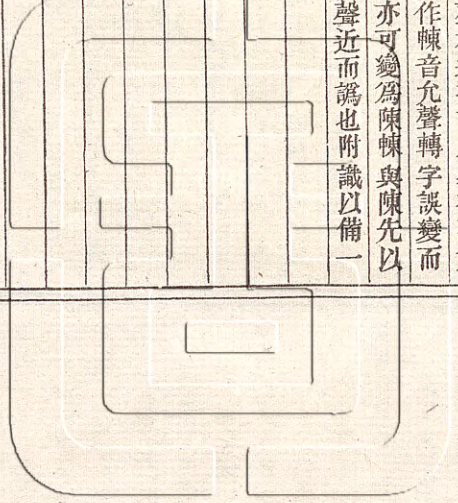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
 搖之是謂苛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柔克伊何撫如嬰
 孩蝗不入境旱不為災既庶能富連亡歸來非德之致
 其誰有哉水積則流德積則揚化自下國聲馳遐方允
 矣君子如珪如璋刻石頌之令問不忘
 開元廿八年十月十六日建 太原王希貞刻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
 然齋名今需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 石
 田琬以開元二十四年治州有善政二十八年遷攝
 御史中丞安西都護以去州人立石頌之碑云公名
 琬字正勤而趙氏金石錄鄭氏金石畧于氏天下金
 石志並題作田仁琬德政碑今易州龍興觀石刻道
 德經未亦題刺吏田仁琬各元和郡縣志又書易州
 刺史田琬碑刻立於當時稱名必無差誤不知何以
 異同若此也唐會要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
 並聽著緋佩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金袋者
 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琬階正議大夫正四
 品上其結銜稱實紫金魚袋蓋以軍功得之與賜紫
 借紫者有別矣唐六典諸軍各置使一人其橫海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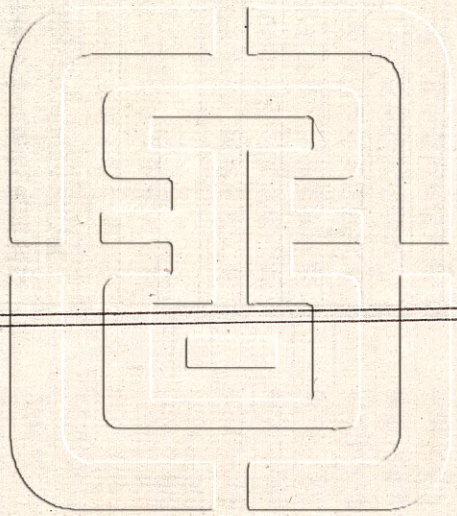
陽唐興恒陽北平五軍皆本州刺史為使又會要高陽軍本在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故琬以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也合黎軍府之名唐書地理志失載不知屬何州也琬嘗為靈州刺史朔方軍節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放之於史吐谷渾部落初自涼州徙鄯州不安其居復於靈州之故鳴沙縣置安樂州以居之及靈州黃河外有豐安遠新昌諸軍安遠蓋定遠之譌故朔方節度得兼押渾部落使領豐安遠二軍也十將兵馬使史無文以證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田琬字正勤開元二十四年除易州刺史碑盛述其為政有惠為州人所樂而推其先世云敬仲適齊因陳為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新書宰相世系表陳田聲相近與此符合史記田敬仲世家以陳字為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然則陳田聲近蓋由舊說也荀子不苟篇田仲注曰仲齊人處於陵孟子作陳仲史記游俠傳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皆可取以附證此碑之所依據又碑稱戶部尚書王峻太子太師蕭嵩案峻與嵩並見唐書本傳稱官與碑合石跋

按此碑徐安貞撰文題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開國男舊唐書傳安貞信安龍邱人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累遷中書侍郎新書傳云徐楚璧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今碑作東海縣男與新史異徐官與兩史同書譜引金華志云徐楚璧字子珍唐詩紀事云安貞以李林甫用事逃隱衡嶽為撥蔬行者病啞不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徐行者跨梁而過掌事人怒杖其背徐以手畫地曰昔年曾學大書願試書及題數行羣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後李邕過寺見其題大驚召之同載而歸按此語多不確唐書宰相世系表林甫官東部尚書在開元二十七年其用事時安貞傳方言其參助計議何至逃隱衡嶽李邕自開元初左遷括州司馬起陳州刺史十三年復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渭二州刺史出為汲郡北海太守邕嘗書麓山寺碑在開元十八年如果安貞有逃隱衡嶽題梁為邕所見同

載而歸之事亦當在開元十八年前後而其時林甫正未用事也大抵舊說流傳率多差誤年湮事遠無人考稽相率而承訛襲謬者類如此也碑已題安貞則傳云後改名安貞者在二十八年已前矣田陳二姓諸說皆謂聲相近按詩周頌有瞽簫應田縣鼓鄭箋云田當作輓音允聲轉字誤變而為田竊疑輓可變為田亦可變為陳輓與陳先以形似而變陳與田又以聲近而譌也附識以備一說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四十四

裴道安墓誌

銘石高廣各二尺八寸三十三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并

族叔禮部員外郎拙撰兼書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燉煌為郡

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口口年載其令德高

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襄柳那公績茂戎昭化成郡

國會祖仁基口左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

圖王充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哲名揚 口口追

贈原州都督命諡曰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大尉口口獻既明且哲經文緯武

故事宗於禮闈大熟炳於雲閣孝光庭侍中兼吏部尚

書贈太師諡忠獻器識宏遠壻宇高深亮采 天階

丹青神化君一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口之性抱經濟

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

學吏能賢人之業口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 敕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 口

宸捧 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

調補太常寺主簿口口寺署辨口禮法按驗伏藏動盈

累万卿韋韜欲以昇 開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

固讓厥功口口京地府司錄未上丁 太師

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口日式期口口屢

聞龍光是冀爰紆 聖札用勒豐碑仍命

宰臣俾合讚口此乃顯口千古哀榮 九原者也

優口 太師公道道不同存亡交變 明主

君晝夜泣血號訴聞 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

詔改諡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

皇口報應之期有如影響憂制歟 主上

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與五品官口幸以君口量

清通不欲處之輟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表服

外除心喪內疚中議今職遠口 先碑敷奏上

感於 寃旋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于

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

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口口口典

郊廟續祖訥之清言循樊雉之儒術 明光伏

奏問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臥疾

鄂旬以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
私第春秋卅其 先葬于開喜之東京原也即

以辛巳歲二月癸丑廿日壬申旋斂于長安萬春鄉神
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願攘之君曰苟無

負於神明亦何穢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
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首德志希宏濟心鏡充為

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白比范張及我宦
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綬臥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莅至

海內豪雋孰不悅惜嗣子信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
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金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襄懿蘭
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 載時哲口服

教義口紹忠烈詞雖春葩揀貞雪羣珪壁內潤鼓鐘外
微肅祀一命移侍 兩宮奉常典禮左掖記功

清輝就 日逸翻博風高選即署公議攸同
建禮休澣漳濱移疾方奏 丹墀遽辭白日隱

嶸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按此碑撰書者族叔禮部員外郎裴肅兩唐書無
傳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有裴肅重啟之子官禮部

郎中當即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詳裴光庭碑其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稱所撰四百餘卷
或即在其中也碑云嗣子情等而不著其官位新

書附續傳後云子情字容卿歷信州刺史以治行
賜紫服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世系表又云正平

縣男傳所不載碑書長安萬春鄉神和原長安志
作神禾原又祈禳之禳作攘想皆通用也竈以辛

已歲為開元二十九年碑為向來金石諸家所不
載永同年高郵沈君方毅為河東轉運使以此

見贈且云與裴氏有親其舊塋上唐宋碑刻甚多
將盡搨之聞而欣然拭目以俟旋以病歸不果至

今追憶為之憮然

洞清觀鐘欵識
款高三尺二寸上圍四尺九寸下圍六尺九寸腰橫
起五稜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六區每區亦開五稜每

四至十二字不等其八區首三區無字第四區六行行
姓至十字不等係金至大年刻第五區四行行皆人

姓名似與諸陵十六行字同刻者第六區左行五行
行十一字係宋咸平年刻至第七第八兩區文亦上

但下區末後多書人
行並正書在南康縣
維大唐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廿八日
戊申女道士蔡淨廉曹淨儀曹紫虛孫雲慈蔡仙經謝
玉那寂聲觀上座朱處封檀越主蔡方運蔡思奉吳少

述禩事惟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所載甚略舊史但
云光廷舊史子禩以蔭仕累遷起居即後授祠部

員外郎卒碑則云開元初舉孝廉授左千牛備身
轉太子通事舍人補太常寺主簿遷京兆府司錄

丁大師憂服除拜起居郎遷尚書祠部郎視史較
詳也世系表則云禩司勳員外郎龔正平縣子與

碑傳異碑云太師公道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
口恩禮特矧害其公忠定諡之辰將沮其美君晝

夜泣血號訴于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詔改諡曰
忠獻是光庭改諡由禩孝感所致也舊光庭傳太

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以其為吏部日用循資
格非獎勵之道建議諡為克時人以為希肅嵩意

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諡曰忠獻新傳初諡作克平
碑與傳互有詳略至新書傳有云開元末壽王瑁

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禩陳申生異圖禍以諫元宗
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禩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

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行殊寵則言者將眾何以錫
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此事碑獨略而不書碑又云

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此似
補起居注之闕者而唐書藝文志有開元起居注

表蔡祚樂等勸率眾緣敬造銅鐘一口奉為國王帝主
牧宰官僚下及蒼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觀供養

用銅三百斤 時匠余令玉以上首五
口延誠朱守虬曹雲岫及妻蔡五娘蔡邦騰及妻鍾李

定謹孫貞幹蔡仙望蔡口母鍾四娘曾四娘謝意謝仙
諒僧調御蔡嶠母朱孫封黃口劉智新蔡朝欣蔡齊炎

蔡承親蔡齊希朱伯巡蔡齊康蔡懷慶曹處貴朱玉貞
鄭仙玉謝賀朝謝獻之黃待徵朱惠建朱師雅曹思合

李庭芬蔡口蔡祚封李定廉朱希母歐陽以上次五
謝口封蔡晏堯為亡兄璧及嫂劉劉智常李廉母朱二

娘為亡聶二官蔡公緒蔡思京李口口蔡化口蔡因業
蔡祚寧朱思齊蔡貞母羅朱思樂鍾虬為亡孝蔡魏母

劉大娘蔡齡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鍾嶠為妻李
氏朱守諫朱守元孫順女道士蔡真仙朱智藏蔡淨智

蔡雲嬌蔡仙勝蔡紫蓋李仙定朱仙臺李仙雲曾雲童
謝紫霄蔡階蔡徽以上又大

縣令員元禮元元仙臆王簿鍾離延祐尉皇甫玲錄事
朱守寧前錄事沈再思倉督黃處莫朱靈都劉仙朝劉

俊父及妻蕭大娘趙靈岫及母丘四娘黃御鶴及妻朱
六娘沈壽及母溫八娘劉仙若鄧庭珪為亡孝蔡惟舊

明義期李表泓蔡祚合及妻劉大娘蔡推母董三娘為亡聿護軍曾光庭蔡靈舉為亡妣朱經母蔡為亡智蔡妃沒故蔡嬌合蔡四柔以上末五

蔡遊巖 曹雲峯 蔡崇躬 宋瑗 朱球珍 吳均 為亡考 歐陽平 朱千里 曾席母謝二娘 蔡希

妻李四娘 蔡佺祥 謝瓊母蔡五娘此在上層為弟

區五

弟子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康縣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陽坤當縣洞清觀銅鐘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統押將士收破却復前件鐘將歸本縣緣洞清觀領因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禪院未有銅鐘今將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興隆邑內居人同霑福利鴻音遠布永鎮仰監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癸亥朔廿九日辛卯題 院主僧疊滿

開元寺僧義全書此以上在末後上下兩區

准勅省指揮繕題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縣尉周

守主簿夏侯口

守殿中丞知縣事成口此以上刻在第六區左行

勅旨中書門下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未會不四更初即起具衣服禮 尊容蓋所為蒼生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曙色猶未分端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 真容云吾是汝遠祖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今合與汝於興慶中相見汝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即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親朕因即命使兼令諸道士相瞻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藍屋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迺遇 真容一昨迎到便於興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觀與夢中無異者伏以 露元大聖降見 尊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真之道崇清靜之源何曾不禮謁虔誠為蒼生祈福故得 真容入夢 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且興慶官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虛而告期與嘉名而相會斯迺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殊常之理將万福而俱臻無外皆運運億地而同慶臣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

昭武大將軍南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趙國器捨此洪鍾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人天供養者至大二年已酉歲九月吉日開山住持道士程紹真徒弟程自謹題此以上刻第四區

按此鐘本于開元二十九年南康縣女道士蔡淨源等鑄以充洞清觀供養者淨源等題名其上續于天祐元年判南康縣事陽坤移置畫錦禪院坤自刻記于上宋咸平三年知縣事成口等但題名而無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總管趙國器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養道士程紹真等題記蓋一鐘閱四百四十餘年而三移其所矣唐書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南康縣屬淮南西道元時陞宋之南康軍為南安路而南康縣屬焉陽所題云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峒此時當昭宗末季朱全忠兵犯京師朝廷倉皇為避亂之計昭宗本紀不暇載及平固作孽其詳不可知矣新唐書本紀僅書天復元年十二月鍾傳陷吉州似亦平固之餘孽也

夢真容勅

碑高九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三寸四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書在易州

武功蘇靈芝書并題額

以來典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陳實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者夢之正者是為通神於惟 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所致而大道是興再省典靈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祀彌口口告以行宮迺置之內殿兼云大慶九屬朕躬稽之道經以慈為寶當慈育萬姓永答神期卿等宗臣願揚嘉應所請者依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廿一日

真容應見

右博州刺史李晟奏奉開四月廿一日 勅中書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歷觀寶錄會所未聞側捧瑤緘不勝抃躍臣謹按陛下閱太初靈云後八百年靈差一日有 聖人正之至 陛下定靈之年正當八百

今又靈元皇帝以 聖明之代來見 真容於夢寐之間再陳靈應稱 陛下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則知聖靈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縑緇已載而琬琰未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請於開元觀具寫 綸言勒於貞石入仙宮而物覩知 聖祚之天長如九臣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勅旨依奏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鳳門解口光刻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商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以嘗以易州碑為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石墨 鑄華

真容之夢最為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韓佖然不自知其為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以正使如見聖于美見賢于巖者故以此為美而思依托之耳然而習偽導誣殊失一心大言之體若靈芝之字則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為合作宋日隔于異域故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潛此日如新亦物之幸也居身者可于以得師矣墨林 快事

夢真容碑在蓋屋縣樓觀金石 石文 跋尾

儀志石文 跋尾

碑言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余案此漢桓帝故實

元宗踵而行之繇釋老子銘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尙惠宏道含闕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可類徵也授室 金石 跋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碑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交城縣石壁山永寧寺

大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序

前漢州鄆城縣尉林諤撰

太原府叅軍房嶸妻渤海高氏書

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叅軍事常山蘇悅題額

維佛曰覺是法曰空鑄範所謂敬田薰崇可兼意境自西林宴滅東夏開教納羣動故廣蘭度門誦真宰即密傳智印功應沙劫化懸金界支提所以列寰宇建尊所

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嚮号石壁谷隨縣西壽陽縣

唐改壽陽為文水 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 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輩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衆寶名珠供養啓願玉衣旋復金勝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刹焉所以報護力廣真諦也口口紺臺之制類餘 紫禁

石墨鑄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亦非樓觀所刻也獨異真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于樓觀者有以牛為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鵞觀一碑先是覺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者觀妙齋金 石刻考畧

此非唐原碑乃後人重刻者碑首有重模蘇靈芝書唐老君應見碑十二字可證關中 石記

右真容應見記東武趙氏題為夢真容碑武功蘇靈芝書今傳於世者有二本一在蓋屋縣一在易州予皆得之文字行款皆同惟勅內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蓋厘本作張九齡蓋後人惡仙客名輒磨去妄以九齡易之爾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樓觀之側正指此事志稱二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傳

寫有脫文也當是時九齡去位已久諫諍之臣卷舌佞諛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夢寐蓋求治之志荒矣卒之果有幸蜀之禍慶流万葉亭祚無窮夢中之語詎有一驗哉李成裕唐書無傳天寶十載以宗正少卿奉命祭北嶽安天王見舊史禮

之恩禪師尋終自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踴然多寶不開吾徒安仰年薈四紀紹復六僧脩伽藍者瑾潤脫造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為能事粵邑宰燉煌張公合孫清信香緣台鉉英胄隱若敵國知無不為行春之餘瞻星開製豕拓巖爨所以面雙峯築基林間所以立前殿飛廊石轉高門南豁化樞桀爛於虹瀾激渠香藹於龍鱗附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眾縣諸吏鄉三老等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屬廊殿功閑請鼓鑄象設信

施山積穉懇雲奔弦朔再移公難久抑爰容上座普公日和上存億之中已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導師此處山泉人開卓絕常歎庭宇狹狹形像甲古既眾心同欲敦仰屈專知先捨俸錢次添淨觀想望耆闍之往思慕兜率之留寶臺繫念於儀形華林正觀於神衛俾開元廿六年十月十五日鑄鐵彌勒像一座良攻襄神物助銅迴祿燕雲而噴鍊飛廉噓風而沸液餉滿鈞外迺

徹金光非普公之摠衆罄心調御之慈悲真應則何以房翽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嚴護以禮供掌事聚掖而改座鏗刺設色辟遮起容頃者都師思九先患兩足編歷數年醫巫竭精寒瘧生念忍苦強步有加無麥當監理之夜忽覺輕舉及成像之

日曳鳥如初此則指魔易容如鳥出殼之攝也此寺幽深遠口林壑猛獸不育濡草羅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雨闐境歲儉念之則豐饒或觸加敬警俗登僧此則軒臺不敢西射廬山長存東首也然結構大廈兼寫聖容工不召而來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盡歸依追悟巧妙之徒人皆筋力殿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輪靈匠育王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堅剛像者代之崇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實在有為跡故攝應以住法是梵場也其炳煥乎上座普敬寺主惠進都師思九法師元魯大德茂忠守迪常念實定泊龍象法履貞實真華戒珠圓明智劍猛利當對初地聖擇勝於閑安果證中天已授記於文佛鄉望王恩員縣吏郝仙壽等五色鸚鵡千里騏驎瓊樹塵映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虔承遂陪於柰苑奉鍾離之舊政以喜得人心結曼那之後緣仍為佛事於獻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發揮匠意表刻紀靈則 我皇之會昌景福天主之示現功利不其茂絕穹谷摩滅蒼岑者哉謬侔傑不偶誠敬口口興徒發於蒲栢白林為頌詞欲徵於靈運石壁言詩貝葉尚記買圍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愧謹

偈銘云

世尊傳兜率天弥勒宴坐對諸仙晉山記石壁寺佛影下來雷此地新殿開望昭迴白毫放光照雲隈危樓敞臨懸象翠微濃子洗烟上張公作神鬼諾五十六億龍華樂靈匠罷真僧措八万四千師子駭鎮帝鄉歸梵場法輪轉子眾福證鉢衣拂子聖劫長

開元廿九年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或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辨之錄古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一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聲商觀其筆法道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銘燬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

為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石壁寺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金石文

右石壁寺鐵彌勒頌像其文云石壁谷隨即隋字隸西

壽陽縣唐改壽陽為文水先朝分治交城而立寺焉案隋書地理志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為交城開皇十六年置是文水之改名交城之置縣皆在隋時碑以為唐時改者蓋誤而交城之由文水分則又史所未及載也又攷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為文水縣又於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即今縣是也貞觀十一年改名壽陽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

是壽陽之名是唐初所改隋志書已改之受陽作受字別置之受陽作壽字似誤碑云隴隸西壽陽縣攷隋時兩受陽不並置當因文水并今壽陽之西故土人稱西以別之不云受陽而云壽陽者據後所改而稱之也潛研堂金石文尾跋

按受陽壽陽潛研跋辨之甚晰然尚有未盡者今刻太平寰宇記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

置壽陽縣屬樂平郡盧諶征艱賦云歷壽陽而總轡即謂此晉末省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徙壽陽之民於太寧元和郡縣志作大陵城南置受陽縣屬太原郡隋開皇十年改壽陽縣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別置壽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為太原縣仍屬焉唐武德二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据此則自西晉至唐貞觀祇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据魏書地形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縣注云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為壽陽縣注云開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詳玩文義改州南受陽當作州西州東故壽陽當作受陽疑隋志刻誤州東者并州之東也齊周所置隋大業三年改太原郡故受陽在州東則析置之文水在州西明矣碑所謂西壽陽縣者即此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永嘉後省後魏太武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戶于大陵城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為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為太原郡縣

仍屬焉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收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十一年更名壽陽是貞觀十一年以前從無壽陽之名寰宇記傳刻之誤信矣

然稽之舊唐書地理志孟縣云隋縣武德三年置受州領孟壽陽二縣六年移受州于壽陽貞觀八年省受州孟復屬并州壽陽云隋舊縣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移受州于此領壽陽孟二縣貞觀八年廢壽州縣隸并州是以壽陽為隋時舊名且於受州前作受後忽作壽自相抵牾如此可知壽受二字之易涉訛誤又不獨寰宇記為然矣

新唐書無縣不能放其後如文獻通考于壽陽但云晉舊縣于文水但云漢大陵縣皆不著受陽字鄭氏通志敘地理仿禹貢之體不詳沿革無可折衷也此碑既以壽陽之名起于隋復以收壽陽為文水云在唐時並與隋唐諸史異碑下云先朝分置交城而立寺焉隋書地理志交城縣開皇十六年置

不始于唐其云先朝唐地理志謂先天二年析置靈川縣開元二年省依文當云析置靈川非析置交城也以意度之交城與文水接壤或犬牙相錯之處隨時彼此折屬而寺址遂隸于交城耳碑云

威夢類茲泉之人

書

昌郡公 皇朝贈太常卿司馬胤宰門華胄公侯

奕代簪紱

流

則遺風追電沖天將舉則切漢摩霄合浦騰暉色映朱

之表

亭伯之宰長岑位不充量以今方古彼此一時屬炎取

風頽寰宇

若斷金雖

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流公奏前載之廢興及列代

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山西通志石壁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壘巘周環拱列如壁南有石崖峭削百仞唐建石壁禪寺今為永寧寺

唐儉碑

碑通額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四尺行八十五字正書額題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十二字隸書

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

百之運是以軒工御紀凡力贊其

錄尚書事晉昌王抱廊廟之材懷公輔之器同傳險之

之成敗

才任以文房實諸眾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

公

騎波屬扶西河如拉朽發并部若蹇兕行至巨川秋濤

遂降

求儻便官度息兵破袁之軍未卜洪溝若割滅項之日

高祖

司馬元帥節

之法陳黃石一卷之書或面水背山或先偏後伍鼓角

鳴厚地旌旆

帝

社追尊龍劔袞服熊執照門論道啟沃為國本長流濟源... 瑯瑤鎮... 遂... 草生墳歲月已矣... 開元廿九年歲辛巳...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真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為立碑碑雖殘缺後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 右唐儉碑真跡三十九行下落過半行字不可數在醴泉縣東北十里許昭陵南向... 右莒公唐儉碑按本傳祖莒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鑿隋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儉父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與傳不同此碑儉父名已闕州刺史之上亦闕一字惟碑稱晉昌郡公而表云安富公則表誤矣據表儉之高祖曰令世又不載其官位此云高祖岳北魏為州刺史亦當以碑為正碑雖斷裂不能讀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新成縣公尋改晉昌郡公史不載新成之封碑云加鴻臚卿史亦不載碑又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陷劉武周時密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

非實錄也... 按此碑全文約三千三百字磨滅已甚存者一千二百餘字僅三之一撰書人俱不可攷儉卒于顯慶元年陪葬昭陵葬時即已立碑年久碑斷據碑文前有并口立碑語後有蒸嘗之薦貞石斷裂語又舊唐書傳云官為立碑皆可證也此碑是開元廿九年曾孫重立距葬時逾七十六年矣碑云公諱儉字茂約舊史傳同新傳則云字茂系金石錄已言唐書列傳之差謬可知劉書在宋時久廢不行趙氏未及見之也碑云高祖岳後魏口州刺史下云僕射尚書令晉昌王... 州刺史晉昌郡口皇朝贈太常卿唐書宰相世系表儉之父鑿鑿之父靈芝之靈芝之父令世則儉之高祖為令世與碑異又兩唐書儉傳皆云儉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北齊書與北史皆有邕傳云邕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是靈芝為儉之曾祖而官封與世系表之作北齊尚書右僕射溫國公者並異也碑于高祖岳後文俱泐無從攷矣北齊書邕傳邕字道和天統初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北史云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

書右僕射與所存字合... 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則碑俱畧矣傳又云邕有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于武貴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世系表邕長子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次子鑿隋雍州太守晉昌公三子不載與北史傳兩唐書儉傳則云父鑿隋戎州刺史以齊書北史證之官戎州刺史者即是君徹碑尚存中書字亦是君徹初官待晉昌郡口傳不載耳則邕父為君徹不知何時改名鑿也碑云解褐左勳衛兩書皆畧碑云先君昔在有口與高祖連口口敦莫逆此即兩傳所云父鑿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也碑云太子至晉陽初申通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流任以支房貴諸眾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司馬即兩傳所云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也碑云連元女三宮之法陳黃石一卷之書唐書藝文志兵家有黃帝問元女法

三卷黃帝太公三宮法要訣一卷黃石公三略三卷碑蓋節取諸書之名併合對偶為二語與藝文志不甚合也碑云進口口口夫封新成縣公尋改為晉昌郡公舊書云平京城加光祿大夫新書相國府記室碑封晉昌郡公而初封新成縣公從畧也碑云劉武口竊九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劉邑屠城裂冠毀冕調劉武周也又云口遂陷賊公觀尉遲敬德頗識事機示以安危告以成敗口若冰釋翻然改圖詔公為口口州口口使尋拜禮部尚書賜以懷恩田口舊書尉遲敬德傳劉武周起以敬德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渝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于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

遣劉世讓歸白發謀高祖捕反者懷恩自殺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候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盡簿懷恩貨產賜儉還為禮部尚書傳是兩書儉與敬德傳皆不載儉勸敬德歸降之語然觀儉在賊中不忘朝廷則示敬德以安危成敗之語非盡飾美觀敬德歸唐効忠不叛殆亦儉言先入有以堅其志也事見敬德傳碑云詔授太宗文皇帝天策上將以公為長史此是武德四年事傳同碑云尋而劉闡擁徒冀北挺口燕南是武德五年事兩傳不載碑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改口榆關寢某燧烽柳室散其部落此是使說誘突厥事黃門下公食邑口千戶實六百戶兩傳于授天策府長史下即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而移使突厥說誘事在貞觀初也傳云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衝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又据新書李靖傳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懸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據此則儉之得脫身還也亦幸矣惜碑多缺泐其事不詳也儉以鴻臚卿往慰撫本傳不載此官而碑在說誘突厥得還之後所加為不同碑云貞觀口年口使口口都督下此當是除遂州事而兩書傳皆在貞觀前為異也碑云詔曰與卿故舊可申姻好口口尚識尚豫章公主加光祿大夫特進兩傳無符進下闕据唐書公主傳云下嫁唐義識固與碑異而金石錄以為公主傳作茂識是趙氏所見之唐書與今本異也傳稱儉諡曰襄碑文既泐無攷而題額復不舉其諡稱府君者何耶後云會孫將軍闕五 大將軍雲麾將軍闕下世系表儉會孫九人未有官雲麾將軍者不能知其為何人已上皆据碑所有字取史傳互勘而列其異同如此其餘歷官事蹟具詳史傳

山白鹿長樂瑤臺三鄉界古逢蒲村下宮去陵一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冊府元龜載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冥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窆窆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又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諒厥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率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烏菽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識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又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入功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九峻山

孤犛迴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
乃詔營山陵于九嶼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功臣睿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
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
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
如之文獻通考云若宮人陪葬則陵巨爲之成墳
凡諸陵皆置畱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
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新唐書本
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許陪陵子孫從葬此昭陵
封域賜地陪葬之原委也其陪葬諸臣排長安志
載諸王七人公主二十一人妃嬪八人宰相一十
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細數註申姓名
得五十四人功臣大
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凡一百六十六人檢諸書所
載與長安志不同者如文獻通考公主內晉國公
主志作晉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志作程懷亮
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志作杜爾新城公主
駙馬韋政舉志作韋正矩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
志作竇盧讓又志載潯陽汝南常山三公主通考
不載讀禮通考公主內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
藏志與文獻俱作唐善藏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

相陪陵尙有字文士及見新舊史而此不載杜如
晦陪陵新舊史皆無攷舊史出貞觀七年十二月
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
則如晦墓原不在此也按舊唐書杜如晦傳如晦
以貞觀四年薨其時未建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
志之誤無疑也讀禮通考陝西通志亦皆十三人
有杜如晦與長安志同文獻通考丞郎三品只五
十人不載中書舍人杜正倫天策府記室薛收宗
正卿段倫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瑋贈禮部侍郎安
康伯太史令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震而增多太
常卿姜皎房光義之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羅
又禮部侍郎張俊允作張復允疑皆誤也當作張
後允又禮部侍郎孔志亮作孔志約又衛州刺史
蕭業作蕭鄴琅玕公李珍作王珍常山公李情作
常州公中山公李瑒作中山王左清道率房回作
房桓夔國公劉宏基無劉字陝王府司馬史爲謙
無史爲二字皆文獻通考刻誤也讀禮通考同文
獻通考惟劉宏基有劉字史爲謙有史爲二字常
山公不作常州蕭業不作蕭鄴又杜正倫段倫薛
頤楊仁恭姜簡皆不載又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

史那社介志作社爾文獻作杜爾新城公主駙馬
都尉韋正矩與志同與文獻異長安公主駙馬都
尉豆盧懷讓志與文獻無懷字安康公主駙馬都
尉獨孤謹志與文獻作獨孤彥雲亦不載三公主
陝西通志陵墓卷載陪葬昭陵公主二十二人載
三公主與長安志同誤分廣陽師道爲二主廣陽
乃長廣之脫誤師道者卽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
誤以駙馬之姓爲陽又以其名爲別一公主封國
乃合二十二人之數其實二十一也唐書公主傳
與諸書不同者襄城下嫁蕭銑諸書皆作蕭銳南
平更嫁劉元意諸書皆作劉元懿豫章下嫁唐義
藏不作善識清河下嫁程懷亮非知亮新城更嫁
韋正矩非政舉長沙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
通考皆誤衡陽下嫁阿史那社介作杜爾者誤也
文獻通考妃嬪七人不載竇卿妹石塔讀禮通考
妃四人不載鄭國夫人彭城夫人人才人徐氏竇卿
妹陝西通志妃嬪八人數同而紀國太妃作常氏
越國太妃燕氏作趙國妃熊氏竇卿妹作竇卿姊
爲異文獻通考宰相只十二人不載杜如晦而增
多岑文本之男方倩長安志圖說註云沉案唐宰

盧承業寧州刺史竇義節作賈義節工部侍郎孔
惠元作孔元惠中山王李瑒作李梲衛尉卿姜遠
作姜遐則與長安志文獻通考俱異者又原州都
督李政明注云宰相世系表作李正明原州都督
李正朝注云一作明疑卽一人誤分爲二也陝西
通志數與長安志同惟閻立德作閻立本盧貞松
作盧赤松李政明作李正明李芝芳作李之芳瑒
瑒公李珍作瑒那王冲千金公李俊作零陵王俊
常山公李倩作常山公李清西平郡王李琛作裴
武郡王琛別有西平王安衛州刺史蕭業作蕭守
業原州都督史幼虔作史幼曠芮國公豆盧行業
作豆盧承業祕書監岑景倩作岑曼倩又長安志
有兩李震此只載一人增多劉洪直一人皆與長
安志異至張後允之作張俊允姜遐之作姜遠則
同誤也文獻通考於功臣大將軍以下只五十五
人不載都督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公孫武達
阿史那什鉢苾金吾大將軍梁敏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社爾監門大將軍仇懷古大將軍公孫雅靖
及渾大寧耐史氏又以輔國大將軍劉洪基入之
丞郎三品數內與長安志異讀禮通考真國公李

叔寶作胡國公秦瓊金城郡公姜確作邠國公李
容師作李容師薛萬鈞作薛萬均阿史那社爾作
阿史那社介尉遲寶林作尉遲寶琳薛咄摩芝無
芝字蘇花熟作蘇泥熟張大師作張世師牛伯億
作于伯億徐伯盛作徐伯成元思賢作元思元李
丞祖作李承祖段承爽作段承爽房光忠作房先
忠魯何道無魯字右驍衛大將軍嘉川縣公周仁
護作護國大將軍嘉國公此皆與長安志異者至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作豆盧承基註云宰相
世系表無其人當即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至讀禮通考不分宰相丞耶功臣大將軍等目無
從攻其人數之同否而統稽之則尚有益州都督
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阿史難什鉢苾左金吾
大將軍梁仁裕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皆所不載
又觀國公楊恭仁薛國公長孫順德梁國公契苾
何力刻國公張公謹驃騎將軍乙速孤晟尉遲寶
琪魏州刺史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昭祐太宗尙服
宗道原州別駕房暉咸陽縣丞房曜岑文本子方
情係雙情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
王直德皆長安志所不載也陝西通志只六十三

人稽其姓名實只六十人而尚有薛仁貴李思摩
契苾何力三人為長安志所未備長安志所有阿
史那社爾耶那王駢執失善渾大寧尉遲光麻仁
靖姜斯七人陝西通志所不載也宋游師雄題昭
陵圖曰太宗慕漢之將相陪葬功臣密戚各賜塋
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
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
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
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
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今已廢毀陪葬諸臣
碑刻十七八九因語臣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
其傳云云圖列妃嬪公主文武諸臣間多錯雜與
會要文武左右而列之語不合今取其圖與長安
志互校諸王七人圖全不載公主二十一一人圖存
十六人妃嬪八人圖惟四人宰相一十三人圖惟
十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圖惟二十一人功臣大
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圖惟二十五人而圖中除文
德皇后原非志所應有外尚有太妃許氏先妃陸
氏乙速孤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神慶王君鄂王
守安薛國忠崔安上孫武達李靜師新羅真德十

二人為志所不載又極東南有高頰西南有審府
君二墓不知在陪葬之列否又東北有皇元墓亦
無所攷皆志所不載其姓氏之與志異者志有姚
思廉高士廉圖則合為姚士廉一人楊師道志作
楊師訓劉黑闥志作吳黑闥圖立本志作闥立德
尉遲寶林志作保林周護仁志作仁護梁儼志作
梁敏申進達志作牛進達恐皆是圖刻誤也凡此
皆諸書所載陪葬諸人姓名官爵人數之不同也
其諸墓之有碑者金石錄載七碑集古錄目載十
一碑寶刻叢編載一碑復齋碑錄載一碑通志金
石略有
關頁不六藝之一錄載諸臣二十四碑又有文德
皇后碑見金石錄者讀禮通考注引京兆金石錄
載三十四碑又據石墨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
為九峻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田同行
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牧碑折
而西一里許為趙村北行里許為莊河村未至先
于道旁冢得羨道斷碑至村則有段志元碑東行
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
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
耳以圖考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

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
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
李靖碑撰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
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家李勣
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家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
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斬然屹立與溫彥博碑
榻者甚多主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
十步歐陽詢書不復可搨至西峪村村東南纍纍
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穎
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麟次都不百步既而又
得蘭陵公主碑于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
廊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
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間十五年
前舍黃質田掘而榻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
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小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
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小二碑余皆走之則與
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
此于邨邨東二冢一為乙速孤昭祐碑首苗客撰
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駉
八分書地僻榻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求之大略相合又金石文字記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鳳皇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向有存者僅得二十一片為房元齡高士廉段志元張後允馬周蘭陵公主姜遐許洛仁孔穎達阿史那忠懷敦禮豆盧寬薛收張河難監門將軍王君唐儉乙速孤行儼李靖李勣乙速孤昭祐又一碑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削去後又購得四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據此則碑字存者二十一片也關中金石記載溫彥博段志元高士廉孔穎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寬薛收崔敦禮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先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藝姜遐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共二十五碑今昶所得者溫彥博段志元孔穎達馬周高士廉褚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陸妃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姜遐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中記案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裴藝王君四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為風雨剝蝕故諸家所掘殘闕過甚乾隆四十八年昶蒞官關中公餘之暇訪覓掘工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千餘字者自開以為昭陵碑惟招之精可無遺憾其時畢秋帆適官中丞既修護昭陵又東西立石書陪葬諸臣名位以垂久遠長安志陪葬名位孫星衍撰昭陵陪葬考言之甚詳語在長安志及醴泉縣志中今存碑不多其所摘諸謬誤以較存碑什不得一因不具錄諸碑稽其所在大率在醴泉縣北十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陵遠矣當時諸臣陪葬恩禮必有定儀遍攷兩唐書禮志及冊府元龜文獻通考諸書俱不甚詳今攷諸碑所載有日給東園祕器曰膊布絹若干段或一千段或一千五百段或一千五百段米粟若干石布絹曰喪

葬所須並官給曰班劍四十人羽葆或云儀仗鼓吹送至墓所往還曰遣使副二人監護或四品一人曰賜謚備禮告柩曰詔許立碑此皆其常也曰親御城樓臨送則惟高士廉有之曰駕至橫門投書永訣則惟李勣有之曰度三人出家以資冥福則惟許洛仁有之曰常所服甲隨瘞則惟阿史那忠有之曰築墳象陰山積石山則惟李勣李靖有之皆特典也東園祕器係祕藏墳中之器見漢書佞幸傳東園祕器珠襦玉柩以賜董賢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又後漢書禮儀志云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鎧瓦窻瓦釜瓦甑瓦鼎瓦案瓦杯瓦槃瓦酒樽之類是也讀禮通考載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輹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咸儀服甄各視其生之品秩此似即碑所云葬事所須咸令官給也班劍者儀仗中排列車前所以班蘭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以佐命功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其數少或二

十人晉書忠敬王遵傳遵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多至四十則唐書魏徵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今諸碑則皆用四十人矣羽葆之制始見于漢書王莽傳莽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璫羽葆載以祕機再見於晉書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二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鼓吹見舊唐書音樂志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云送至墓所往還者文獻通考引漢魏故事云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擊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客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則是所謂墓所往還者即為迎神而還之用也惜諸碑文多闕略不能全攷祇就各碑所存字類聚而論刻之總附于此蓋昭陵諸碑至唐儉而止也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碑僅存上載高四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七寸四分二十六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蒲城縣橋陵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御書

中大夫守大理口卿 徐嶠之撰

臣聞昌言駐齡入遊恒岳觀香飛解受道緜山皆名列

仙口口口口下仙仙之懋功承

真氣全於乙妹道口播於口下高宗天皇大帝之孫

承訓於 睿宗大聖口皇帝之女我開元觀下形闖風

口口下先帝之龍潛藩邸 公主以王口受封蓋

齟齬之時口口下先帝尙其誠心不奪雅志以丙

午之歲度為女道士口口下藥口口下姜鳳凰樓中聞

學蕭之秦女屬 先帝席圖御極翼口口缺

邇隣鳳城銅關魏峩豈唯南裔之域銀題赫奕何口口

口之宮口口下氣將巽風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籙呼

玉女之口辰既資口口下邑一千四百戶雖湯沐

增賦貴盛當時而珠玉滿堂賤之莫口獨口下彰寶靈

而應天極麗窮神以宴以處豈不謂高其節行寵其情

口口下委氣大塊休躬天鈞齊彭殤於不及其貴賤以

同塵冥口口下其神下至如靈母七寶之拾王母四童

之藥成標上訣不口口停年公王下形于東都開元

觀春秋世有四主上以天倫之情口傷口口口下觀下

葬踰於吳國口筮年尙遠撞空伊洛今龜言既口陪葬

下喜縣開國男裴允初備監護之儀銀青光祿大夫將

作大匠王柱國康下紫氣迎於函谷白鶴送於緱山瓊鳳

雲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
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
梯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
人費財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不宜過為崇麗
取謗四方上覽而善之二年五月更以西城為金仙
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遍奪民居甚多
用功數百萬唐書公主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
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此碑攷之則金仙入道已久惟
築觀之舉當在景雲以後耳玉真初號隆昌唐書作
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諱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
真二觀皆造于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寶誕舊宅
與金仙觀相對今據此碑公主薨于東都各有所住
之觀矣唐書百官志皇姑為大長公主姊為長公主
女為公主獨不及皇妹予攷諸碑刻代國鄆國涼國
金仙俱號長公主未必皆為明皇之姊恐皇妹亦得
稱之也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碑損蝕以新唐書相較公主始封西城縣主碑云先
帝之龍潛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諱丙
為景此獨仍其字豈由明皇御書乃從已祕不諱之
例耶公主居東都開元觀與傳言築觀京師者符又

哀鳴咽薤歌而欲絕黛雲口口下留跡徒聞卧斗而飛
去幾劫仙羅之拂石乃為銘日數首虞妹娥皇帝子傳
載封陳詩歌機李蕤蕤九口崑耀百里口下水豈學平
陽下首性閑婉輶輝燿然匪傲榮貴嘗接道德口縣曰
五下降月德女排烟羣遊瓊圖序業金編下京樂土
雙開藥觀 口下大數萬物同整奄示長息儵然解
攜圍暮柯爛椿齒年香下勸切旋下伊洛之間歲叶先
遠陪葬 橋山東辭鼎邑西度函關巽風口下靈
妃時過仙侶下泉燈一問芳無光壽陵萬古兮相望金
鼎玉口下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
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
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
史書事差謬多如此金石錄
在蒲城縣金粟山睿宗橋陵內明皇行草中有開元
字面漫漶存二三百字亦在隱見間文為徐嶠之作
有先帝不奪雅志云云嶠之亦以書名其子浩又世
其學不獨稱率更蘭臺父子已也宋齊金石
刻考略
右金仙長公主碑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歲度為女
道士其時睿宗尙為相王王女止稱縣主也通鑑景

史於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闕而不書此當以碑補之
云薨開元時投堂金
石跋
按碑下截磨滅每行字數不可知然以銘詞準之
次行二章上存五字大約每章八句四字為句二
章共六十四字加註一章占一格共六十五格除
次行有五字則以六十字為一行今每行存字二
十四五不等蓋僅存十之四矣公主已入道而陪
葬橋陵題云金仙長公主則不以女道士目之也
文是徐嶠之撰元宗御書而嶠之下但有撰字則
非奉勅也碑泐其薨年但云遷形于東都開元觀
來齋云中有開元字者指此並無開元年字投堂
未詳視而云薨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薨原在
開元年碑題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
傳云父嶠之舊書無
之字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
史而不載大理卿之在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
獻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伯
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州刺史正書行書道媚
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陵塤頌開元七年徐嶠之
撰書高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
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當皆

晚年時矣舊唐書徐浩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浩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則浩父嶠之卒

在浩官幽州節度幕府之後西唐書張守珪傳守珪徙幽州節度契丹別將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

大閱軍實二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幽州節度在開元二十三年以前而浩之丁父憂亦距二十三年以前不遠也石浮屠後記金仙長

公主奏賜新舊譯經在開元十八年則公主之薨與嶠之之撰文皆在二十年前後矣公主春秋四十有四始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當在武后天

授年間碑云丙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年約十四五歲若從唐書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則年已二十番當下嫁矣史誤無疑而潛研跋謂

築觀在景雲後者誠確也碑兩稱先帝前云先帝向其誠心者是指中宗後云先帝席圖御極者是

指睿宗下云銅闕巍巍銀題赫奕正是太極元年築觀之事而其後遷形于東都開元觀必是先居京師後居東都也碑不能定其年月姑附開元之

末

內侍省功德碑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廿六行行五十字行書額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九字正書在洛陽大唐龍門石龕阿

御書

寶王如來有圓覺之

脩以自性而

斯口是以瑤璃正受

奉高力士

公內供奉楊思勳

內供奉

思口

杜懷敬

向遇全經思崇

唯聞瞻口之薰雪岫

掩法壽賴而猶傳

成口口口口口

動哉口敢口深心

之口口口口口

北極之尊智地無疆

靈山審口口口

解脫之色如來之相

爲口口口口口

胡普叔 范口口 晏思忠 口口賞

內侍省內侍口口口 局令內供奉王口歸 馮口

廣 劉義口 毛懷景 徐仁口 陳口口 口口温

孫仁口 口口口 王順景 口乾裕

王承恩 王惟口 口口口 吳明簡 湛滿口

口壁 口口口 朱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董崇順 李元亮 耶武口 高承口 口思敬

梁思莊 內侍省內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崇口 駱思口 口光

憲 王口口 口口口 王義超 劉頭兒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高口口

輔仙通 李齊珪 口文喜 口口口 口嘉泰

內侍省內口口口 內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張口口 張遺福 陳崇恩 田鳳仙

口口口 內侍省宮闈局給口內供奉口元會 口惠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崇詡 口口口 王庭隱

劉令法 張元滿 趙處信 鄭元光

信 口口靜等一百口口口 爲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

碑過殘蝕不見書換人名氏金石攷作御製御書案文首稱弟子右監門衛將軍

公內供奉高力士又有稱光祿大夫內侍省內侍

宏農郡開國公內供奉楊思勗二人並見唐書臣者傳餘人名多可識以徵不具錄後題一百六人奉為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云云則諸臣者為天子祝釐也必非御製御書金石攷不及細檢爾末列官關局給

使內供奉百官志凡無官品者號曰內給使碑所記與志合

按此碑是內侍省官為天子祝釐而造西方無量壽佛像一鋪刻記於龍門石龕也文前有

撰泐其姓名則非御製信矣然次行有御書字宜乎金石攷以為御書也碑末有開元字泐其年月

文中以今敦詳字下有林鍾字是午年之六月也元宗開元十八年為庚午天寶元年為壬午據

文中內侍省官首為渤海郡公高力士次為宏農郡公楊思勗兩唐書皆有傳

力士之封渤海在天寶初楊思勗但封虢國公無宏農之封其卒也在開元一十八年若以力士之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 諾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親

李秀殘碑

碑僅存二圓礎徑皆一尺七寸五分各十二行中行

春順天府尹吳君 綬認捐以見贈 七

郡守

智

勇備

穿四

宸翰賜

玉帛均於門 廡 國家方築壇拜將 女賢和

淑慎靜恭貞白移 也靈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東城

封渤海為據則當在天寶元年而碑不應有開元

字以思勗之卒年為據則當在開元十八年而力

士未有渤海之封疑不能明姑附開元之末然開

元以前攷唐書未有內侍監權者至開元之末而

思勗典兵力士勢傾中外故率羣內侍為天子祝

釐大書深刻所列人名其多如此以啟後世關寺

專權之漸直至甘露以後宦官與宰臣藩鎮聲勢

相軋互有勝負而唐遂以亡實由明皇作俑也此

碑雖微可為履霜堅冰先檢志始故特書之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終

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二年

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

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

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為

左武衛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

校官裂為柱礎臺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

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

不暇也友人邵至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

則古礎存焉規如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

于美侯喟然與歎寓書縣令葦菽都下將為亭以覆

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繁劇
 載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還
 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與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為政
 矣且宛平赤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
 厥宇迄無傳焉侯始亭而碑之俾木風者得以故事
 列於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
 落之和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
 鉛槧之後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
 南陽人萬歷六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
 并書承德郎知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沈榜宛
著雜記
 李秀碑僅存三百許字漫漶不可讀曾于海上顧氏
 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董其昌書
樂志論跋
 古墨齋在宛平縣署內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
 邑令李蔭購得發之署壁傍構下亭植柳蒔花以為
 公餘退思之地燕都游
覽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元秀范陽人以功拜
 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
 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為靈昌郡太守
 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
 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此碑其官

同其姓同也趙子商名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
華乃以為一碑又以此碑為趙子昂所臨誤矣碑不
知何時入都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
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
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小京兆署中
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
金石文
字記
右李秀碑在順天府府中趙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
改年為載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按蘇頌
撰京國長公主碑云開元十二載前此二十年亦稱
載者文字中偶一用之與此同也又按李邕撰靈巖
寺碑頌在天寶元年亦曰靈昌郡太守而新舊史止
云天寶中邕為汲郡北海二太守可以補兩書之闕
子從嘉與頌氏得拓本有額唐故雲三字比今碑字
多三之二為頂墨林珍玩云金石
後錄
 李秀碑刻於天寶中在今良鄉縣地其後碑石既斷
 良鄉學博士某斷為柱礎又若干年重修學宮棄礎
 雜置瓦礫間閩人董生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萬
 書良鄉令輩致宛平署中凡六礎蔭既得石嵌於署
 壁號為古墨齋時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

尹署而土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
 二礎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順天府府丞公務
 之暇訪求所謂雲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訊之皆云
 無有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既暮開步於庭見蔓草
 中有二石就視之則碑石也驚喜過望急拂拭讀其
 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數十字而已余惜其
 棄置思仍發之署壁既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來如
 傳舍然下者若良鄉博士不免視同土石而博雅好
 古若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雖復效古墨齋
 遺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去府
 署甚近數百年祭祀不絕竊以為官舍之屢易不如
 祠宇之常新也宦游者之去來無定不如忠臣義士
 之歷久而不歿也故不發于署而發丞相祠中令四
 方之士謁祠者觀壁間之書思古直臣風槩為之慨
 然興慕未必非廉頑立懦之一助也吳滿雲應將
軍斷碑記
 右二石礎拓本二礎顛末詳見順天府丞石門吳涵
 所撰記碑中所有字成句可讀者如式表先公之墓
 其詞曰則為墓表可知日遼水渺瀰則在范陽無疑
 日懿文壯武廣孝移忠利倍往昔功省今茲是其功
 業可略見也日賢和淑慎靜恭貞自此必稱其所配

之德曰國家方築壇拜將考元宗初年敦丹突厥皆
 興戎事而李秀既為范陽人則其所効武功或即鄉
 土所近築壇拜將當指薛訥伐契丹之事惟朝議大
 夫使持節不知其何所指耳碑析為六礎度今拓本
 每礎圓徑尺二寸以方廣計之則是碑高僅四尺餘
 博不及三尺也準以唐時碑製恐所殘損者多矣礎
 由良鄉輦致宛平縣署又移入京兆少尹署遂為王
 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然王京兆既好此碑何以
 又置二礎于尹署此誠不可解者豈非神物完缺聚
 散實有數存今雲麾隴墓過良鄉者渺不知其處而
 片碣畱遺轉徙離合所遭不一顧此二礎得與信國
 祠堂永垂不朽殆雲麾之靈自為呵護京師去良鄉
 四十里桑梓憑依亦雲麾之所樂也石門吳丞其功
 甚偉戊戌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坨昆弟寓
 京師二君子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
 得此拓本廢池成軸出以示余因敘論之如此宋文
蘇碧
 盧府君碑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二十
 五行行五十字行書在洛陽許家營
 唐故中大夫上柱國口州刺史盧府君神道碑并序

括州刺史李邕撰并書

嘗以清白者賢操之行理之者公人之業矧乃月仁以
 物濟義以車酌酌畢畢所以
 陌歌頌風俗昇聞車未下而威先備未即而恩洽衢
 在也岳其
 堯理水伯夷封於呂城周武興太公齊國
 涿子左庶子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
 壽綿州長史箕有禮言貞
 拔休風高視當代學觀樂聽聲之以
 爽兌以欲
 同於席解褐冀州信都主簿改釋州太平丞借以昇進
 問莫不箕清華玉忠公
 至性墟墓沫松檟茹茶服除轉州
 恩除洛州新
 安宰以犯諱更榮陽以農民以孝以
 出以賑貧好

不捨過而獄無其辜匪貨恩而人有其愛莅政
 於其碩書是降皇帝問

洛州榮陽縣令盧正道才行早著清白有聞夙夜在
 公課宦居首使車昇幾朕甚嘉之今增卿祿秩以褒美政
 勉勗終始無替嘉馨賜卿育蒲
 近增
 朝廷以爵不及嗣罪不在

錦州員外司馬
 文之以
 黜邪惡汗阻格人
 詩意誠而公義直而亮庭無宿諾事不於
 通志散金為樂餐玉從遊日月有來
 藥物無効神已及化未成乎春秋八以開元
 十四年嗟歎將智逝矣乞言乎以開元十年二月
 朝六日遷厝安山先塋之禮夫人

榮陽郡氏長史元度府君之息女嚴慈訓

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州長史考宰相
 世系表有盧寶素隋澤州內史部長晉州別駕子安
 壽緜州長史正與碑合下一格子正紀汝州司馬其
 上一格與安壽並列者正道鄂州刺史蓋世系表十
 三上二十七葉誤以正道移上一格遂致父子亂次
 賴有碑以考正之也世系表安志當時安壽弟正勤
 正義正言當是正紀正道兄弟僭當是仇弟推其名
 字相似知之今皆上一格後之刊此書者幸改正之
 二十六葉亦誤上一格惟二十九葉有正容與正紀
 正道並列不誤中州金石記

子勤事姑德昭宜百光脩姓宜室
 翼後時仲子寬朝散大夫恭陵令叔子
 微太原府士曹並長齡促子才堅前桃
 林宰季子曉州司馬子太子宮門郎
 皆在邦聞人惟家有子文史足以氣迹以昭
 慈和嘗以先公休畢
 銘泣相淚枯號天氣絕敬申遺恨遠託故人
 莫追德不其詞曰
 地藉慶靈考誕生岐俊博摠技藝兮含宏忠信錦詞
 林兮雲飛筆陣二視兮進宰縣
 蒼生有望兮皇天不怒蕭蕭門兮羸風口
 近
 年歲次壬二月丁丑朔八日甲申
 張口慶

換人年月缺諸視州字亦不了實刻類編有鄂州
 刺史盧府君碑文李邕撰并書天寶元年二月立左
 洛宰相世系表正道鄂州刺史碑云除洛州新安宰
 以犯諱更榮陽今榮陽又有景龍元年盧正道勅及
 榮陽令盧公清德文据此諸証知卽正道碑也碑云

唐四十五

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文

子文子庚乘子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靈元之聖教宏
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
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冲虛真人文
子號曰通靈真人庚乘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
書並隨號稱為真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
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
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
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倉元二月丁
亥御舍元殿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武皇帝辛
卯親耐元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
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
冲虛真人庚乘子號洞靈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
文子為通元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庚乘子為洞虛
真經今人稱莊子書為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
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
有偽為庚乘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金石文
字記
按庚桑子一作亢倉子其四子所著書舊唐書經
籍志亢倉子不著錄新書藝文志則四子並載注

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拳然踟慮瞿然改容益
靈山之嵯峨增壽宮之肅穆塵階趨庭騁其形尚饗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諸王侍
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才書

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州別駕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

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內而已豈必
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蓋由其內之不足也東里
集

按此碑文為韓賞撰韓擇木書賞與擇木史皆無
傳述書賦注稱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

常侍此碑結銜云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是其初
官也榮王者元宗第六子名琬始王鄭從王榮後

謚靖恭太子諸王府侍書無專員其司馬則每府
一人從四品下也又檢韓昌黎集稱同姓叔父擇

木善八分以擇木為同姓叔父則不與之同系唐
書韓愈傳愈鄧州南陽人擇木是昌黎人顯然二

系然据宰相世系表河東太守純之後徙昌黎祿
城或是擇木之先世然表不載擇木非純之後人

矣愈之先世源出弓高侯墮當與河東太守純仍
屬一脉故愈稱擇木為同姓叔父也

云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
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
文義類者補其亡据此則亢倉子乃撥拾之書宜
乎舊唐書不載今碑作庚桑子而其號為洞靈金
石文字記作洞虛恐論

告華岳文

此刻與盧朝微謁岳廟文同一石此在上方高二尺
四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二十行行十五字隸書額題
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
十字正書在華陰縣嶽廟

韓賞撰

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啟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
惟天地生子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
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窮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
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
吉惟茲臣庶鑒乎得失今予小子造于 神祠將有
所盟 神其聽之有人嗜好各為私福顧無所求
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 神如有一心公
朝戮力生人惟 神是福崎嶇亡道僥倖在位惟
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為本圖憂國濟人為己任明
明泰華昭鑒于茲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

充公頌
碑連額高八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七分二十三行行
四十九字正書額題充公之頌四字隸書在曲阜孔
廟

充公之頌
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之宏撰

包文該書

若昔帝軌覆王綱頹則孔聖挺生而憲章克復故能差
人極酌彝倫聲明有度文武不墜講德泗上橫經淹口
□□□□□□代嗚呼歐儒墨蹈仁義曠志鵬海服
膺蟻術瑤珠金玉鑽仰情性者其唯充公乎公姓顏名
回字子泉魯人也□□□□□□□□十口惠困而能通
休休焉拾塵著德貧而不仕衍衍焉鼓琴自娛雖行藏
坐忘黜聰墮體確乎不拔澹乎自持猶以□□□□□□
口談岱嶽辯星精之騎及夫杏壇花白素王哀一辭之
交槐市業青丹史煥四科之首輝光昭晰芝蘭鬱芬年
代長遠久□□□□哉偉歟美哉偉歟之宏刻鶴見唯
雕龍宣譽昔往神仙之郡未繫想於王喬今來禮樂之
鄉猥飛聲於窳賤徒以絃哥汁□□□翟之朝飛水鏡
澄明希早鸞之曉舞而都督渤海李公諱 庭海八
命分憂兩岐標慶海澄澄量月灼貞明德之至則膏口

唐四十五

軒令惟行則仁風發扇莫來茲邑泛覽川原企佇丘墟慨然永歎日城郭猶寔鶴鳴千歲之歌陋巷空存人響一瓢之樂淥池春盡白露秋生古往今來曷惟其已

皇上禮行鄒魯思闡文明則夫子乘通三之尊

充公列惟五之長乃顧而謂之妄日張令文蔚國章智樹仁策揭光可大譽望克韶宣王既以銘焉充公豈宜爾不恭惟嘉命勒茲微猷俾夫亞聖同之前委由是也故得繚宮牆殖庭宇撩鳳翼瓦魚鱗清洽萃風塵麗照日綠樹霍靡紅藥駢駘林霽嘒嚶階香舞蝶宴於斯餞於斯器用陶匏粢食不繫命日稱充公之德歟遂吮墨舍毫聆奇睇美綉鳳策獵麟書牽彼朱絲緯茲黃綉其頌日

珠毓滄溟鳳飛丹穴况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充公循林秀烈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德浮十哲魯明御政術通哀洩宛尔龍盤殿然鶴髮瞻天亭子芳蘭已折其 聖皇有道四隩攸同 恩覆天宇令發春風緬懷泗上 睿相淹中俯徵魯禮贈此充公天書戾止循術昭融弁冕載頌感光自雄 皇情有實陋巷何空 昭昭良牧彬彬文質能軼輔風車旒槩日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疎聳靈壘朗逸德柔

充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 惡多洩耳 鑄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淵充公闕子響費侯冉伯牛鄭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顛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金石文 字記

文有曠志鵬海服膺蟻術按學記蟻子時術左傳蟻析蟻皆讀蟻此直用蟻蓋正書非篆隸也又云獲飛聲于密賤家語史記皆作宓不齊字子賤顏氏家訓云子處子賤即處義之後俗字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為古單父地東門有漢立子賤碑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耳夫處之為宓尚以為誤轉而加山益又誤矣然唐孫強增減顧野王玉篇亦云宓今作密故句容合岑君碑云驅密賤于後塵當時相襲詎知誤乎未有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遂芝乃孔子三十五代孫字藏輝襲封褒聖侯改夫子謚時亦改為公也予謂顏子廟奕然輪奐後多名入科甲而此碑反在大成殿中

去殺仁深濟物來斯懷古中心壹鬱委秀已誦乘離云述愛命作頌傳諸故實 其 瞻彼魯國地固人安龜鳧鬱氣涑泗鳴濤禮經雲委物產星橫伊子任宰諒匪能官蒲菽懷仲河陽謝潘焚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篋筒禮想粵壤塗荒露浥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歎棟宇是曹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徵事郎行丞隴西牛孝麟 文林郎守主簿平陽崔庭玉 登仕郎行尉廣平宋休光 尉天水趙再良

將仕郎守尉員外置同正員高陽許瑾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遂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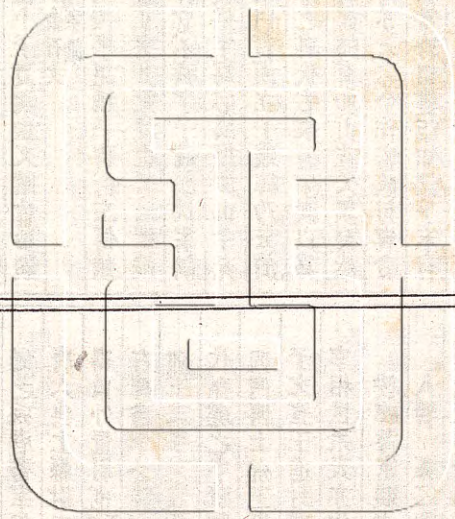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廿三日丁酉建 碑側題名 分二截上截二行下 截三行左讀並正書 大和九年六月八日 奠謁題 張成

交海節度推官試祕書省正字鄭繁 緱山處士張 際 大和八年正月七日題

未知何故 金石 後錄 右充公之頌天寶初都督李庭誨命曲阜縣令張之宏為頌其序云宣王既已銘焉充公豈宜闕爾似之宏尚有文宣王頌而今不傳矣碑未列名者丞隴西牛孝麟主簿平陽崔庭玉尉廣平安休光天水趙再良尉員外置同正員高陽許瑾邠王文學文宣公孔遂芝攷唐書宰相世系表遂芝之作遂之當從碑為是唐六典上縣尉一人中下縣尉一人曲阜為繁縣故得員外置尉也 潘研堂金 石文跋尾

右碑書李公謹庭誨諱字下空二格亦變列也未顯邠王文學文宣公孔遂芝之考關里世系孔子三十五代孫遂之字藏暉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監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謚孔子文宣王進封遂之為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作遂之當以石刻為正 山左金 石志

按碑書密賤之外尚有絃哥汁口哥即歌汁即叶八響一瓢之樂響即響字皆通用也孔遂之於開元五年授邠王府文學二十七年兼兗州長史碑中結銜舉舊而略新所未詳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六

元元靈應頌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六十二字額題開元天寶聖武皇帝夢應元元皇帝靈應頌并序二十二字並隸書在盤屋縣樓觀

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

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俊書

至矣哉皇法於天 天灑於道 匠次寶者必尊 祖

以配天 孩庶類者咸宅生以母道 宗靈

教三后在天 代紹明德 然後彌綸 區宇昭格 神祇其能

承二美之盛烈 首千古之洪化者 卓哉煌煌 歸 我唐

室矣 皇上受圖 享國 蓋卅載 功侔天地 孝誠

祖考其高明也 布星辰以有倫 其博厚也 口河海

而不洩 至於揖群后 敘彝倫 陶鑄羣彝 湫隘軒頂者 乃

皇上之餘事也 嘗端居宣室 緬懷至道 惟德動

天 夢啟靈應 忽恍有物 希夷應通 寔 元祖之明

命 錫無疆之寶 廩乃潛誌 靈象遵 誥 旁求西夏 太一

東連鄠杜 周史之經 臺枕秦山之幽 谷肇居尹喜 集

法侶為道門後遇

皇唐易樓觀為宗聖藥井尚漢

儼載仍存卜勝宗廟此為俯落飛泉噴石重林闔景苔

瘳地偏以恆深煙雲晝晴而不散眸容挺出赫然有光

煥白虹於玉座綉紫氣於僊境洎遊 睿覽宛符夢

寐諳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可舉之壹隅矣其始迓也

榮芝木避葷羶寂歷無聲整跂有則初靡荔席次登靈

壇徐肩綵杠少息華館清籟颺於草樹天香氣氲於

崖谷及路轉莽蒼風順崆峒雲鶴翅以導輿群僊扈而

成列逮地適天苑闔轉國門蜺旌鳳簫風馳海合毛節

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 北闕

嚮嚮如也 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僊府

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浹旬以遍

六合故群臣率僊靈稱鶴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

於戲 靈元之道旁礪萬物眇為化先猶羣氏得

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

之如朝菌麻姑東海涵之如夏蟲冲虛馭風蓋錙銖於

糠粃王喬控鶴方輻輳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

天啓 皇唐儲社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

我則雲行以告成，亦惟誌祀。我則順子以口尊，后陵寢肅雖。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椅坤軸口紐。乾綱得行，蕙蕤皆皇極之大造也。其脩缺禮補樂章存朴，以奮人陳兵以訓武，奔四夷以歸化，主百神而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口獲應，况網羅叙制，包括鴻徽，以神化之貞明協靈命之幽贊，克會脩祚，不亦宜乎。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絮瞻白雲而志遠觀，主李元崩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迨遙中林之下，仿俛塵垢之外，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主自主以祐，人下草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救，協宣朝政，關聯雌趾，宏被國風，禎祥荐臻，妖瀾不作，足以規萬葉，示將來赫赫巍巍，以表靈貺，而迺謝矣。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翰之遊，是上蔽天休，下虧臣禮，緣事斷誼，蒙竊惡焉。於是蓋屋宰李嗣琳同荷，洪恩曰：備能事博詢，墨客叭贊。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多才清起，草譽美郎官之列，文幕上林能揚。天子之事，共遵大雅，巨揆其嗣奉為頌曰：終南之北口真境，關令尹喜宅，茲嶺陰陸松栢造華頂。

草結花樓，龍護井靈，傳之窟肅而靜，其惟皇夜夢真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約，冰雲開霓裳羽駕，紛徘徊。前聖後聖，相感哉。帝心虔求齋玉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顯氣晶。真容來兮受天慶，真容來兮寶壘昌，遠郊却馬壽千春，無涯百福有。真容來兮寶壘昌，遠郊却馬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首，稽首天地長。禮元之祚，萬斯唐。勅檢按道門威儀，昭成觀，王道士蕭口裕。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建。河南史榮刻。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蓋屋為元元宮玉真長公主，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為倉部郎中戴璇，頌為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倂書則建碑年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倂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艷，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元宗夢老子真容得于

真容動自有碑在蓋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係玉真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額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崩則主此觀者，非即玉真且文云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絮瞻白雲而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

此玉真公主為道士居于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真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倂書稱曾孫為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日而稱乎抑亦當倂時乎。倂官僕射而史不書，遂無從考。趙嘏曰：此頌刻於宗聖觀記之北面，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滅弱矣。碑側朱蕪載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滅。右真容靈應頌碑末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倂書，攷唐戴胃與至德兩世宰相至德官至尚書右僕射，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則倂必至德之曾孫，而唐書世系表不見其名，蓋史家失於採訪矣。選舉志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僕射秩從二品，開府儀同三司秩從一品，倂蓋承蔭而未得官者。故以曾孫繫銜，猶梁府君碑稱四品孫五品孫也。文云：禎祥荐臻，妖瀾不作，瀾即洽字，隸楷偏傍，从參者或變从參，遂與參相涉，又變爾為爾也。按元宗夢真容事在開元廿九年閏四月，詳見夢

真容動自有碑在蓋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係玉真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額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崩則主此觀者，非即玉真且文云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絮瞻白雲而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一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師歸之王府。元宗不許，云云。則是天寶三載，公主尚居京師。主第此碑在天寶元年，其非為樓觀之主明矣。弁州云玉真公主實主之石墨云玉真公主為道士居於此，皆未細檢碑傳也。慶唐觀金籙齋頌。大聖祖靈元皇帝官金。通直即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制兼校理。

真容動自有碑在蓋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係玉真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額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崩則主此觀者，非即玉真且文云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絮瞻白雲而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

御書史惟則書

空洞之中冥滓之際靈文尚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
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季五劫交周尊神遍運九炁
列正 元始自然治於流火之庭練於洞陽之館二儀
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
靈元奄有大道遂荒真宗 天法之以無倪皇仰之
而未及熾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靈風而
始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粵若
祖 聖系曩神宗先 天不違後 天繼代錫慶慶遠
派源流長 國家纂戎欽承前烈三合壹德六葉同
道平陽郡靈元宮者興王之肇地也惟初授命載告休
徽權輿靈迹倣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 昇平配永
嘉瑞增修 廟大建 闕官明白於 御碑因 吾
道為天下程由茲地為 天下式非夫至至孰能領
之哉 皇帝御辯無為齋心正一寤寐有感髮鬢 真
容昭孝孫之精誠貽 烈祖之玄訓 開元得聖象
天寶獲靈符不慶再集而繁昌至孝遂興而畢備祀崇
冊禮其高莫一二袁龍克光於像設冕旒追尊於帝位雖
猶那商頌生人周雅傳之於昔 今則遇焉於鑠茲山
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隣 天柱寔通仙之祕府也正

殿肅穆廣庭森沉峯巒左右松栝交陰抱虛无以靜深
也石壇重階飭壁環駸隱訣參伍洞章護持三元表辰
八月 降誕每至是日展法於斯修金錄齋啟玉皇印
道家之寶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 軋門闕
坤戶氣響廣真風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
魁剛落日淪陰夕時沈澹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頽次
羽人坎虛朝拜 九天醮祠五老想鈞陳則黃雲番覆
存太一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玉童傳言玉女縹渺煙
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耳惟鎮 皇極叶
時豈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又安地庶黍穀滋
稔滅格樺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指則戢
干戈靈官所臨則 厲矧感通上界 神降祺福景
命來假 天子万年者乎觀主臣郭處寂虔恭是勤
宿夜匪懈冥師之 符躬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
十六載 御題觀額 錄於茲廿五事
上疏議齋 帝俞其請於是內使高 王城而至
綸言祕旨從 天上而來諸侯肅臨郡邑戴事革故
垣棟異新經像形彩絕艷金光榮煢會是所營會是有
利乎永貞太守臣裴旼并寮屬等惟 道孚敬誼形
于政奉敷休慶泉合觀徒眾等皆相與遵乃宗極體平

自然熙澹漠於元和林恬愉於大順微臣嘗佐汾邑親
觀 聖蹤強名 道原用述真宰從窅冥而辯物因象
因而得之其詞曰

三炁之宗粵靈元始未靈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託
胎洪氏後天合德其惟 我李爰初啟運符命歸唐海
縣攸屬 六葉重光 天寶是應乃壽無疆 女君推
策考靈元陽空羸之中自然妙有無缺之衆勃勃珠口
迎不見前隨不見後外物雖變我法於久龍角蟻峨肇
興靈迹仙宮乃建清都伊宅洞裏 天長寰中 地隔
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錄秘訣玉京靈書陸壇之禮衆
法之門 聖祖貽訓來告 孝孫於茲授命永保
元元克昌身後大慶常存刊此樂石以奉至尊至尊
天寶一季歲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
齋建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帝
南郊頌元默御辨寂照秉真復周庚信至老子廟詩
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蛻及此碑云皇帝御辨無為
齋心正一為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詩於皇克
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萌本因萬物
之志時乘御辨良會樂推之心後周庚信喜晴詩御

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宋王且汾陰壇頌欽明稽古
御辨撫圖則以為首出在位之義梁王僧辨勸進元
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東歸隋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
氣辨夕動七星旒則以為巡遊之事唐朱子奢幽州
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靈遊
波若之門碧落碑峒山順風勞子摩索汾陽御辨晉
然自喪武后昇仙太子碑真真御辨控鶴乘龍則以
為訪道之事隋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遊乘
雲上仙則又借為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
翠鳳銜蕤黃龍御辨則不知其何所出也 金石文
按此碑在浮山縣唐時謂之神山縣屬河東道晉

州平陽郡唐書地理志神山縣本浮山武德二年
析襄陵置東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神
山山西通志山川卷內云羊角山唐武德間更名
龍角山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東西二峯高峙雲
表武德三年縣人吉善行言於羊角山下見白衣
父老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而祖也詔以地
立廟又寺觀卷內云天聖宮在羊角山之麓武德
三年二月老子見於大樹下謂里民吉善行曰吾
唐皇帝之遠祖也言訖不見遂詣長安奏聞命左

親衛都督杜昂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見復命有司於其地建祠開元十四年此語誤碑作十六年御題觀額詔改慶唐觀御書額及碑文賜之改羊角山為龍角山并改浮山縣為神山縣此語亦誤山改龍角縣神山皆武德四年事高力士董修老君殿宋天聖五年詔改觀為天聖宮金錄齋者唐六典祠部條下載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錄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為帝王國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黃錄齋並為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為下元皆法身自懺罪業焉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日自然齋此碑蓋為修金錄大齋而作頌而碑又建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元齋則是為國延祚設齋而建碑在三元齋期也碑為崔明允撰史惟則書而唐書俱無傳述書賦注史白廣陵人諫議大夫善飛白子惟則陶宗儀云名法字惟則然則碑書惟則者以字行也集古錄云唐

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墨池編云惟則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據此碑是伊闕丞非尉也碑云於是內使高口王城而至謂高力士即陝西志所謂命高力士董修者是也碑書我法亦久作珍久猶靈應頌書泐為瀾也末云以奉至尊至尊蓋至尊應闕二格書時直下覺其誤乃複書之而上文未抹去也文中非夫至下至下字疑聖字之誤又攷道藏目錄有龍角山記一卷註唐明皇御製慶唐觀記並聖銘等記蓋皆為龍角山慶唐觀而作碑文所云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者似即指此隆闕法師碑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大唐寶曆寺故寺主懷惲奉 勅贈隆闕大法師碑銘 并序

懷惲及書

昔吾師因地求真衆魔紛孿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潛照屆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是釋防東逝爰稱地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

軒翫扇響風或白足相趨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軌為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丹苦派人能翼道斯之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宣播遷京兆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得大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為其性相慈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腥膻載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非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為香或聚沙為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字香樓怡然忘返 高宗天皇帝乘輶撫運出震披圖虛已求賢明獻待士總章元載夢觀法師條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丹檻迓青蒲廣獻真誠特蒙哀讚 帝乃地奉 勅於西明剎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旣旣三衣俄陪四眾翹勤口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悲花照灼情祛口漏擁藤井於蓮臺散化無涯駟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真乘親崇付屬自惟薄祐師資早曹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兩面爰思宅地式建墳塋

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瀝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遠摸切利樓臺峩峩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獨秀葉暗花明逾嚴霜而靡萃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真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率堵波塔周迴二百步直上一十三級或瞻星授務或候日裁規得天帝芳蹤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蘊積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冥資故能遠降 宸衷令賈舍利計千餘粒加以七珍函笥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典供養 則天大聖皇后承九元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猶尚志想金圓情欣騰躡或頻臨淨刹傾海國之各珍或屢訪炎求捨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擅航法師業行高口利益繁多故得名振 九重芳盈四部奉永昌元年 勅徵法師為寺主於是經紀循從規摸釋族繼門濟濟戒德峻而弥堅紺宇說說常住豐而更實猶是才稱物竇道為時尊知与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与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敷揚外積莫傳聖旨用酬來望每講觀經暨護彌菴等經各數十遍

大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當之短期
 研乎事真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領力託質淨方則
 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眾四儀
 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願乘此勝回口生淨域又以
 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願備遊智府嘗誦大般
 若咒向盈卅万又誦弥隆真偈十万余遍理復使精真
 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寸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
 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為諸重擔攝爾羣生舉洪
 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驚惡雖
 復珍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逸焉遐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為
 九重萬乘四生六趣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
 梁架迴丹楹施日青瑣延風無着而返井舒花不暝而
 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挂
 戶彫甍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模圓瑤方鏡之奇極人
 天之巧妙又於堂內造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
 成像并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
 三千海目攝華如觀百億或回綸命采有慈氏之全身
 或散扎馳芳得曼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

之廢故亦菩薩憫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
 勞則生喪抑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捨軀
 上善以遺形侑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
 忘懷形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病與時侵靈藥弗
 痊肝器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
 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
 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亂兮何負殲
 我惟良業也何孤喪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
 荒涼抑亦哀悼兩宮痛峰臺之闕窳猶是俯迴
 天踰載紆仙豪遠降恩波爰加 制贈奉神龍元
 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
 空涅槃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
 躡乘杯之懿躅雖已歸窈滅無待於衰揚然寵洽友于
 無忘於縛禮可贈隆闡大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
 聿修良因累著故得天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
 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刹歷塵芥而長存旌寶靈門共河
 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寺主思莊等並鑿孺積慮哀慕
 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泐
 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靈鑿焉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歿妄五分祈真即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根廣濟迷津其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既隱微言邊數式啟先慈用資
 後悟其一芳猷廣被至烈弥殷胥胥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芻芥遐宣墨塵露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箭勸令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四豈高宿歿師資邊亡軋兮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几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執答恩光其五選矣炯
 野慈顏廣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真容湛粹樓臺歸疑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日景子建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頌亦能為其家言筆
 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
 年為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兪州山
 人續稿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弟
 子思莊敬想清微勒茲元炎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
 撰碑稱惲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繼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慮惡疾以死朝廷復贈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金華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都元敬云無
 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則為惲之徒所撰而
 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今碑中敘惲生死甚備
 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
 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
 思莊云云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
 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石墨
 文中弟子大溫寺主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疑
 卽其所書金石文
 懷惲南陽人姓張氏唐高宗見夢辟至親授朱紱不
 受敕祝髮西明寺永昌元年敕徵主實際寺今碑真
 西安府學都元敬王元美二公俱似未竟讀其碑也
 蓋篆碑首有懷惲及書四字元美遂誤耳余考京兆
 府章敬字又有懷惲者諡大覺禪師泉州同安人謝
 姓元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示滅建塔瀟水曰大寶相塔碑所謂懷惲書者
 豈卽大覺耶何以又稱及書耶按天寶癸未至元和
 十二年丁酉已七十五年即大覺滿百歲計至天寶
 建碑之年才二十五歲耳豈自以生晚故云及書幾
 幸及之耶書復老健不類少年且大覺以宗旨著而

不以書名有謂憚名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痕迹可辨不知何也金石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首行名題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下復有懷惲及書懷惲已故矣焉能自書又所謂及書者指詞益其可曉也碑云懷惲二十一代祖安晉丞相冀爵鴻臚公高祖融

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龔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碑既書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為寺主後遂言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

二推其生在貞觀十四年高宗總章元年夢觀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固請緇衣奉勅于西明刺落果如其言則年已二十九而始剃落亦已晚矣

大足改元在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是年十月辛酉改元長安通鑑目錄是年九月庚午朔則十月當是庚子朔辛酉是二十二日則法師之遷神正在改元之日碑不曰長安而云大足是其誤處授堂跋末細檢也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在遷神後五年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二分廣八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三字隸書宋行年月篆書額題大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十一字院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

大府二之日陳醮於山壇然後俾太壹啟鑪陽傳火積炭於廡下投藥於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不以書名有謂憚名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痕迹可辨不知何也金石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首行名題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下復有懷惲及書懷惲已故矣焉能自書又所謂及書者指詞益其可曉也碑云懷惲二十一代祖安晉丞相冀爵鴻臚公高祖融

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龔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碑既書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為寺主後遂言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

二推其生在貞觀十四年高宗總章元年夢觀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固請緇衣奉勅于西明刺落果如其言則年已二十九而始剃落亦已晚矣

大足改元在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是年十月辛酉改元長安通鑑目錄是年九月庚午朔則十月當是庚子朔辛酉是二十二日則法師之遷神正在改元之日碑不曰長安而云大足是其誤處授堂跋末細檢也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在遷神後五年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及書其意與泉書同

開 有唐兮英聖六葉兮十紀惟天寶兮合符故
濤風兮變始嵩有峯兮頰有瀾交靈氣兮集偉壇資
聖喜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會虹蜺旗兮紫雲
蓋臨萬邦兮彌億載

天寶三載二月五日建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
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靡敗度
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斬長生豈不可笑乎金石錄

元宗命方士煉大還于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緣氏山
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蠻邊蠻
交作于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督
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史其笑而
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
甫沒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
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

絕相類命州山人稿
碑甚高大頂蓋剝刻為雲龍嵌珠下座亦剝刻丁甲
之像左右旁刻花紋甚工細周鋪俱范金彩歷歲久
遠絕無損蝕即金彩尚未盡落可異也予讀唐奸臣
傳至李林甫諸惡未嘗不冠髮上指也茲頌刻碑高

政一以委成林甫林甫乃不能引君當道而縱君於
聲色是艷妻之禍固由君昏而引而成之者林甫也
然向非此碑則林甫不過一權相耳權相代時所有
何遠階之亂乎憤然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則碑之
所繫大矣碑文撰自林甫於時韓愈氏未生八代之
衰未起而此碑文體疏越非復唐初繁縟習庶乎
鬱然可觀然林甫中無學術此碑决非出林甫手史
稱郭慎微范咸文士之闡苴者代為題尺定當是闡
苴文士筆耳 按金石錄徐季海隸書碑刻最多唐
人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名
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
林杜之不曉豈能為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題跋
虛舟
集亭

明皇初不信神仙改集仙殿為集賢殿以相州刺史
韋濟薦張果入宮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
先生則頗信矣此開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
鍊丹以求長生林甫奸諂其為是言也固宜季海書
之能無惡乎金石錄

陽故宮之前與漢三栢並列所紀為方士煉丹九轉
而以諛詞陰擅人國者其文與事俱不足道正宜剷
去之為名山洗垢惟是碑為徐定公古隸筆法道
雅姿態橫生藝林中自難廢耳史稱浩父囑之善
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諸體皆備草隸
九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今浩書存者
無幾矣漫識於此予以康熙十九年庚申歲肄業嵩
陽書院晨夕遊碑下暮視古隸法道理整無一懈筆
每停眎不能去碑在風日中完好全無剝蝕亦屬嵩
下唐碑之僅見者按高下徐浩所書聖德頌止此一
碑而鄭氏通志金石畧兩載之一曰天封聖德感應
頌一曰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蓋失考矣嵩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仙藥
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之禍史但
稱林甫迎合固寵妒賢嫉能屢起大獄而不言其引
君於邪未為探本之論也自開元廿二年以李林甫
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學得妙寶真符開空中仙
語史不絕書獨此孫太冲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
推之則明皇晚政之惑其胥為林甫所壘决矣碑稱
上方滌慮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庶

石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唐末碑刻多以撰人姓名
列第一行書人姓名次之題頌者又次之此碑首題
林甫上裴迴題頌碑末始題徐浩書與它碑式異李
海官卑不敢與林甫迴並列故也賜紫金魚袋賜緋
魚袋例書於結銜之末此獨在兼官之上碑本八分
書獨題年月處作小篆亦它碑所罕有也唐書宰相
表天寶十載正月丁酉林甫遙領單于安北副大都
護充朔方節度等使碑建於天寶三載林甫已領朔
方節度副大使疑史有缺謫矣其兼崇元館大學士
集賢院學士則本傳所未載徐浩傳亦不載檢校金
部員外郎皆畧之也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
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此碑題額者為河南尹裴迴迴
與敦復未審即一人否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寶刻類編有此碑記元宗命道士孫太冲設醮燒丹
之事通鑑云天寶四載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
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蓋
是時元宗好道甚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迥置迥方為河南尹故題額也司空圖書屏記稱浩或草或隸尤為精絕墨池編稱浩善正書八分真行今觀其隸書甚工致與正書信為

二絕也

中州金石記

碑陰刻宋熙寧辛亥張琬等題名宣和乙巳盧漢傑等題名景冬易宗伯謂盧書秀逸有法為宋刻之冠

中州金石攷

碑列李林甫衙內朔方節度等副大使案舊唐書林甫傳天寶改易官名為右相傳知節度事今碑有右相與史合而仍節度朔方則未嘗停其使職也題額者裴迥見宰相世系表稱迥司封員外郎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迥置以碑推之天寶三載已云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兼東都留守豈不亦久于其位與宜其建置便子人也徐浩在本傳惟云連累都官郎中據此碑題蓋由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徐浩神道碑遷金部員外郎歷階至都官而史文從畧故不悉書嵩陽石刻多遭損頽此頽獨無恙亦由石質過大捶摹者少而易于保全又何其幸與授堂金石攷按題額者裴迥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稱迥官司封員外為裴度之孫識之子度相愈穆敬

文四朝在天寶後七十餘年則其孫又當逾四五十年是見於表者別一人非即題額之迥矣潘研謂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未嘗與題額之裴迥即一人否裴敦復表傳亦俱無攷其討吳令光事惟載新唐書本紀舊紀但書二月河南尹裴敦復卒而不載討吳令光事而于夏四月則云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不言裴敦復與劉巨鱗同討兩史互異且河南尹裴敦復之卒舊紀特書亦不詳其故通鑑載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不載劉巨鱗同討十二月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受請託云云是裴敦復初以河南尹討吳令光及事平入為刑部尚書至十二月尚在舊紀稱其二月卒者誤也通鑑于二月裴敦復討吳令光不書日新書本紀書二月丁丑以通鑑目錄推之是年三月乙丑朔閏二月當是乙未朔則二月是丙寅朔丁丑是十二日此碑立于二月五日其時裴敦復尚為河南尹不知何以又有裴迥之為河南尹也若疑迥與敦復是一人則何以地理志

載河南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迥置也豈人為

刑部尚書之後至十載復為河南尹乎種種疑義

殊不可曉姑識之

范氏夫人墓誌

碑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故范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范諱如蓮花懷河內人也洎中行佐晉張祿相秦滂著大才睦稱良史英聲茂闕奕世存焉高祖預祖義慎父麤琛並才韻卓犖風調開雅慕梁竦之平生恐勞郡縣詠陶潛之歸去遂樂田園由是冠冕陵遲夫人因為平人也凝脂點黛獨授天姿婦德女功不勞師氏始以色事朝請大夫行河內縣令上柱國瑯邪王昇次子前鄉貢明經察送深目逆調切琴心昔溫氏玉臺願投姑女漢王金屋思貯阿嬌方之寵焉未足多也而夫人猶自謂桃根卑族碧玉小家每驚齊大非偶能用鳴謙自牧舉事必先意服勤嘗不告勞而王公感夫區區他日益重雖名齊衣帛而寵實專房粵以天寶三載閏二月十四日因口覆瘡中風終于河內之私第春秋載卅七卽以其口歲次甲申四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葬於大行之陽原禮也烈烈哀挽壘壘孤塵將懼

為陵庶存刊石銘曰

長夜窮泉兮一閉千年云誰之思兮令淑殲焉巫岫雲沒兮河陽花死地久天長兮空存女史

